

不空海爭奇記

還珠樓主著

恐我看出他水上飛行功夫，藉詞推宕，怯敵逃避，又恨我話說得挖苦，想給點苦我吃，說島前浪大，船不能近，怕人看見，不如換個地方，當時較量，我特意囑他，先說非往原地，不肯交手，決不換地方，等他口風越逼越緊，快要蠻來，才說我也是立竿見影，要打架當時就打，沒的耽誤功夫，我先往洲島上，等你們去，邊說邊往江裏跑，他見我也能踏波飛行，方知遇見勁敵，連忙追來，三人一同到了洲上，到也言而有信，祇着一人和我打，和你今日一樣，我先祇守不攻，打到月上中天，又換一人，動手後我已看出他的路數，越有成竹，一味逗他發急，始終不還重手傷他，連經幾次替換，他們正氣得咬牙切齒，無可奈何，我又說你們用軍輪戰法，好少受點累，太佔便宜了，我不幹，要你們一擁齊上，兩打一，我幹，否則我心裏不快活，就要走了，他們聽我說反話，越發氣大，我又連逼幾次，藉此收回前言，一同夾攻，因知他師父好強，敗在我手，雖不見丟人，終是不快，不願傷他面子，等他累得快精疲力盡，欲勝不可，欲罷不能之際，才拿話點他，他也想起我身法手法，和年紀口音，俱似他師父常說的人，一點就透，忙即喊停了手，問我畢竟是誰，我說姓蕭，問他師父，可是天池漁父，兩人一聽，嚇得立時拜倒在地，自認冒犯，再三求我，當晚的事，在外面不要對人提，免他師父知道，吃罪不消，我問姓名才知一名咸恆，一名龍濟，乃天池漁父施博民，十年前懷的兩個忠烈之裔，因見我和洪家

一路，知仇難報，好生懷喪，我知施博民家法謹嚴，門德至少苦煉十年，才許出外，戚恆龍濟，二人出道不久，洪父是個文人，去年病故任上，居官清正能幹，何事會與他們結此深仇，問又不說實情，祇管一同垂淚。並用婉言問我與洪家有無深交，此次護行，是否受人之託，到了地頭，便算交代，我連日細查洪家父子爲人極好。洪子天祥，更是好資質，從小就練童子功，文武全材，決不致有爲惡之事，立意解圍，對二人說了此行，實是受人之託，但洪父已死，洪天祥人甚光明好義，到底因何成仇，祇有道理，我必不強出頭作解人，二人才說了實話，戚恆原是前明大將，戚繼光之後，乃祖流居廣西，與龍家聯了姻親，二人原是姑表兄弟，明亡時，兩家祖父，全是武職，明亡一同死難，二人各有一妹，兩兄同歲，兩妹也同歲，兄妹相差祇兩歲，幼遭孤露，一同寄養在龍濟的族叔，土豪拐至龍福家中，龍妻潑悍異常，從小受盡磨折，二人到十二歲上，便因牧牛被盜，亡命逃出，爲天池漁父救去，收歸門下，一住十年，照着本門規矩，祇一立誓從師，不到學成，任何大事，不得藉口下山，二人因念兩個弱妹，尙在虎穴，俎上之肉，必無善果，又當出嫁之年，難保不受惡人凌踐，一想起時，如坐針氈，幾次向師跪請，俱遭申斥，最後一次，雖有否極則泰，無庸你們操心的話，終是句虛言，枉自焦急，無計可施，好容易盼到學成下山，師父各給了些川資，忙跑回梧州故居，夜尋仇人龍福一問，兩妹已都不在，推說病

死，又指不出墳墓開驗，龍濟不便下手，由戚恆把龍妾先行殺死，再逼問龍福，兩妹下落，龍福料知不免，推說梧州知府惡手洪天祥，前年隨父下鄉，路遇兩妹，愛他美貌，強搶了去，意欲霸佔爲妾，搶到衙門，便即自盡，戚恆知他素常拐賣人口，無惡不作，定是串通，實與洪子爲妾，不從自盡，又想起出走前一二年，兩妹年才八九歲，貌頗秀美，龍妻雖仍虐待，却嚴督頭腳，不令做粗事等情，乘人不覺，連龍福一齊殺死，次日一打聽，洪父已然轉任，不在梧州，連訪數月，日前才探出洪父，病故南寧任上，洪子扶柩回籍，業由水路起行，沿途趕來，在此相遇未及下手等情，我一聽，愈料事有差池，便說洪子好武，雖然學而未成，但他自今身猶童子，不肯娶妻，焉有納妾之事，好在我你初見，他事也不深悉，你休冒昧，致貽後悔，可同我回至船內，當面究問，真有此事，我便受人之託，也不管了，二人方自心喜，我又教他們一番話，趕到停船之處，天光大亮，船已在黎明時，趁着順風開走，事也真巧，追出二十多里，那一帶山嶺綿延，到處奇峯怪石，險峻非常，儘有一條簾道，盤旋上下於斷崖危壁之間，荒涼已極，我看船在江心張帆下駛，快要追上，行處地仄，不容并肩，我獨在二人身後，彷彿聽得頭上有人說話，抬頭一看，見懸崖頂上，有一道裝打扮的女子，縮身回去，行動甚是迅速，知非尋常人物，以爲無心相遇，崖頂高峻，看不見頂，忙着上船，沒有理會，依舊和二人踏波飛行，到了船上，回望

蕭康已無人影，也就罷了，隨和三人覓覓，照舊預定之言，一盤問，據洪天祥說，他父在任上時，爲求民隱，常命天祥，同了一個姓牛的武師，前在四鄉訪察，已然得知龍福許多劣跡，這日隨父下鄉相驗，偶離尸場，同了牛武師閒遊，不覺走遠，聽一鄉民說起，前村江邊小船上，有兩個美貌女子，啼哭投水，被船上人救起，引入艙內，說是岑撫台少爺用重價買來的使女，轟散閒人，不許近前，現時正和龍老爺在船上說話，想必又是他家賣出的人等語，天祥知道卸任湘撫岑熹，是父親同年好友，人頗方正，祇是生性有些懼內，乃子岑皓，是個花花公子，恃乃母寵庇，和門閥財富，無惡不作，現時僑寓平樂，雖沒以前在乃父任上凶橫，依舊仗着財勢，到處強買民女爲妾，日久生厭，稍不如意，便遭凌虐，常時逼死人命，又慣於結交官府，人人側目，無奈他何，新在平樂城外萬花溪，建了一所花園，姿意淫樂，姬妾侍婢，不下百人之多，心還不足，仍在四外尋訪，巧買豪奪，乃父終日伏案，精研宋學，不出門一步，也不見人，兒子祇管怨聲載道，他卻睡在夢裏，這次既有惡霸龍福在場，其中必有隱情冤抑，他即跟蹤趕去，到時龍福剛和惡奴作別回去，船正要開，吃天祥跳上船去一看，船上果綁有兩個絕色少女，口中塞了東西，正在拚死強掙，一個大脚苗婆，手持藤鞭，連打帶罵，天祥一喝問，惡奴自然不服，兩下勸起手來，惡奴人多，也非二人對手，全給打倒，祇由水中逃離了一個，恰好洪父相驗完畢，見

子不在，自坐轎子回城，派了手下，催他回去，相助放了二女，連惡奴一齊帶回府衙發落，天祥畢竟年青，當時祇顧作了事，高興，經班頭一催，急於回城，竟忘了去捉龍福，平樂與梧州原祇一江之隔，他這裏回衙不久，岑家也得了信，狗子岑皓與龍福狼狽為奸，惡行甚多，知洪父能吏而並循吏，風骨非常，事情說大就大，萬瞞不住，祇得哭求惡母，逼着乃父寫信求情，這時洪父的信還未到，乃父祇知乃子派人過江買妾，因家人不會說話，得罪官差，連人捉去，還不知他許多為惡之事，就這樣已氣了個發昏章第十一，內攝外妻，又憐獨子，祇得捨老臉寫了封信，請洪父看在老同年的交情，不要深究，兩女任憑擇配，或發還母家，洪父接報以後，將兩女交給夫人安頓食宿，好好看待，正一面給老岑發信，一面命人去拿拐子龍福，不料龍福知官府利害，恐因此勾起以前逼死人命重案，早已聞風遠颺，不曾拿到，洪母問明兩女是宦家忠裔，甚是愛憐，當時認為義女，洪父第二日接了老岑的信，細一尋思，也准了人情，祇回信給狗子和盤托出，將惡奴從重枷責發落，並未深究，二女一名蘭娃，一名菊娃，俱是乳名，洪母給他在府衙後園，安排了一個清靜住所，命貼身心愛丫頭玉翠，隨伴服侍，二女在龍家，受盡折磨辛苦，一旦難中遇救，洪母又待若親生，知恩感激，甚是親熱，不料住不到兩月，龍福剛從鄉下緝拿到案，因在夜間，押入班房，未及審訊，半夜裏玉翠拿了一封信，慌張來報，說二女當晚別母回

園，和玉翠三人，同坐月下，述說身世，各人想起身長，幼年逃亡，久無音信，吉凶莫卜，更不知今生能否相見，又談起前在龍家，所受的罪，來逼賈，求死不得，如非恩兄仗義相救，得拜在二老膝前，出死入生，此時不知要受多少摧殘污辱，越想越傷心，互相抱頭痛哭起來，玉翠正在勸解，忽從當空，飛落兩人，一個男子，是個白鬍子老頭，頭戴斗笠，背插短短一根釣竿，另一人是個年青道姑，穿得一身白，比二人長得還要好看，三人嚇得要叫，被道姑止住，自稱姓余，是個仙人，受了二女兒長輩託而來，二女兒長，現在老頭門下爲徒，已然學會好些本領，因憐兩妹，在龍家受罪，屢向老頭，哭求救渡，老頭門下，不收女徒弟，才請道姑回來，接引上山學道，日裏去到龍家，正值龍福，偷偷回家取物，被官差緝獲，向人打聽，那左近一帶俱是龍家黨羽，俱說二女已在前兩月，被知府少爺，行強搶去，霸佔爲妾，如今又將二女叔父，誣捉了去治罪等語，老頭原知龍家細底，雖是衆口一詞，並不甚信，近城再問，因本地民情樸厚，不喜多管閑帳，二女被搶的事，雖說不出究竟，但都異口同聲，說龍福是個惡棍，治罪應該，盛稱知府少爺，少年義俠，心地長厚，又精武藝，常助乃父辦案，擒拿生番，是個好人，因此夜入府衙，要將二女接上山去，收爲徒弟，二女先不甚信，及至盤問乃兄出走時的衣著年貌，口告姓，無一不對，有一個背上腰間，還長有四十七粒硃砂痣，俱說得詳詳細細，方始深信，拜地

上，原意稟明恩父母，再行隨往，道姑却說，那樣你哥哥便見不着，你想學道，也無望了，二女覺這樣走，太不過意，在龍家時，沒教讀書寫字，無法留信，苦求告別不許，道姑又說不聽就走，正急得直哭，老頭笑道，此女天性醇厚，隨取一信，交與玉翠，代二女轉呈二老，玉翠先是害怕，要溜回報信不教，正在爲難，接信忙往上房飛跑，才一轉身，耳聽一聲走吧，腦後似有電光一亮，回頭一看，彷彿一道活閃，裹住幾個影子，越牆飛去，晃眼不見，洪母聞報大驚，一看信，才知那老頭，名叫天池漁父，道姑乃峨眉劍仙，起初來意，不過受了門人之託，祇想二女得所，不受奸人虐待，並未一定收徒帶走，今早路遇余道友，說起偶從府衙花園經過，看見兩個少女，資質甚好，均非塵世中人，意欲引渡入門，因有事往別處去，未及親詢，今日特來查探他家情況，自己便說，另有兩個難女，都是門人弱妹，現在龍家受苦，邀他同往觀查，如是美質，接引了去，自己也省得爲他安排，豈非一舉兩得，及至探詢結局，知府並無女兒，兩下竟是一人，現在夜入後園，已由道姑，將二女帶回山去，龍福刁狡凶頑，他如知二女失蹤，必要藉詞公子霸佔民女，放刁上控，好在以前救人回衙，時已天黑，本官仁厚嚴明，辦案照例不許向外洩露，成了慣習，當日屢向人打聽，除龍賊同村近黨外，竟無一人知細底，龍賊雖是積惡如山，因其狡詐多智，善於規避，論律却無死法，這次人證已失，更難辦罪，此賊早晚難逃天誅，其



數未盡，不妨暫寬一時，祇今晚事要緊祕，問案以前，先着人對他露點口風，說二女是本官以前久失音蹤的親戚至好之女，現已收爲義女，愛如掌珠，並爲許婚省城貴官爲媳，明早升堂，先拿風聞虐待骨肉私販人口賣良爲賤等虛話，威嚇喝問一番，他知二女許給貴官子弟，決不願其拋頭露面，對質公堂，定然狡賴不認，反向官要質證，等套出他家中無此二女，也未逼賈的口供，等他畫押，具了甘結，如不出氣，再追問別的枝節，藉故重責一頓，轟出衙去，不滿三年，必有人尋他報仇，身首不保等語，當下請進洪父一商量，祇得依言行事，過不多日，洪父便自調任，現已病故任上，因屢次搜拿食人生番野獍，和著名盜賊，結有不少仇家，龍賊也是仇人之一，行前承一高僧告密，並代請我順便護送回籍，二女去後，也無音信，不知下落，戚龍二人，聽到二女失蹤，已知事有誤會，說完，我又給三人說了真情和來意，正談得起勁頭上，所經之處，地越荒涼，江中不見別的船影，忽聽船人來報，江邊有兩個道姑，請求搭載，官船遇這類事，本可不理，因沿途仇敵甚衆，恐有素識，事前曾囑船人，遇事卽報，自動身起，已被我打發過好幾撥，有的一道名姓，便卽知難而退，有那不知趣的，我也不願傷他，略爲點綴，也就嚇跑，來人不是借搭載爲名，便是公然拜訪，反正祇一喚船，便非無因而至，因來時崖上所見，也是道姑，我便禁住三人，親出答話，我看那兩道姑，容止嫺雅，不似一個跑江灘的，兩眼神光，却是晶瑩

外射，料定不是易與，幾句話交代過，問起來意，並非洪家仇敵，竟是尋成龍二人來的，原來我三人，未上船以前，行經來路，十里左近，山崖道緯道，上下交岔之處，成恆忽要小解，因緯道太仄，又與我同行，便獨自縱往崖上樹林旁邊小解，巧值兩道姑，也行經那裏，一個已在前面先行，一個也因內急入林便解，辦事師命，下山才祇數日，外面的事，通通不知道，年青貌美，不知俗情醜惡，路上已連惹了好些麻煩，嫉惡如仇，因聽師父說，此行向要折往雲貴，多經苗蠻墟集，如見道旁林莽茂密之處，插有刀矛草標之類，便是苗蠻在內有事，此乃習俗使然，不可妄入驚動，致起爭端，傷害無辜，入林之時，見崖左近，有梯田布列，恐有走過的人，誤撞進去，不知乃師沒細說明，這類草標，乃苗蠻野合時記號，竟照師父所說本樣，用草結了一個，掛在林外枝上，成恆生長邊荒，這類事常見，解完了手，忽見枝上，懸有草標，既未入林窺探，當時走去，原可無事，一時年青好事，順手給他扯掉，剛回身想走，這姑也事完走出，其實兩下俱已結束完竣，又未對面撞上，祇因見出來的不是苗婆，是個道姑，當他不守清規，不覺冷笑了一聲，道姑當時羞，沒有發作，又見草標被毀，以為成恆有心輕薄，這一個性還柔和，見人已走，祇氣在心裏，及至追上同伴，走了一陣，聽得崖下行人笑語之聲，正趕成龍二人，沿着緯道，掠肩前行，好似探說前事，越想越氣，便對同伴說了，那一個性子較暴，當時便要下崖發

作，吃他穩住，反正同路，意欲尾隨，到了地頭，再作計較，我發現他時，剛把主意拿定，走沒多遠，我三人便到了船上，他們驟出不意，知我三人，俱非弱者，後一個，漸覺耳聞未真，兩下又未交言，或者事出無心，不是有心相戲，如是奸邪小人，也不會有此本領，師命緊急，不如捨去，前一個偏不肯捨，因起初在岸上時未發作，便借搭載爲名，想威龍二人出面，一見是我，先時吞吐，不肯明說，吃我連駁帶激，始與問罪之師，我問他姓名來歷，却不肯說，我勸說事決誤會，二人俱正人君子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最好各走各路，就此拉倒，一個已有允意，另一個却堅持相見，不肯罷休，這時船行江中，離岸有好幾丈遠，水深浪急，我聽出他，別有用心，無意答道，既然苦苦誅求，那也無法，就請上船，面定曲直吧，他却當我，冷笑了一聲，便縱到船上，身和飛鳥相似，這多年來，小輩中，竟無一人，有此身法，我非萬不得已，素不和婦女交手，方替威龍二人擔心二人已早在艙中聞悉，與天祥一同走出，我忙喚止雙方，假說你們來歷，我已略知，我江湖上朋友甚多，無論有什爭執，也須通了名姓，免得傷了自己人，後悔無及，那道姑動手與否，原在兩可之間，却要二人先說，方始吐露姓名來歷，說時，內中一個對着龍濟注視，本已面現驚疑之色，及至二人一報名姓，竟各奔一個，抱頭痛哭起來，我知四人，骨肉重逢，延入艙內，坐定一問，那與威恆崖林相遇的，正是龍濟之妹，另一個却是威恆之妹，因幼年

分手之時，二人日受龍福鞭打虐待，衣食不濟，又瘋又癲，與當時容態英俊，相去天淵，加以雙方年長貌變，二女又改了道裝，所以乍見不識，二女自爲峨眉劍仙余英男帶走，幾年功夫，劍術已有根柢，並嫌乳名不雅，又不願使忘本，祇將原名下一個娃字去掉，俱是單名，一名龍蘭，一名戚蕙，此番奉命下山，雖是積那道家首層外功，主要却是訪求一樣初出世不久的至寶奇珍，狄遁接口道，老前輩所說，可是七十年前，大熊嶺苦竹庵鄭顛仙，在雲邊元江，用金珠吸金盆，所得十四件蝸皇至寶之一麼，隱君答道，誰說不是，當初顛仙道成以前，爲了此寶，不知費却多少心力，證果之時，將此寶分賜門下四女弟子，後來兩歸峨眉，一歸青城，俱有歸宿，祇內中一個，原有丈夫子女，一時不慎，妄將此寶，給了愛子，母子二人，因此喪生，臨難之時，不甘將此寶，落於仇敵之手，埋封太華石竅之內，當時仇敵窮搜不獲，以爲神物業已化去，直至去年才被一遊人，無心發現展轉數，主聽說流落江南，尙無人知確信，你遠在天山，新近南來，如何得知這快，狄遁笑道，我也是在家叔那裏，無心中聽人說起，一時乘興南遊，就便訪查此寶蹤跡，至於究落誰手，傳說不一，尙無所知呢，二女既是劍仙高足，想必總有線索可尋了，隱君道，聽那口氣，他師父必然知道細底，却要藉此磨煉二女一番，下山時期以十五年之久，見了此寶，始許回山，還有此雖至寶，但非我師徒應有之物，此行並非要你逐鹿，不過要你們前

住增長見聞，多些經歷罷了的話，至於寶器護手，也未說出，我却因此得知後洞，乃前明大盜竊萬通藏珍之所，內有石庫地道，這也是二女來時無心中聽一老者說的，等我和他四人分手，將天祥送到地頭，往回趕走，行經武彙，又遇老友長洲沈凡，也談起此事，他上月裏，曾聽說神拳錢應泰，得了一件奇怪寶貝，得寶不久，便和徒弟多人，一齊隱遁，不知何往，我二人俱因事屬定命，物各有主，此類神物，非有鍾者不居，何況已有劍仙屬目，並知此寶所歸，決輪不到我們手內，事屬徒勞，錢應泰奸滑小人，何德堪此，以為巧合，說過也就罷了，回到黃山，便見申林兩次尋我未遇，告急求救的信，才知錢應泰藏伏之處，竟是這所前明俠盜故居，因信上最後約會，定在今日，連忙趕來，路上救了阿鼎，見他根器資稟全厚，小小年紀，居然有志向上，帶了同來，先還想錢應泰，江南多年盛名之下，徒黨衆多，人又詭詐，未必容易打發，誰想他並無十分驚人本領，你先來已佔上風，便沒下場，先還想不露面，後見你要下手傷他，冤不宜結得太深，又看在他師叔老面子，放他走去，我細查他別時神色，早料他去而復轉，我們查看石庫時，見壁上花紋，明知有異，因非短時候，所能查遍，又因申林住此數年，不知有庫，錢應泰必以爲石庫秘密，我們尚不知情，我本不知庫中竅要，妄事發掘，轉致驚覺，料他總在夜間，來此偷斂所藏珍寶，正想同你出外查看地道來路，賊已臨門，阿鼎眼力甚好，人又聰明，決無眼花

亂說之事，來時見外面有一座假山，當初並無此物，早疑他有點作用，你的脚程，何等迅速，趕出去却未見人，可知來賊左近必有隱身之處，阿鼎又說他沿溪向樓走來，那一帶無可隱匿，縱然有些山石林木，也逃不過你的眼裏，因此想到那座小假山，因相隔逼近，還未敢斷定那裏，便是地道，及至跑到細一查看，山上厚綠苔蘚，竟是出於人工，用藥水培養而成，我前在雲龍山主王人武那裏，見過這類東西，知道細底，這類藥苔，所費不貲，此地現有溪山泉石之勝，何用如此點綴，當然不是通地道的口子，也是一處地穴，同時又發見地下還有脚印，和剝落的碎苔，我用地聽之法，附耳石邊一聽，來賊想是初奉師命，路徑不熟，剛剛進去，並不知蹤跡敗露，以爲我們在裏面，未看見他，正在口裏商量推讓，聲雖不大，却也被我聽出幾句，起初想用奇門禁制，等他盜寶出來，一網打淨，顯知寶物已在事前，爲內賊盜去，我若將他擒住，錢應泰見我知洞中細底，必以爲寶物已落我手，真盜寶的小賊尤嘉，也正好推卸干淨，錢應泰不惜以半世英名，來換此寶，庫中未取走的金銀珍貴之物，當不在少，均不置念，可知不是尋常，縱不能斷定是那新出世的螭皇奇珍，也必是件希世之寶，尤賊背師反噬，乘人於危，如此奸狡之徒，豈不知此事干係重大，稍一不慎，定是身敗名裂，難逃乃師慘戮，師徒又是同行不久，無暇寄存，必在途中，匆匆略偷小暇，覓隱僻之處，將寶埋藏，不到錢應泰身死，或是遠遁他鄉，決不敢散

在身旁，致遭殺身之禍，但此輩小人心情，十九患得患失，藏時遑遽，心定不安，早晚必往發掘，另覓適當地方，錢應秦手狠心辣，鬼計甚多，如信俞金二人之言，定然不動聲色，親自尾隨，早晚水落石出，再按他的家法處治，錢應秦固非我們敵手，但他所獲，果是媧皇元江金盆遺珍，此寶現時，業已驚傳宇內，正邪各派均已注目，使我近兩三月來，耳目所及，知爲尋覓此寶，來到江南的，已有好幾十位，威龍兄妹四人，尙不在內，寶祇一件，逐鹿者如此其多，異日不免大起爭端，何苦多事，自惹麻煩，使難自我而肇，臨時變計，將他放走，便由於此，我看事已告一段落，兩天以內，錢應秦如不親來，當不再至，黃山白嶽，風景雄秀，我在始信峯闢有新居，何妨同往，作一快聚，就便一覽雲海之奇，意下如何，狄遁聞言，略一沉吟答道，老前輩襟期如此沖淡，令人拜服，並且知道此寶逐鹿者多，皆是劍俠異士，恐我萬里遠來，有什失閃，故借遊山之約，欲令罷休此事，愛護盛意，萬分感激，自問也非貪妄之徒，祇緣此番南來，便爲此寶，與人打賭，得否尙非所計，至少也要過一次手開開眼界，半途而廢，就此回去，豈不叫人恥笑，愚意此寶，似已有了點線索，等數日之內，判明真假，再作計較，略償心願，定去黃山始信峯，拜謁隨侍，盤桓些日，以領教益，暫時違命，望乞原諒則個，隱君道，你的來意，我早料到一二，適才的話，也並非攔你高興，不過我自遇沈凡，已略悉此事原委，再據所占卦象，此

寶目前祇是一個禍胎，至於落到誰手，歸宿尙早，目前此事彼奪，就得到手，也保存不住，至少還有一二十年，才歸到寶主人的手內，並說卦占易之歸妹，應落在一個內，中間波瀾甚多，我們這些人，俱都無分，此公占驗如神，事事前知，以我之見，不想據爲己有，此願或者能遂，卽時下手，未免徒勞不如仍往黃山，待時而動，少費心力，還有別的好處，狄遁深知隱君，和沈凡一般都能前知，決無虛語，不覺驚道，果要一二十年的長歲月，才能終局麼，照此說來，家叔也早兄及此了，隱君笑問道，天人，一別十年，聞說他道行劍術，越發高妙如神，來時令叔，可曾說些什麼，狄遁道後輩此番南來，原因前三月在家叔座上，遇見老少年神醫馬玄子老前輩，他帶着兩人，一個是他姪子馬平，與我原是世交至好，另一個是馬平新交好友，熊爪仙猿淳于朔，生相奇醜，左手大而毛，跟熊掌直差不了多少，說話專討人嫌，却學會一身好功夫，慕名來見家叔，當着老輩，還沒什麼，等飯後家叔與馬老前輩，同往後洞談道，剩下我和家兄陪客，他便放言高論，討厭起來，我二人正區一事爭論，馬平忽說起他叔姪來時，在天山南路，遇見一個姓龔的異人，得知江南出現一件至寶，能融鐵如泥，化玉爲粉，有無窮妙用，這廝立時拿話激我，約定下月手又來此寶，與他一看，不返天山，行時稟告家叔，頗怪我氣盛孟浪，我便請示機宜，三年五載，不能如願的話，並說此



寶，終於不應我得，虧我和那廝打賭時，說滿話，既是取來與他一看，沒有自己想要之言，或者不致栽大跟斗，如有什爲難之處，可往黃山，求見老前輩，自能迎刃而解，我行經安徽，專誠往謁，遍訪無跡，急於探訪此寶下落，沒有久留，路遇申賢弟，才知老前輩出遊未歸，他因受了人欺，來黃山尋師求教，已三次了，我聽錢賊如此強橫，便同了來，拿今天的事，與沿途所聞一印證，他爲孽徒盜去之寶，頗似元江金盆故物，因此想留上幾天，就便訪查真假，如若倖遇，豈不省事，隱君插口道，你以爲易，我看必有波折，人定勝天，未始沒有，既然如此，我也留上幾天，助你一臂，事若不成，卽隨我同去黃山如何，狄遁那知隱君，看出他面上晦色，原有殺身之禍，自己因和他叔姪至交，來時梁公又有相託之意，特意身任其難，聞言甚是高興，擬定中林奉母歸來，便去尋找錢氏師徒，暗中探查，到了夜間，隱君在後洞打坐用功，狄遁獨坐前樓，心中有事，不能成眠，想起金兪二人回去一告發，不問錢應泰發作與否，尤嘉均離安心，如不被迫獻出，也必乘隙前往藏處探看，弄巧或許帶了逃走，都說不定，越想越覺夜長夢多，最好當晚前去，估量錢應泰師徒，來蹤去跡，和來賊回得這快，頗似在西天目山中，相隔不遠，自恃千里腳程，一夜功夫，總能尋到他的巢穴，決計碰碰運氣，照他所行方向途徑，試走一遭，也未往後洞，驚動隱君，帶了隨身短劍金筆，逕自起身起去，出門一看，涼月疎星，清輝四徹，所

有山巒林木，俱是明朗朗的，湧現於月光之下，萬燭不起，萬籟無聲，青的是天，白的是雲，耀紫浮蒼，明晦界列的，是山和叢樹，一條溪流，像銀蛇一般，蜿蜒出沒於疎林淺草之間，鱗鱗流動，活波欲漲，會合成一村天然畫圖，有時一陣山風吹過，松濤梭稜，泉聲潺潺，入耳清娛，倍增幽趣，比起故鄉天山絕頂，雄峯矗天，萬年積雪，亘古不消，雄奇壯偉之景，又是一番情趣，暗忖人道江南水軟山柔，果是不差，自從渡江到此，沿途登臨，就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，也當其邱壘泉石之勝，天山南路，雖然柳暗花明，終不如江南的景物清麗，來得動人，自己未到的名山勝景甚多，難得遠來，好好要多留些日，遊他一個暢呢，邊想邊走，人已越溪而過，急於探查虛實，無心再留連風景，略一贊賞，便自加速前進，孤身穿行於巖壑林樾之間，遠越過兩處危崖，步履如飛，頃刻功夫，走出老遠，因猜尤嘉藏寶，必在中途，如來發掘，正是時候，便把脚步放慢一些，一路留神觀察，先走了一段樵徑，宿鳥不喧，更無人影，最後來走到一處，兩個山口，東西對峙，正揣度取道何方，忽然一陣山風，隱隱聞得梵唄之聲，側耳諦聽，似由東方吹來，暗忖西天目寺觀，都在前山，這一帶入山已深，四無居人，自來深山古寺，不隱異人，便有好究，錢應秦師徒人多，匆匆出走，還帶着一個死尸，此山巖洞甚少，就有也是狐獾巢穴，難容多人，他已埋名隱跡，決不致再往城鎮中去，不是趕往死人家內，便是山中寺觀落脚，沿

途幾次登高查看，憑自己眼力，目光之下，看得極遠，如有人家房舍，一目了然，遙望近山一帶，雖有不少人家田畝，但都離鎮不近，離此甚遠，不是他師徒落腳之所，又在路上土地裏，連發現十幾處多人脚印，跟蹤尋來，料未走差，祇末了這幾里，盡是石山，沒有發現，弄巧就在前面廟宇中潛伏，也說不定，正懸想間，風送經聲，又復入耳，更不再思索，逕自飛步，往東山口跑進，口外雙峯夾峙，巖石高矗，裏面彷彿一條山谷，進口不遠，經聲忽止，四外坡陀起伏，草木不生，月光照在石上，直似鋪了一層水銀，這時天上雲起，大的小的，一團團載沈載浮，緩緩流動，越聚越多，月光也跟着時隱時現，地上明晦不定，走到後來，地勢忽然降低，下面現出黑黝黝一大片森林，平原竟在脚下，才知所經之處，是在山上，憑高下視，林當中是一片空地，似有牆宇，隱隱現出，走到崖口，方欲縱落，突見牆內，現出一點火光，月被雲遮，暗林之中，分外真切，定睛注視，殿裏井井，那火光分明是佛前琉璃燈火，入山已深，地本幽僻，廟外山巒環繞如帶，地形和底相似，又有茂林掩映，休說寺裏，便是山裏，不近前也不易看出，暗忖深山古寺，原是常見，似建在這等極險峻之處，却是少有，而且地勢窪下，四面環山，夏秋之間，山洪暴發，齊向此中貫注，立成澤國，沿途險峻，有的地方，連樵徑都沒有，香火自不到，分明絕地，怎麼建廟時，選了這處一個所在，越看越奇怪，斷定廟中，不隱高人。

也必是巨盜窟宅，聞得錢應泰，專與此輩往還通氣，投奔到此，也說不定，趕到這裏，二十多丈高崖，輕輕一縱，已到下面，仗着藝高人胆大，便往林內跑去。一會跑到廟前一竊，竟是一圈石牆，甚是堅固高厚，並無門戶，可供出入，越牆跳上前殿頂，留神往下一觀查，殿宇共是三層，已有好些弄場之處，到處黑暗暗，靜悄悄的，祇當中大殿上，懸着一盞油燈，光焰如豆，搖搖不定，昏燈影裏，有一尊半人多高的坐像，院落寬廣，隔殿遙望，那佛像是個禿頭掛念珠的，髮常和尚裝束，端坐在當中蓮座之上，直和唐宋名塑相似，神態逼真，如非旁邊還侍立着兩神將，幾疑廟中和尚，在彼打坐呢，方打算過去查探，忽聽右廂房內，有人低聲說話，尋聲縱落，走近窗腳一聽，室中燈火已滅，似是老少二人，同榻對語，老的說道，當初老主人這風水，也不知怎麼看的，他在世自然富貴滿堂，自從他去世，這三十年功夫，除了三房裏，還有功名，衰敗成什麼樣子，我們一家，守着這樣冷靜地方，初來那年，沒住慣，一到晚來，便提心弔胆，無非受了老主人恩典，盼他全家富貴，子孫發達，好，這幾年，他們都嫌路遠難走，連香都不來燒了，去年雨水大，殿角壞了幾處，進城請修，二房是沒錢，餘下幾房，也還有田有地，可是誰也不理，氣得我大哭一場跑回，從此也不再進城了，祇是南山溝裏那兩頃祭田，官府立案，無人敢買，路又太遠，才得保住，不然，也都吃他們瓜分完了，就這樣，各道在裏面，

子，搶了他家便宜，安享祭田，無憂無慮呢，少的一個，怨道，這地方，叫他自來試試，我們不過住慣胆大罷了，別的不饒。軍每年雨水，全廟都泡浸水裏，人不能走出一步，阿爹至少坐上兩三月的活牢，田裏出產又少，去年水大，如非石牆堅厚，人都成魚了，還有上月，我在南溝種地，遇見毒莽，如不是那位救命王菩薩，還有命麼，不服氣，他是孝子賢孫，祇管前來，我們立刻就讓，老的一個道，其實老主人，原因這裏龍穴，關係全縣文風，勸全縣紳耆出錢造廟，人說絕地不聽，他才賭氣，自建了一座家廟，當初也不知用了許多心力，誰知富貴有命，子孫偏生不肖，自從二老爺，想他那房發達，聽了地師的話，來到廟中，把我支出去，不知鬧個什麼鬼，由此衰敗下來，連他自己也都害了，狄遁聽下面的話，才知那是縣中大戶家廟，原是絕地，暗中却藏有好風水，每年發水，全仗石牆阻隔，設想甚是周密，子孫仍不發達，甚是好笑，懶得再聽，剛要縱出，忽想起中殿佛像，塑得甚佳，意欲就便觀賞一番，飛身越過殿脊，到了中殿門外一看，那佛像貌相清癯，皮膚作青銅色，兩道濃眉，緊壓眼上，雙目低垂，雙手都在袖內，人體既極像真，衣着更和真的一般無二，新甘廟宇，原多古塑，狄遁雖然常見，也甚驚奇，方要入殿細看，猛想起此行爲何，時已不早，怎還在此耽擱，念頭一轉，立時退步，飛身上了殿頂，猛又想起佛像葛衣甚薄，西北所見唐塑，衣褶雖極像真，也沒這麼薄的，那兩旁神相，非佛非道，塑

法更劣，太已不倫，越想越怪，微一遲疑逡巡之際，忽聽天空哇哇兩聲，兩隻烏鴉，由對面崖頂樹上飛起，正往下面密林中投到，昏夜飛鳴，知必有警，不禁心中一動，無意尋思，忙即越牆而出，匆匆出林，上了崖頂，縱向高處一看，星月迷茫之下，見來路上一條黑影，飛也似朝前跑去，後面不遠，跟着又是一條黑影，身法較快，却不追上前去，藏藏躲躲，緊追在後，兩下相隔，約有半箭多地，前面那人，似有急事在身，一味加急狂奔，毫不回顧，料與錢應秦師傅有關，連忙把氣一提，施展騰身功夫，飛步趕去，這三人恰似走馬燈一般，一個跟着一個，盤旋起落，於崇山峻嶺之間，竄高縱矮，步履如飛，誰也不知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後面有勁敵跟着，危機頃刻，狄道自幼生長天山，承天山飛俠狄梁父子家傳，內外功夫，俱臻上乘地步，脚力何等迅速，不消片刻，便將第二人追上，細辨後影，果是錢應秦本人，這一來益發斷定前行那人是尤嘉，必是乘夜潛往日間藏寶之處取寶，錢應秦早已得人告密，欲取姑與，等他一去，暗中尾隨下來，自己半夜跋涉，苦難蹤跡，不料無心相遇，好生心喜，知錢應秦本領，比自己難遜一籌，却也不是庸手，可以隨便打發，二人中祇有一個稍爲遲鈍，當晚相望，立成泡影，不敢大意，看清人後，便把脚步稍緩，隔遠一些，專等到了地頭，再上前相機行事，追來追去，走的俱是來路，方向途徑，一絲不差，漸漸遠離千松岩，祇有三數里路，尤嘉仍未停歇，暗付前面越過高崖，

就是申林舊居，他師徒的老巢，難道此寶，還藏留在樓洞內，沒有取走麼，方自奇怪，一個灣一拐，便繞到危崖之下，石崖百仞，壁立千尺，尋常人不能上，過去再經兩處險徑，便是樓前岡溪廣場，尤嘉到此，並不攀藤上援，祇立定略一端詳形勢，貼崖脚走了十幾步，逕往一株古樹後面深草中走去，草裏不比石路，人行其中，任是身輕，也難免有聲音，何況彼此都是曾家，耳比常人敏銳，不易瞞過，休說狄遁一人防二，便是錢應泰，到既也加了小心，不往草裏走出，祇循着崖脚石根，藉着藤樹掩遮身形，在旁目注前面，由鑽裏平跟過去，這時三人，彼此相隔，僅有數丈遠近，狄遁先學他樣，跟不幾步，嗣一查看形勢，見尤嘉前面地下，倒臥着兩株數抱粗的枯樹，可供藏身偷覷之用，見尤錢二人，因到地頭，俱都目不旁瞬，全神灌注前面，正打算想法越過，給他個迎頭堵，尤嘉離那枯樹漸近，忽然止步，蹲下身去，拔出腰帶佩刀，在草裏亂掘，祇幾下，手便取起一物，遠遠望過去，乃是一個小盒子，大祇數寸，暗忖前古至寶，又是修道人極有功用的奇珍，決不如此細小，料是珠玉之類珍寶，不像鳩皇金盆故物，不由把來時高興，涼了一半。又想錢應泰師徒，雖非正人君子，自己強奪人物，以為己有，也是以暴易暴，如是此寶，還略有個說頭，如是別的珠寶值錢之物，何以自解，莫如稍緩下手，容他師徒火併，查明虛實，下手不晚，這一失望遲疑，身便停住，藏在樹後，沒有過去，狄錢諸人，藏處絕妙。

越在前的，越難發現有人尾隨，尤嘉取出小盒，先四外仔細看了又看，一手握刀，一手緊握小匣，心虛胆怯已極，神情甚是張皇，及見星月迷茫，草樹叢雜，崖高地隱，萬籟無聲，到處暗沈沈的，才放了點心，自家搗鬼，悄聲自言自語道，看老鬼語氣神情，竟連俞金二人，也多了心，幸我把風，沒有隨二人回到窟內，還好一些，他明早便要自尋仇人，明要此寶，再不見機逃走，早晚老曹走嘴，必遭毒手，乘此無人之際，我要看看，這古時寶貝，有多大好處，能在黑地裏放光不會，狄遁隔得較遠，祇聽他低聲咕噥，並沒聽清，見尤嘉取盒端詳，似要用傘刀的手開看，錢應泰寶物已現，怎不上前人賊並獲，方自奇怪，回頭一看，錢應泰藏在一株樹後，立定未動，祇朝尤嘉微一注視的功夫，他臉已側轉向着自己這面，未看尤嘉，自己藏處雖祕，形跡似已被他發現，心剛一動，條的眼前一亮，忙看尤嘉，匣蓋已開，匣內金光，騰高數丈，芒彩流輝，映得山崖樹木都成金色，百忙中一看錢應泰，仍立原處樹下未動，猛的想起一事，暗道不好，更不尋思，雙腳一點，逕向尤嘉身側蹤去，身在空中，還未下落及地，條地眼前又是一黑，耳聽一聲狂吼，緊接着腦後微響，情知遇見勁敵，不敢用功夫硬挺，就在空中一個雨中哀雁之勢，身子一偏，轉側而下，祇覺左肩被什東西打中，掃落草裏，彷彿甚輕，脚才沾地，便聽崖頂有人喝道，原來北天山老少三俠，枉負盛名，今日見面，竟是這等有眼無珠，適才廟堂內，見了



你家佛爺，連禱拜都不曉得，還老遠出來，現什麼眼，鳩皇至寶，底下的話未說完，似聞玲瓏一聲，便不再言語，知道自不小心，廟中看走了眼，動手時躊躇不定，慢了一步，被能于暗跟下來，乘隙將寶奪去，不由又驚又怒，匆匆不暇開口，忙運氣功，飛身直上，脚踏崖頂一看，聲影全無，敵人已不知去向，方欲喝罵，忽見一條黑影，帶着一道銀光，由前崖上飛來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隱君，背人夜出，寶物未得，反栽了個跟斗，好生慚愧，方欲開口，隱君劈口問道，錢應泰師徒死了麼，狄遁答言，尤嘉死活不知，錢應泰尙在下面，想已被人點倒，隱君更不還言，逕往崖下飛落，狄遁也跟蹤縱下，落地時，似覺左肩一撞，落敵人暗器之處，隱隱有點微麻，自恃一身內功，刀劍暗器，所不能傷，何況敵人所用，像是專打七竅穴道等要害的暗器，物甚輕微，連服衣也未刺破，以爲事出偶然，並未在意，跟着隱君，過去一看，尤嘉刀頭碎裂，左手四指全行折斷，頭上陷一抓傷的大洞，腦漿四溢，突目張口，仰翻着死在地上，看神氣定是收寶入匣之際，發現有警，持刀抵禦，吃來人用金剛重手法，折斷刀頭，抓裂腦骨，死時手中緊握寶匣，來人手法太重，又是硬奪，所以連指折斷，此時自己業已看出此寶，打算過去，祇爲有錢應泰未動，略爲分心，遲延少許，就這寶光明滅之間，敵人便得了手，因是金光奇亮，突然一黑，竟沒看出他的來蹤去跡，不特動作神速，疾若飄風，就手上這份功夫，也是生平少見，幸已得意即

去，如真對面交手，勝負真不可必呢，正自尋思，隱君四外望了望，已回錢應泰身前去，再跟過一看，錢應泰仍然泥塑木雕般，立在樹下，望着二人，眼珠亂轉，似有乞憐容色，隱君先安慰他道，錢朋友，你遭毒手了，我定助你，且不要急，待我仔細看看，到底有救沒有，說罷，往錢應泰左右臂和胸前，略按了按，朝狄通使了個眼色說道，錢朋友，你吃七指凶僧，臨了重穴，本來致命，仗你武功精純，見機尚早，那廝又不知爲何，想留你多活些時辰，才被你強用真力真氣，聯住要脈，沒有妄動一步，還算僥倖，救是有救，祇是我老頭子，對於這些狠毒道兒，雖也略知一二，却不如狄家三俠叔姪，來得精深，惟恐萬一不到家，給你留下殘疾，反誤了你，祇好有勞這位狄老弟了，狄通一聽，才知廟中裝着佛像的和尙，就是素日常聽叔父，和馬玄子說起的江北二囚之一的七指羅漢法燈，這凶僧自從三十年前，在江西南昌，尋一鏢師，爲他惡徒，竟明報仇，被一劍仙，用飛劍削去右手三指，逃往浙江雁蕩山，絕頂古洞之中，苦練二十年，二次出世，本領越發高強，氣功將到絕頂，寸許微物，均可發作暗器，幾練到飛花破敵，摘葉傷人之地步，尤其手狠心辣，精於點穴，手下卽死，適才蹤起時，聞得腦後寒風，幸未大意，如被他用什利害暗器，打中面門要害，縱不致命，也難免帶一點傷，那才冤枉呢，想到這裏，見隱君要他救錢應泰，知道故買人情，想爲雙方，解去日間嫌怨，料有原故，便笑答道，患難相助，

乃是我輩應爲之事，老前輩要我代勞，敢不遵命，這等客氣說話，却不敢再獻醜了，隱君道，我向不會客套，實是知難而退，你不在此，自當別論，誰還不知令叔一雙神手，死活由心呢，老弟家學淵源，不必太謙，我還有要緊話，和錢朋友說，快下手解救吧，狄道，老前輩定要如此，那我祇好厚點臉皮了，話雖如此，却也不敢大意，先走過去，照樣把錢應泰前後胸和兩臂，輕按了按，然後說道，錢朋友，把氣提緊，一毫不可鬆懈，隨舉左手，先照錢應泰腰間要穴點去，同時舉起右手，照後心猛力一掌拍下，錢應泰立時張開大口，哇的一聲，回復過來，跌坐在地，喘息不止，狄道忙趕過說道，你真氣受傷，且歇息一會，再行說話，回去須要獨自靜養半月，才能回復如初，這賊和尚，手底忒毒，如搜別一個，八條命也早沒有了，錢應泰明知隱君，是賣個人情給自己，與狄道解怨釋嫌，當時愛惜性命，不敢開口，事後回想生平行事，也祇任性而已，並無過分爲惡之處，想不到一時逞強，却鬧了個一敗塗地，不特把數十年英名，付於流水，末了一條命，還仗着仇人解救，才得偷生，那囚僧法燈，雖未見過，久已聞名，就看今晚吃這大虧，萬萬不是他的敵手，看來今生今世，報仇無望，奪還寶物，更是夢想，那還有什麼面，在人前出頭，越想難受，忍不住心裏一酸，倏由地上蹶起，向二人深施一禮，說道，當初我與申朋友，原是一時誤會，勢成騎虎，致有今日之事，日裏雖承狄兄相讓，手下留情，但我已顏面喪

盡，今晚又吃這凶僧毒手暗算，如非老前輩與狄兄，以德報怨，仗義相救，我縱仗氣功，苟延殘喘，但一走動說話，必死無疑，深山之中，無人到此，就有人來，也無法解救，仍是立以待斃而已，九死餘生，如夢初覺，自知藝能不精，世上高人甚多，以前乃是井蛙之見，休說狄兄於我有救命之恩，不敢恩將仇報，便是那法燈凶僧，我也祇好任其惡貫滿盈，自伏天誅，不敢再作復仇之想，回去即遣散門徒，別尋窮鄉僻壤，隱姓埋名，以終天年，不再出頭露面了，說罷，一恭到地，便要作別走去，隱君忙攔道，錢兄且停一歇，同去石上坐下，老朽尚有話說，當狄老弟在此，我素來口直，也不作客套虛言，若論錢兄爲人，雖多機智，善善惡惡，尙是英雄本色，祇緣門徒衆多，品類不齊，恃強任性，狐假虎威，行爲頗多狠辣，給錢兄招怨不少，即以日間之事而論，狄老弟萬里遠來，久聞錢兄名望，雖說代人助拳，奪回舊業，因錢兄三次未傷申林，光明磊落，並知當初雙方各有誤會，勢成騎虎，祇不過想投帖拜望，想錢兄買個情面，至多點頭爲止，實無相犯之心，後來一到，見高足們，個個強橫霸道，非但不容進見，反以勢力相迫，內中一個，更是陰險，乘人不覺，暗施極利害的毒手，如非狄老弟，一身內功，豈不腹破腸流，死於非命，他初到江南，不知錢兄究竟裏，以爲耳聞，不如眼見，既如此縱容門徒，逞凶爲惡，素行可知，這才一意周旋，鬧得不歡而散，常言樹大招風，錢兄已然有妻有子，正可隱居納福。

何必爲這些無知門徒，惹事生非，新死之高足，便是榜樣，今既懸崖勒馬，足見大澈大悟，祇是適才凶僧，在令徒手內，奪去的寶物，是否便是媧皇元江金盆故物，如是此寶，目前看相的人甚多，各派中能手，爲了他紛紛來到江南，你我三人和凶僧，均不能據爲己有，但此寶主人，還未出世，爲期尙早，老朽生逢異寶，雖無貪得之心，頗欲一擴見聞，目前聽人告知，語焉不詳，看錢兄如此重視，當知他的來歷用途，可能見告麼，錢應泰嘆了口氣答道，此寶自出土以後，由先發現的樵夫，賣給一個富紳，後遭盜劫去，幾乎全家廢命，以後經了兩主，展轉劫奪，寶主人均遭奇禍，最後落到一個道人手中，深知他的好處，方欲拿了去，請教他的師長，忽得瘟病，臨危之時，寫了一信，命他隨行小徒，送往武夷山他師長那裏，行時叮囑，匣中之物，不可開看，小道童年青好奇，不合夜間偷看，金光上騰，被一綠林中人殺死奪去，值我路過，又將他殺死，到手時，因看道人遺書，知此寶每易一主，必定傷人，均是於得寶以後，炫露所致，於是才命門徒，四出尋覓隱秘之處隱居，等避過風頭，再尋高人，共商用法，不想此寶，終是不祥之物，如非爲他，何致有今日結局，自知不是凶僧對手，再者此寶，非有道之士，不能使用，如非其人，適以買禍，說來話長，此時萬念俱灰，急於回去，遣散衆人，無心多說，好在詳情俱載書中，我拿他無用，尙有一本符篆小冊，連問多人，無一能解，一向帶在身旁，老前輩如要，便以

奉贈如何，隨手取出一本絹冊遞過，隱君接過小冊一看，薄薄七八篇，長才三寸，冊面業已殘破，紋理甚粗，頗似宋絹，上面滿是符篆，那書信粗紙寫就，祇有兩篇，小如蠅頭，約有四五千字，匆匆一看，已知究理，不由失驚道，錢兄曾將此書示人麼，錢應泰搖頭答道，那符篆到請教過幾個博學之士，書却未有，隱君道，這便還好，別人絕不知會有如此巧合之事，否也難免還有後患呢，錢應泰道，我也防到這一層上，所以道人遺書，從未與人看過，便這絹冊，看的也是文人，却賣的人，名喚單黃，寶才到手，即爲我所殺，無人在側，誰也不知此事，我自接小徒告密，得知孽徒尤嘉，形跡可疑，將他支出，盤問小徒曹豹，此人原極粗魯，等我問完，知他上了尤嘉的當，他曾對我說，入門之時，曾見屋頂，有黃影一閃，不像是人，再縱上房去看，却沒有了，我那住處房少，帶的人多，又忙着給小徒馬連，籌辦安殮之事，院中不斷有人出入，我知二位不會前往，別人不知我的住處，再者地形孤高，此時月光明亮，登房一望，遠近分明，縱有人大胆窺探，也逃不過小徒們眼裏，恰好屋頂上，晒着一件衣服，隨風飄揚，正當發現黃影之處，曹豹平日又是個草包性兒，素好大驚小怪，隨問別人，說是未見，也就罷了，後來尤嘉見我師徒，一齊入睡，竟欲取了藏寶，逃往他鄉，我暗地跟蹤追出，直到受了暗算，才想起那條黃影，定是凶僧無疑，看神氣他在左近，查訪此寶下落，已非一日，不是日裏路遇我師徒走過，隨往

探聽，便是跟蹤尤嘉等三人回洞，盜寶未得，在壁上談論，被他聽出破綻，知寶爲尤嘉盜去，本心跟他，見我和狄兄一個跟一個，追了下來，他又跟在後面，到了地頭，本心想將我師徒，一齊制死，因恐狄兄難制，特地留我暫活片時，點了暗穴，將我身子，移向狄兄一面，去分狄兄心神，他才乘隙下手，如非知這種點穴利害，稍一出聲走動，命早沒了。狄遁奇怪道，錢兄追人走過時，我正在山窪人家家廟裏窺探，凶僧尙在殿上打坐，是我一時眼瞎，燈昏月暗，見他坐在空蓮座上，兩旁又有神將侍立，誤把當作塑像，祇奇怪此時那有這等超越唐宋的巧手神工，聞得空中烏鴉飛鳴，知有人過，心動追出，不及入殿細看，匆匆上崖，看出是錢兄師徒，便追了下來，不想慌疎，竟中了他的道兒，這時才得想起，那蓮座上，必定供的是神主牌位，被他坐上一擋，致未看出，但他明在我身後追出，錢兄說那情形，彷彿他早知底細，一起身就尾隨在後，這就奇了，難道他還會分身之術麼，言還未畢，忽聽隱君一聲冷笑，手揚處，早有一縷寒光，朝左近叢草之中射去，同時便聽嘜呀一聲，跟着縱起一人，似已受傷，身法仍然甚快，飛也似便要沿崖逃去，狄遁那裏容得，縱身一躍，便到了那人前面，迎頭攔住，那人見不是路，揚手就是三隻鋼鏢，連珠打出，狄遁那把這等暗器，放在心上，手一伸，先將頭一隻接到，跟着手擎鏢尖，上下一撥，便將那人上中下三路，連珠無敵神鏢，全行打落，噹噹兩聲，落於就地，狄遁喝

道，姓狄的在此，你還想逃麼，那人更不答話，聲出鏢到，一邊覓路縱起，一回手又是三隻，連珠發來，噹噹噹接連三響，又被狄遁手中鏢頭打落，這一來，不由把狄遁招惱，一掂手中的鏢，少說也有斤許，暗罵無知鼠輩，我本不想傷你，你却這等不知進退，等三隻鏢一打落，也不掉轉鏢尖，見敵人身已縱起，就勢三指用力，照准他肩背甩去，原意此鏢太沈，想留活口問話，不願致他死命，誰知那人也是一個久經大敵的好手，脚未落地，聞得身後噓的一聲，鋼鏢破空微音，祇把身往側一偏，就着縱落之勢，回手接去，鏢尖恰好不用掉轉，脚一沾地，便即原鏢打出，另外囊中三隻鋼鏢，也在縱起時取出，同照狄遁打去，狄遁急於擒敵，當着隱君和錢應泰，更恐擒他不到丟臉，手中鏢一甩出，人即飛縱追去，恰好三鏢連珠齊至，幸是狄遁身輕如燕，縱躍高遠，迅速異常，三鏢俱打在下三路，狄遁雖然不怕，這麼沈重的鏢，也不犯上和他硬撞，一見鏢到，上身提氣，把脚一拳，鏢擦脚底而過，幾乎挨着，狄遁更不容他二次縱起，就空中一個迴旋，使出日間身法，飛鷹捉兔，兩手一探，頭下身上，往下抓去，那人自恃神鏢無敵，囊內祇有九鏢，發完無功，左肩頭又是重傷透骨，一見敵人臨頭，再想縱逃，已自無及，明知非敵，把心一橫，拔出身旁所帶兵器，往上便打，隱君因狄遁業已上前，旁觀未動，見那人連珠鏢法精奇，似是一個熟朋友的家數，方自覺異，狄遁已然發怒，飛身縱起，那人躲避不及，倏從身旁取出



一件奇怪兵器，原是幾年常見之物，大是驚異，知道狄家仙會掌法，下落時，敵人祇一被他罩住，四五丈方圓以內，任是如何縱避矯捷，休想倖免，如用兵刃抗拒，傷得更重，恐狄遁避下辣手，那人不死必傷，危機瞬息，上前攔阻，料定無及，忙喝老弟手下留情時，狄遁已然捷如健鷹，凌空飛落，左手一晃，攔住那人手上兵器，就勢連身往下一築，這股子力量，何止千斤以上，立時站不住脚步，身形往後一晃，百忙中，還想用左手抗拒時，狄遁右手急浪翻花，早伸二指，朝他左肩，點了一下，那人急怒攻心，狂吼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動彈不得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容到狄遁雙足點地，那人已先倒在地上，如換常人看去，彷彿一碰就倒，實則就這兩下微一接觸之間，已是好幾個神妙招數過去，錢應泰練就目力，在旁看了個畢真，不禁暗道一聲慚愧，想起日間對敵之事，狄遁把自己，誤當作無所不為的神奸巨賊，已然下了辣手，若非隱君趕來攔救，豈能幸免，狄氏三俠，威震天山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似他如此本領，尚被凶僧，佔了上風，奪寶而去，隱君更比他二人還高，何況自己，看來天下能人甚多，自己多年名望，實是沒有遇見高人，出諸倖倖，所以今日兩遇強敵，幾乎喪命，不死真乃萬幸，越想越寒心，益發堅了退隱之志，方自胡思亂想，狄遁已將那人，擒了過來，正往地裏要斃，隱君連忙止住，將他緩緩扶倒，一認面目，年紀甚輕，並不相識，未及開言，狄遁已指着那人，對隱君道，這廝太已不知進退，

我本不想傷他，他却不住賣弄他那幾根魔鐵，手法乖而且狠，如換旁人，定遭毒手，看他平日，必常在江湖上橫行，慣用暗器傷人，如不除去，不知要傷多少人，老前輩稍慢半聲，我早把他雙手廢掉了，隱君見那人，中等身材，五官到也不帶奸惡之相，想係年青氣盛，猝遭挫折，被人點倒擒住，身不能動，氣得雙目怒瞪，眼珠都要凸出來，隱君一看，便知不是壞人，凶僧做慣獨腳強盜，性行又極暴戾乖張，不能容物，從未聽他收徒結夥，這人怎會和他一齊，便命狄遁，將他解救轉來，狄遁料有話問，反正逃走不了，過去將他腰間軟筋一扭，左右肩上點了一下，然後左手將他扶起，右手照背上一掌拍去，那人大咳一聲，吐口濁痰，立時醒轉，朝三人看一眼，略為定神，倏地怒吼一聲，我與你拼了，聲隨人起，黑虎偷心照準狄遁當胸，就是一拳打到，狄遁先見他目射凶光，眼珠亂轉，早料及此，祇微微冷笑一聲，身形略閃，便即避開，那人情急拚命，恨不得一拳將狄遁打死，全身的力氣，都用在一雙手上，一下打空，知道不好，還算他武功頗有根基，脚底明白，沒有前撲，剛想穩住身形，變招再打，狄遁身手，何等神速，早就一偏之勢，二人雙肩交錯處，像戲弄小孩一般，順手牽羊，攔住他的右臂，往後一帶，跟着老狼反顧，折轉身形，左手照他後心，一掌打去，吧的一聲，打中背上，那人猛覺背上，彷彿挨了一下鐵錘，心震欲落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再聽立足不住，一下跌出老遠，倒扒地上，半晌方起。

狄遁正想挖苦他幾句，那人二次回身，又朝三人看了一看，咬牙切齒，嚙了一聲，震盪身旁一根石筍，把頭一低，猛撞上去，隱君看出此人性烈，又認得他的兵器，有許多話要問，如何容得他死，脚一點，早飛身縱到他的前面，身子一閃，讓過他頭，攔腰抱起，縱將過來，那人雙手被束，兩脚亂登，祇掙不脫，急得高聲怪喊道，打不過你們，快些給我一個痛快，如糟塌人，莫怪我破口罵你。隱君且不放他下地，笑答道，你想死想活，都難，決不糟塌凌辱你，祇問你幾句話，肯說麼，那人道，我決不跑，你先放下我來，隱君道，那個自然，一面放他站定，一面止住狄遁，不令開口，還未問，那人已先說道，我祇一事不肯說，你們要問的，可是那七指和尚，今晚奪寶的事麼，隱君道，這個自然要問，還有別的，說完，也許和你交個朋友，至少也給你醫傷，放你走路，那人道，我祇一件事不說，你問好了，隱君先問他姓什麼，那人答道，我姓蘇，說完又道，我告訴你姓名，已替我家丟人，我出身的事，不肯再說了，適才不肯說的，也就指的是這一件，隱君笑道，好，不說無妨，少時我替你說說，那麼你既是有名人物的子姪後輩，怎會和七指凶僧，在一齊呢，那人聞言，立時面上一驚，轉問道，我自出道以來，祇七指和尚，我自覺不是對手，三年之中，沒一個不敗在我手裏的，這位錢朋友，沒交手過，我不敢說，你們兩個，非但不是敵手，這樣好本事，我簡直做夢也不相信，聽你說話奇怪，好似知我來歷，你到

姓什名誰，我人已去了，莫再現別的眼，隱君道，我姓蕭，沒名字，人都叫我老蕭，這位狄遁乃北天山三俠之一，飛俠狄梁公之姪，你敢在他手裏，憑誰說，也不算丟人，該你答我的話了，那人遲疑了一會說道，他在夜來，已聽禿賊說過，姓蕭的，我怎想不起來，隱君二次催問，才答道，那七指和尚，與我原非一路，你們信麼，隱君道，我早料到，怎會不信，往下說吧，那人益發驚異道，我因受人之託，來西天目採藥，在劉家墓田山谷中，遇見小時一個冤家對頭，名叫馮吉，住在後山石洞以內，這斷先本不是我的敵手，十年不見，不知從何處，練就三十六把毒藥飛刀，利害非常，傷人立死，前年我有一個有本領的表叔，死在他手內，我遇他時，他正向劉氏家廟的守墓人老丁小丁父子二人，強買糧米，我躲在一旁，他並未見，他走去不久，從草地裏，竄來一條毒蟒，小丁正在危急，恰值七指和尚跑來，我又用連珠鏢，打傷蟒的雙目，二人合力，將蟒殺死，這才相識，小丁感我二人相救之恩，讓至家廟裏款待，偏巧我二人都無一定住處，便同借他家廟暫住，我因和尚狂傲，目中無人，心中不忿，現於詞色，祇見他殺蟒時本領，沒敢冒失，和尚心性凶惡，見我不服，未免有氣，本想給我一個利害，也是不該成仇，當晚我背了和尚，打聽馮吉住處，誰知和尚在外偷聽，他和馮吉，更是誓不兩立的死仇，前些日也是同在山中，無心相遇，約地動手三次，各有傷害，未分勝負，並會中他一刀，如非帶有靈藥，幾乎送

命，如此不敢妄動，有心前往盜刀，因馮吉還有一個同黨，他少一助手，自問不易成功，我正合他心意，等我問完老子父子的話回轉，他已在房中相候，開口便說我二人，同仇敵愾，能幫他不，我說素來和人交手，都是單打獨鬪，更不喜歡偷摸作賊，他當時惡狠狠要動手，等我作勢準備迎敵，忽又改了笑臉相勸，說他的皮氣，也和我一樣，本不願作此鼠竊狗偷行爲，怎耐這廝，會有妖法，仗着飛刀利害，無惡不作，去年在四川灌縣，爲一劍仙所傷，才逃來江南，隱藏西天目深山之中，蹤跡詭祕，不輕見人，偶作綠林營生，殺人越貨，總在閩浙交界等遠地，知他在此的人極少，况他還有一個利害黨羽，同去找他，不算是兩打一，我們本領，均比他高，吃虧祇是飛刀，這等狠毒暗器，理宜給他毀掉，我們盜了他刀，再和他二人，各憑真實本領，一對一拚個死活，也不算是不光明公道，我被他一席話說動，想借此代報表叔之仇，第二天晚上便同往盜刀，仗着和尚詭計多端，居然將刀，和一口袋東西盜出，然後叫陣，由和尚將馮吉殺死，我追那同黨時，和尚殺了馮吉，正追了來，行經一處下視無底的絕壑上面，我看出和尚心辣手狠，本領高強，人又凶橫不可理喻，事完必和我那盜出的東西，飛刀我不會用，到他手內，豈非如虎生翼，縱過對崖之時，暗用手法，將絙控斷，將刀塞口袋，凌空墜入壑底，那同伴仍被跑掉，和尚並未看出我用手法，因壑底滿是空氣，深不可測，無法下尋，祇說了聲可惜，便自丟開。

第三日我覺他不是好相與，辭別要走，他又再三留我，說他此來，是爲聞聽人言，有一至寶，落在這一帶地方，如能得到，有多少好處，既承相助，何不作個整人情，再幫他一臂，聽他說起此寶，許多異處，想開個眼界，見識見識，又想這廝竊道已極，一說出口，不容人駁，不答應，難免成仇，不容善走，自問又打他不過，祇得問他，要我如何幫法，他說，他由仙霞嶺一路，蹤跡採訪到此，已非一日，不特不見寶光上騰，竟無線索可尋，日前才打聽到，上年有一姓錢的名武師，忽將家務田業交給他的姪兒，帶了許多徒弟，說是出門訪友，由此失蹤，訪問各地江湖上人，俱說未遇，直到前些日，才有一人，遇見他一個姓馬的徒弟，由西天目山中，出進了兩次，在這事前，此寶曾落在一個道童手內，在一旅舍中，取出觀看，人見寶光往看，那道童甚是機警，早收寶物，連夜逃去，和尙恰在途中，看到過兩具死尸，內中一個，是店夥所說的道童，算計錢武師徒出走時日，相差並不甚久，因此疑心他藏在本山附近，尋訪幾天，剛探出他和徒弟馬連，各有一外家，同住後山深處，是否懷藏此寶，尙無把握，因知錢武師是有名人物，徒弟甚多，如若勸強明取，必難到手，再者本人身具異相，名聲在外，一望即知，不好探查，難得我年青新來，正好幫他查訪，並說錢武師爲人如何可惡，但寶物祇有一件，如若查探真實，不問難得，均要歸他，我說寶物我決不貪，祇戒他事若是真，已然強奪人物，以爲己有，不可再用辣

手殺人，再者我尙有事他往，不問真假成敗，至多祇能再留五日，他俱繼允，當日下午，一同出廟，由他引路，正往前走，便遇錢朋友師徒多人，扛着一個死屍，往後山急走下去，他教我隨往探聽，他却向來路走去，比時還在白天，我僅遙見錢朋友住家之處，便即回來，一會他也趕回，說他路遇三人在坡前爭論，此實已然千真萬確在此，但似被人藏過，暫還發作不得，時已近夜，他又教我飯後重往後山探查，如見人夜出，速即趕回，與他送信，他自回廟打坐，天明無事，再和我倒換探查，好歹要查出此實下落，我強忍憤氣，前去探了一探，果然被他料中，到時錢朋友正把現死的那人支開，和兩門徒商量，要喚一個姓曹的來問，我因聽錢朋友師徒說尤嘉，日裏過萬松崖曾推說出恭，讓衆人前行，在崖後逗留了一下，寶物必藏在那一帶草地之中，這兩天內，定往偷取逃走，弄巧當晚就許去，我想機密已然探得，這廝當晚去否未定，那地方屋小人多，他師徒個個行家，我伏身房上，容易被人看破，與其在彼駭等，還不如到他說的地方去尋呢，我原貼伏房脊面，往下偷聽，走時稍爲大意，差點沒被人看破，我見逃避不及，反往房側縱落，貼牆而立，他們全都蹀上房去，祇往遠看，竟未防到近處，等人一定，立即趕回，向和尚一說，他道這廝當晚必往，廟前乃是必由之路，果然叫我前往萬松崖等候，我心想祇一夜的事，也就忍氣，沒有計較，我到崖上等有個把時辰，不見人來，好生焦燥，忽然心動，和尚爲人，

如此可惡，何苦受他驅遣，莫如趁此時機，不尋到寶物，反正無關，如若尋到，便拿了一走，又待何妨，剛進草地，待要搜尋，便聽崖側有人跑來，匆匆不及躲避，祇得往草裏一伏，不消片刻，他們四人，一個跟一個，先後趕到，一會寶物出現，和尙便下了毒手，我防他看我在此多疑，沒取出聲露面，好在約定，他寶物一到，我即刻與他分別，滿擬等他走遠，再行回廟，取了包裹上路，不料二位縱將下來，不知怎的，被這位老人家看破，打了我一暗器，我從小學會硬功，刀槍不入，不知怎的，竟會被他打進肩頭，又見二位如此高崖，可以隨便上下，知是強敵，再想逃走，已無及了，隱君笑道，老賢姪，我這坎離釘，非凡鐵所造，任你練就金鐘罩鐵布衫，也照樣可以穿肉透骨，你以為月黑天陰隱在草中，人看不見，可是你那兩隻眼睛，露出草外，怎能瞞得我過，幸是我現在不肯無故傷人，否則焉有命在，便那凶僧，也是命不該絕，一見是我，望影先逃，我知此寶，該有不少波折，此時誰得誰就有禍，到了我手，反難處置，追了他一程，本想賞他一坎離釘，將他那隻斷了三指的右臂打折，免得再用暗器害人，誰想他右肘暗佩七首之類的利器，隔着僧衣，看他不出，枉打得火星亂迸，我雖用了十成力，大約兵器許已折斷，就受點傷也不重，這一遲頓，被他逃遠了，懶得再追，又恐這裏有人中他暗算，尋着原釘，便自趕回，無意之中，幾乎傷了好友的子姪，我素來行事謹慎，這是那裏說起，少年聞言驚道，聽老



人家言語稱呼，竟是我的長輩伯叔麼，隱君說道，賢姪年幼，我已隱名多年，自是難曉，異日回去，對大人說，黃山始信峯，有一蕭老頭子，乃當年的蕭老三，就會告訴你了，少年又想了一想，忽然失聲道，老伯可是單名寅字，當年曾號蒼溪漁子的麼，隱君笑問，你怎這時才得想起，我與老笠，已有二三十年不見了，當初分手之時，記得他並無子女，看你行逕，雖未盡得他的傳授，家學淵源，已有根抵，不是他子，便是他姪，對麼，如今他人在那裏呢，少年納頭便拜道，原來果是蕭老伯父，小姪蘇同，失禮冒犯，真個該死，老伯說的，乃是家伯，先父早已去死，家伯無子，甚是鍾愛，祇惜資質太鈍，武功學業，無什進境，實替家伯丟人不盡，家伯因近年結怨江湖上人太多，形跡隱密，歸家時少，前數年偶往廬山閒遊了數日，回時，帶着一個小女孩子，神情甚是懊喪，請問了幾次，俱不肯說，每日祇籌計日兩頃地的田產，這日忽將我弟兄三人，喚至屋內，說他生平揮手千金，祖業已然敗了不少，不能再用分文，此次出門，錯了一個大錯，良心上太問不過去，非設法補過不可，老弟兄二人，他老人家膝前無子，將田業交小姪等弟兄三人，他不日將出遠門，少說也得十五六年，才能回鄉，便老死在外，也說不定，須要好好成家立業等語，小姪等知他說到做出，再三跪求，他祇苦笑不已，因當時未交出帳本，以為還有幾天，尚可挽回，誰想當晚半夜裏，便帶了那小女孩子走去，至今各地尋訪，杳無音息，

老伯也不知道他的蹤跡麼，隱君搖頭答道，這事我原料着一半，棄家撫孤，却未想到，你學業尙差，如何與凶僧一齊，這廝機警刁詐，他今夜已早料透全局，祇不知我們會來罷了，他叫你來此，並未安着好心，廟前一帶，必另伏有一人觀風，否則他也不會坦然在廟中打坐，今日如無這場波折，他知奪寶人多，恐你洩漏，定要拔你短梯，殺以滅口，現有這幾人知道，反正隱瞞不住，你未違忤他的意旨，異日相遇，祇把奪寶時情一說，且他成功，用你不着，故此走去，便無妨了，能躲得最妙，肩上浮傷，我給你上點藥，即日便愈，此時可代我將那根坎離釘尋來，隨往千松岩，住一二日，如無什事，同往黃山，於你多少總有益處，也不枉你受傷一場，你意如何，蘇同大喜，重又向狄錢二人，行禮陪話，逕去草裏，將釘尋來交上，錢應泰聽他竟是蘇笠之姪，無怪年紀青青，有此本領，當時聽出了神，竟忘起身，見老少三人將走，才重行作別，隱君道，錢兄方在失意，我本不應以瑣事相煩，但是我這世姪，尙有行囊，在那廟內，有這些時談話耽擱，凶僧即便繞道逃回，也必防我追蹤，取物他去，不致遇上，但天下事，常出情理之外，故人子姪，我實不願他和凶僧再有糾葛，好在錢兄必由之路，可否今晚或明早行時，代往一取，命人送至萬松岩，老夫願通下煞星相之學，日開看錢兄相法，他年尙有風波，回去當爲錢兄卜一卜，明早人來，有一信奉，或可作一趨避，彼此兩益，不知可否，凶僧雖然萬惡，却講硬氣。

自問手到必死，聲言凡他手下逃生的，算是隔了一世，多大仇怨，也都水消，須另有新的過節，始行爲仇。縱然狹路相逢，鏡兄不動，他決不動，我這老賢姪一去，就難說了。鏡應泰接口連聲答應，並說此後勉爲善人，恩怨皆空，回去遣散門徒，便妻和子，覓地同隱，取物決定親往，明日午前，必至萬松崖領教，並指明石庫內地道複室，和埋藏金銀之所，以備取出施與貧寒，隱君見他居然改行爲善，好生心喜，互相作別，各自歸去，時近黎明，天空雲霧迷濛，還未見亮，到了萬松崖，周鼎已然醒轉，隱君對狄遁遁，那七指僧，和毒蛇一樣，見人就傷，照例手不留情，何況你又在追他，適才當着外人，見你無什異狀，以爲老弟手疾眼快，未受暗算，不會細問，此時看你左肩，較右肩微高一些，頗似中了人家勁氣，你追他時，可覺得有什東西，打到身上麼，這廝練就絕好氣功，摘葉飛花，打人立死；不可大意呢，狄遁聞言，才想起飛身奪寶時，被凶僧打了一暗器，祇覺其物甚微，觸肩迸落，後在崖上，覺着左肩微麻，急於和隱君相見談話，也未在意，這時被隱君一提醒，立覺左肩胛一帶，又麻又酸，隔衣揉按，此息彼起，似在有無之間，捉摸不定，情知不妙，自忖出世以來，並未吃過人虧，看凶僧本領，與己不相上下，便是這類勁功也有甚深造詣，祇不過邪正之異，不肯作那鬼蜮勾當罷了，如在平時，不問白日黑夜，是硬敵，是閃躲，卻決不會被打中，偏生一時疎忽，不知另有能手伺側，又當寶光奇亮之

際，驟然一黑，對方暗器微小，近前始聞破空聲息，身在空中，僅躲過了要害，尙幸是當時見機，沒有和他硬撞，否則打中後腦，焉有倖理，萬里遠出，第二次和人交手，便遭挫敗，好生懊喪，見隱君還待他回話，便將前事說了，隱君道：老弟不要難過，他也知你難惹，才在逃時，下手暗算，你並不算跌倒他手。這暗器沒槍起誓，想係竹木製的了，你且脫下衣服，我看傷勢如何，狄通穩下左袖，露出肩頭。隱君見後肩脾上，有兩個青色指印，深入腠理，不禁眉頭微皺說道：這筋所練勁功，專傷能手，敵人氣功越好，傷得越重，照你功力，本可無傷，偏被打中後肩脾穴道，如換他人，此臂必廢無疑，就這樣也得幾天，始能將這片淤血滯氣，逐漸融化呢，狄通憤然不語，由此益發痛恨凶僧，誓報此仇不提，蘇同先聞隱君之言，細看狄通，兩肩好好的，並無異處，還在奇怪，自己也曾親見凶僧，與人惡鬪，好久不分勝負，那有道等利害，及至脫衣見傷，才知果然想起前些日，和凶僧鬪，已非一次，凶僧也曾屢說如違他命，便要置己於死的話，得免於禍，真是聞不容髮，好生心寒不置，隱君先給狄通，運用氣功，揉按一陣，青痕漸淡，也不再暈開，隱君令他安歇，自代錢應素卜了一卦，樓中糧肉酒食，一切均備，蘇同便去料理早飯，飯熟後，申林始率母歸來，狄通也自起身，大家相見敘禮，一會錢應素到來，說昨晚回去，先到廟中一看，凶僧不曾回廟，並無行李，祇有一個小包，想已事前帶走，蓮座上放着蘇

同的衣包，下面壓着一張字條，大意說蘇同小童無禮，不知尊卑，本當取他首級，姑念委刀之勞，人尚誠實不欺，權饒一命，今晚的事，早已安插有了成算，另有一人相助內應，並不是蘇同的功勞，此人先在廟前守候，報信以後，業往前途等他，行那拜師之禮，自己年老，早想收徒，本心想收蘇同，誰料不知好歹，今已分手，寶物必落己手，切誠向人洩露，否則休想活命等語，拿到家內，一查衆門徒，日裏和俞尤二人入庫盜寶的，百步飛蝗金健，已早不知去向，問起俞正，說由萬松崖回時，他曾叫己先行，拉了尤嘉落後盤倒，約有半個多時辰，才行追上，到家問他，說口風甚緊，沒有問出，後來又走出了好大一會才回，有人問他，說是出恭，見月色甚佳，耽玩些時，走時匆忙，大家衣物，均未取出，他夜裏曾背人向別的同門，湊借了二十兩銀子，離廟早託人與他老兄送去，託做些衣服穿，尤嘉走前，就無人再見他了，此時因師父有命，明早有事，各自安歇，好些人俱知裏下尤嘉的手，誰也不會留意到他，想係途中，和尤嘉問答，被凶僧聽去，後又跟來，恰值金健外出，被他收伏了去，也未可知，如今衆徒已然給資遣散，祇有曹豹堅持相隨，死不分手，現護眷口，在前途相待，尤嘉尸首，也念在師徒一場，就地埋葬，特來送還包裹，并請指點迷途，隱君交他一封柬帖，命其日後開看，隨洞中地道，錢應泰道，我也是到此方知，平日藏的金資，早已運去多半，昨晚分散的便是，洞中所存，尚有萬金上下，道

地道共是三條。內中一條，原本沒有，去年忽然地陷，先用大石蓋上，漸漸堆了一座假山，據我觀查，恐還有路通到遠處，不曾發現呢，隱君便令他同往指點，果在後洞。發現許多祕奧所在，將藏金全都取出，隱君令他隨意取攜，並將遺存衣物取走，錢應泰道，我此時全家不過四五口人，已有不少資財，後半生儘可混飽，多取無用，就煩蕭老前輩，代爲施捨，稍減我平生罪孽吧，隱君見他，一物不取，知他不好意思，便不再勉強。錢應泰慇懃請教了些話，隱君道，錢兄昨日小控，便自放下屠刀，可謂大澈大悟，按說本鄉隱居，原地無妨，祇是門下徒弟太多，良莠不齊，借此一舉，離開他們，將來要免去許多煩惱糾纏，到也甚好，隨說隨命周鼎上前拜見道，昨日來時，無心中救得此子，因見他資質甚好，小小年紀，有志好強，老朽世外衰年，已有多年不再收徒，一見心喜，定是前緣，現將攜他，同往黃山授業，但他空人，遠在蘭溪，尚還不知此事，難免憂急，錢兄此行，正好取道於此，我致他父兄一函，就煩便中一繞，代爲送去吧，此子生具異相，面黑如漆，自頸以下，皮白如玉，錢兄不妨認清他的面貌，他年相見，就不難認出了，錢應泰雖已覺悟前非，但他一日夜間，連遭險難，把平日那大名頭聲勢，鬧得瓦解星分，終是難免懷喪，心又惦念着前途的妻子，匆匆接過書信，看了周鼎一眼，並沒體會到隱君語有深意，見話說完，起身告辭，反是周鼎，聽師父一說，對他留神看了又看，隱君料他無顏再

在當地逗留，急欲他往，也不再挽留。錢應泰父和狄蘇申三人，一一作別而去，走後，隱君嘆道，此人平生，祇是胸有城府，忌嫉心重，每年雖也做一兩次綠林生涯，並不輕意殺人，所劫都是些該當遭報的貪官污吏，此外並無大惡，仗着行事不輕樹敵，胸有成竹，交遊更廣，在江南享了多年盛名，不想近年所收門徒太濫，往往狐假虎威，橫行霸道，他又愛護慣，才有今日這場慘敗，看他昨晚今朝行徑，到也不失英雄本色，祇是面上晦氣猶重，適占卦象，我素來與人爲善，他既求我指點迷途，說不得祇好煩老賢姪暗中前往，助他一臂的了，蘇同便同地點時刻，隱君道，照囊卦象，揣測此事，也由媧皇至寶而起，仍有內賊，錯在他遣散門徒之時，礙於臉面，沒有明說昨夜實情，門徒均未見過凶僧，本就不肯深信，見尤嘉不歸，師父又忽然遣散徒衆，攜家遠遁，難免有人恨他薄情，在外張揚，恰被那另一尋寶能人聽去，以爲此寶尚在他手，向他硬討，他雖敗於凶僧之手，畢竟也算是個成了名的人物，怎肯平白受人欺凌，兩下話不投機，爭端即起，他又決非那人對手，我如親往，事可立解，但我又決不願與那人相見，難得老賢姪在此，正好相煩代勞一行了，事情發作，必在未抵蘭溪以前，他帶有家眷和行囊箱篋，爲避人跡，必走小路，不能走快，你昨晚未睡，此時可去安歇，到了黃昏日落，吃罷夜飯，再行起身，照你腳程，大約三更前往，到了天目溪，他必在鎮上客店之中住宿，等候明早雇船，改走水路，那鎮

上人烟稠密，爲附近各縣，入江孔道。他那對頭，就在店中，也不下手，必定沿江尾隨，到了江寬地曠，無人之處，不是借載爲名，便是飛越江面，上船拜望，你可假作盜賣之人，先到店中，故意窺探，使那對頭看出。他本拿不準此事真假，樂得有人給他做試金石，好坐山觀虎鬪，於中取利，次早必讓你在前尾隨，他却跟定了你，到了適當地方，祇做不知，先他上前借載，你有多大本領，不妨都使，錢應泰此時已見過我的東帖，見你到來，自然心照，你祇照真的一樣，和他硬要，他有了落場，便可借題發揮，照我東帖行事，無須和來人對面相爭，化險爲夷了，你再和他化敵爲友，兩俱無傷，事畢回來，我已起身，可去黃山始信峯相見便了，蘇同一領命，到時自去，隱君親往地道中，巡視了一遍，將各路口堵塞，仍存庫內，給申林取了五十兩銀子，爲老母甘旨之奉，所有錢應泰留的金銀，一併封存庫內，等將來設法散放，到日另有人來交派，衆徒黨遺留的衣物錢鈔，尙有不少，錢應泰遣散徒黨之時，雖曾分贈鉅金，再三誥戒，不令再來，內中難保有那沒品的人，探知強敵已走，生心偷盜，報復前仇，早晚有事，也須早爲之備，就這萬松崖，目前已非善地，無奈當地尙有他事未了，必須留人坐守，隱君便將奇門遁法，傳了申林，并在樓前一帶，設下禁制，使外人到此，如入武侯八陣圖，不能隨意進出，把那衣物錢鈔，仍置原處不動，俟將來人擒到，再行發還，又指示了一番應付機宜，申林領命叩謝歸



恩，隱君狄遁隨向申母作別，一同回轉黃山，仍中隱君抱着周鼎，一路無話，趕到黃山腳下，先在湯口，給周鼎購製了些衣物，然後往始信峯進發，周鼎連日親見許多奇蹟，一心一意相從隱君，學習本領，已不再想家了，黃山博大雄渾，蒼茫深秀，後有松濤雲海之奇，景物佳妙甲於寰中，周鼎年齡雖幼，也覺觸目新奇，觀賞不盡，三人不消多時，到了始信峯下，峯居山中絕頂最高之處，隱君在上面，闢了一個洞府，石室之間，修然絕塵，洞外山巔平曠，專供朝夕吐納練劍之用，另外就峯腰巖洞，向陽之處，建了兩間茅蓬，由一蒼猿看守，茅蓬以上，形勢越發峻險峭拔，人不能上，因周鼎年幼乍來，頂上高寒，晝夜山風凜冽，難於禁受，祇帶到上面，看了一眼，仍帶下來，命住茅蓬以內，先隨蒼猿，練習攀援縱躍，鍛鍊筋骨，早晚兩頓，除糧米外，向服松子黃精等輕身益氣之物，狄遁住在峯頂，無事時，也常來指點，周鼎生是異稟奇資，隱君見他用功愛好，異常鍾愛，安心成就，又給他服了許多靈藥，不消半載光陰，練得骨髓堅凝，精力健強，居然可以獨自上下峯頂，攀援輕捷，縱躍如飛，隱君見他胆大心細，身骨結實，這才漸漸傳他武功，周鼎也真聰明，一學便會，一點即悟，隱君祇恐他根基不固，不肯多傳，從無不領會的，蘇同已早把事辦完，不到十天，便自回，狄遁同往峯頂，隨隱君學了好些絕技，見周鼎如此穎悟，也瞞着隱君，偷偷教他學那蘇家獨門傳授，漁珠鑿法，一晃數年，蘇狄二人，先





進，迥非昔比，如有爲難之事，可去尋他商辦，自有處置，另外兩封東帖，關係着當年一位知己深交之後，爲師出世以來，極少受人恩惠，祇在少年時，雪中病倒建德江邊，幾乎身死，被此人行舟路遇，扶上船去，同往他家，延醫調治，得慶更生，相談投機，成了至交，以後常往他家，還用過他不少銀子，因此人乃書香世族，富貴之家，祖德甚厚，子孝孫賢，從無橫遭之事，直到他老死，兒孫成立，我也隱入山中修道，始終沒有報恩機會，日前占卜卦象，算出他家，有一惡人，苦苦尋仇不休，雖有人暗中相護，虛驚在所不免，可照東中之言行事，便能消禍無形了，周鼎領命拜謝，隱君又命即日啓行，祇得行禮拜別，走下峯去，蒼猿本是靈物，周鼎從小隨他長大，彼此言動，都能心領神會，一聽要走，甚是依戀，蒼猿便教他向隱君求說，准許蒼猿得暇，常往蘭溪看望，盤桓些日，周鼎自是心喜，正要跑回峯頂，向隱君求請，忽聽隱君在峯上喝道，無知孽畜，枉自苦修多年，又動塵念了麼，蒼猿聞喝，嚇跪在地，戰兢兢不敢再則一聲，周鼎那裏還敢開口，重向峯頭，拜了幾拜，往山下走去，別緒縈心，前途成敗，又難逆料，獨自一人，踽踽涼涼，往前疾走，也說不出是憂是喜，走到黃昏日落，眼望梵宇在望，出山路近，正要走向廟中投宿，忽聽老遠一聲猿嘯，回頭一看，落霞迴光，暝色昏茫中，只見一條灰色影子，從老遠山頭上，星馳電掣，飛也似趕來，知是蒼猿送別，停步等候，晃眼到達，一人一

猿，尋了一塊山石，攜手並肩坐下，蒼猿比二手勢，意是說自周鼎行後，隱君未再呵責，將來如往蘭溪看望，即便知道，想也不致怪罪，現乘師父入定，特地趕來相送，並勸周鼎，此番下山，務要好自修爲，以爲二次入山之計，師父神氣甚是看重，切莫自誤等語，蒼猿一來，兩下慇懃握別，誰也不捨分手，蒼猿不見生人，周鼎也不想再往廟中投宿了，談到半夜，蒼猿又去採了些山果，與周鼎一同吃罷，勸周鼎與其枯坐不睡，何如且走走談談，免得多在山中耽擱，周鼎道，聽師父說，見有廟宇，出山便近，那旁已見廟牆，想離山口已近，前行漸有人烟，於你不便，何如這裏多聚些時，天明分手呢，蒼猿聞言，縱身看了一看比道，這一帶我以前來過好幾次，那廟是個無人住的破廟，離出山還有好些路呢，我們還是走吧，正和周鼎連叫帶比，忽聽嚕的一聲鐘響，接着鐘磬木魚之聲，雜以梵唱，從破廟那一面傳來，月夜空山，入耳清越，周鼎小時，原見僧人做佛事，便對蒼猿道，你說破廟無人，怎有鐘魚誦經之聲呢，蒼猿聞聲，也覺奇怪叱道，你今日誤繞文筆峯，走錯了道，這一帶山勢偉險，僅有左右一畝平地，素少人跡，這坐破廟，坍倒年久，做了蛇獸蝙蝠窟穴，殿宇早就坍塌，從沒見過一個僧人，這鐘聲來得奇怪，如果有人，必非尋常，反正無事，我們探看一回如何，周鼎年方二十，當即喜諾，蒼猿教他，到了廟前，不可聲張，祇可暗中窺探，如見有人，須看手式行事，可見則見，說走就走，以免對

方不是好人，惹出亂子，師父見怪，周鼎暗忖，這條出山路逕，乃師父所指，沿途留心，並未走錯，許是知我今日出不了山，令我繞道來此投宿，也未可知，怎蒼猿說我不能隨便見那廟中人呢，想了想也沒和蒼猿說，便一同起身，所行之處，正是鐵扇坡，往天都峯去的一條僻路，被兩崖圍住，越過連雲障高崖後面，樹林之中，這時碧空晴宇，淨無纖雲，空山幽寂，萬籟俱寂，除一人一猿外，更無一個人跡，周鼎隨了蒼猿，由一片疎林中，踏着滿地松陰落葉，靜悄悄的穿過，耳聽廟內鐘魚梵唱之聲，兀自未歇，空山迴響，混漾林樾，聞之令人神清意遠，悠然有出塵之感，蒼猿聽出鐘聲有異，知道廟中之人，決不好惹，再四警誡周鼎小心，把步履放輕，以防警覺，周鼎隨口答應，心並未動，再越過兩個坡陀，和一條小溪流，才到廟林外面，祇見廟牆殘剝，掩映林中，月光之下看去，古意蒼茫，倍覺幽靜，蒼猿領了周鼎，捨却正面入林小徑，逕由廟後方繞進林去，行進廟前一看，廟牆盡圯，廟牆除了來路所見的兩面斷壁頽垣，僅當中大殿，巍然獨存，但是殿角鴟吻，俱已不知去向，窗門無着，殿牆也坍塌了一大片，殿中佛像，殘破斷裂，東倒西歪，全沒一個整的，地面上雜草野花，奪磚而出，殿頂上漏下來的月光，不下數十處，端的荒極，環殿四外，却見不到一塊廢磚斷瓦，院落本大，還有兩行參天杉檜，繁陰森林，山門，地面上也乾淨淨的，連片落葉都無，彷彿有人常時在此打掃神氣，鐘魚梵唱之

聲，却在對面斷牆以外，不在廟內，循聲走近，經魚之聲，忽然都寂，羣猿教周鼎，從斷牆缺口，往外探看，才知廟外足跡未經之處，還有大片空地，和一條小溪，倚着斷牆，建有三間結茅爲頂的小屋，環屋三面，滿植花卉，磚瓦俱是破廟故物，適才鐘魚之聲，便由此出，最奇是所撞的鐘，高身過人，竟懸在一株大有數抱，離地三四丈高的古松虬枝之上，周鼎暗忖此鐘，離地如此之高，如何撞法，再說這般沉重的東西，樹幹上並無滑軸，繫鐘的索，又短僅二尺，是如何懸上去呢，方自驚奇，忽聽屋內有人笑語之聲，好似兩個女子，在那裏談論什事，方要側耳靜聽，忽又聽一年長婦女喚道，你兩個晚課已完，不趁月明，往外面練習劍術，儘自說笑，有什意思，不久就要遠行了，玄兒還不留心，跟你師姊多練習幾次，異日吃了人虧，莫來怨我，內中一個答道，弟子已然催過玄妹兩次了，他說本門劍術，業已練習，今晚情緒不佳，不用練了，年長的一個又道，胡說，他還差得遠呢，你二人快去，我寫完這一封信，就出來指點，說罷，似聽二女咕噥了幾句，條的屋門口一亮，走出兩個白衣佩劍的女子，一個身材略高，年約二十左右，較矮的一個，看年紀不過十四五，俱都生得玉比精神，花爲容貌，又穿着一身素白的衣服，月下看去，更覺英姿颯爽，黠麗若仙，容光照人，不敢逼視，周鼎越發奇怪，荒山廢刹之中，那來這樣非尼非道的俗家少女，見蒼猿正悄悄扯他衣襟，擺手示意，叫他走去，因聽說要在月下練劍，

正觸宿好，如何捨去，悄悄回手連搖，不肯離開，蒼猿無法，祇得又打手式，誥誡周鼎，千萬不可出聲妄動，被人窺破行藏，非同小可，周鼎雖點頭應諾，貪着偷看，仍未十分介意，蒼猿見藏伏牆缺，正當轉角回進之處，兩邊尚有餘磚，孔也不大，加以藤掩蘚蔽，牆次怒生如麻，由裏外望畢真，由外望裏，却非近前撥開藤蔓，伏孔細諦視不可，牆外又是大片花畦，二女已向溪邊空地上走去，不曾留意及此，也就罷了，這時二女已然停步，年幼的一個道，意姊，我沒見你這樣做姊姊的，一點也不疼愛妹妹，眼看姊妹聚首，不幾天了，還這樣使促狹，自己全不想想，即便我陷身紅塵，不能貫徹初志，你不是也沒有換服披剃麼，長女微笑道，好心好意，怕吃外人的虧，教你出來練劍，反說我不好，難道師父他老人家，也使促狹麼，休看我還未正式身入空門，那祇是時機未到而已，近十年來，師父已會得我三次下山歷練了，可有絲毫牽纏之處，緣雖數定，事在人爲，人定則可勝天，自己得信，焉就心虛，可知沒有真實把牢呢，少女聞言，急得嬌嗔滿臉道，你怎知我沒有真實把牢，此次出山，我反正對人無理，誰祇一招我心煩，我便要他的命，你放心，決不現世在你眼裏，長女笑道，你這就不對了，師父命你出山，是積修外功，難道叫你隨便殺人麼，自己心意拿定，便多與人交往何害，實告訴你，越怕事，越有事，不是躲得掉的，你不理人，自會尋上門來，眼面前就有人要尋到，莫非人家無心經此，無緣無故，當着師



父你就敢拿人家開刀麼，說時，少女已疑心到有人窺伺，正在圓睜妙目，四下張望，及被長女一指，便自覺查，更不怠慢，手摸腰間，嬌叱何方鼠輩，敢於來此窺探，聲遠未住，早把手一揚，一連三點寒光，照准周鼎潛伏之處打去，蒼猿見長女一指，知道蹤跡敗露，大吃一驚，忙拉周鼎逃時，偏生周鼎，伏身牆缺孔中，延頸外望，看出了神，並未覺查，直到被蒼猿一拉，少女暗器，已然發出，才得知曉，牆厚孔深，急切間退避不及，這時情勢，真個危急萬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周鼎倉皇却避之際，敵人暗器，將要穿孔射入，倏地眼前一花，三點寒光，倏地分化，由少變多，耳聽錚錚接連幾聲響過，寒光互相激撞，準頭一斜，直似星隕花飛一般，逕由周鼎面前，斜飛過去，紛紛撞落牆外花畦之內，精芒耀目，寒風颯然，拂面而過，咫尺牆缺，不過尺許，來勢疾同電射，稍快一些，或是後面寒星追得略慢，必被打中而門無疑，不由把周鼎，嚇了一大跳，也沒看清楚裏，便慌不迭的，退了出來，驚心乍定，想起少女，無故暗器傷人，太已可惡，不禁有氣，還想縱過牆去理論，蒼猿識貨，看出二女利害，寶劍更是神物，不受傷已是便宜，連忙一把拉住，勸他快走，周鼎心終不服，正和蒼猿爭持，耳聽長女隔牆，向少女說道，你是瘋了吧，怎無緣無故，下手傷人，師父知道，着他饒你，少女怒道，常言道，夜入人家，非奸即盜，如不是你將我的三才釘打歪，容我打瞎他那一雙鬼眼，也好警告他的下次，師父教

訓，也有話說，你不是也殺過兩個小賊麼，今晚決定饒他不得，再不敢放手，我就急了，長女冷笑道，這個不是小賊之比，再說人家，又是無心，都是你撞火鐘招來的，怨着誰來，真要和人動手，打量你本領太着呢，你當人家，真怕什麼，人家沒帶着兵器，是好的，把師父今日給的寶劍留下，各憑空手，見個齊下，你就去吧，我可是任誰不管，祇作旁觀，丟人真怪，少女怒道，似這樣無知蠢物，也配拿我寶劍殺他，劍給你，周鼎從小隨師父，學了一身武功，初出茅廬，難免自負，一聽少女罵他，無知蠢物，不配污那寶劍，越發怒不可遏，蒼猿的手，剛自鬆開，還未縱起，少女已說到末句，祇聽一聲嬌叱，聲隨人到，一條白影，似箭一般，隔牆飛落，指着周鼎喝道，大胆小賊，今日叫你來得去不得，說罷，猛伸皓腕，縱身便打，這一盪面，周鼎越覺那少女英姿玉貌，美豔若仙，竟忘了他適才身手，想起師父戒條不准欺凌軟弱，似此盈盈弱質，怎禁摧殘，不如和他好說，理論明白了是非一走，免得傷他，不料少女滿面嬌嗔，不容分說，就動了手，暗忖這丫頭，太已強橫，自己雖不該深夜窺人家室，也祇是見獵心喜，想開眼界而已，有什過處，何致就這般趕盡殺絕，不禁二次怒發，一面讓過來勢，急架相還，先還意存憐惜，祇想點到即止，圖了十來個回合，少女見敵人並非易與，惟恐輸口給長女，又氣又急，竟把全數師傅絕技，施展出來，周鼎見不是路，初次遇敵，便吃一女孩打倒，豈不丟人，異日何顏回山再見

師父，心裏一發急，也把師門心傳，盡量施爲，兩下冤起鶴落，虎躍猿騰，盡打有半個時辰，未分勝敗，少女原知道一人一猿的來歷，和周鼎鼎如此拚命惡鬪，可是別有用意，又吃長女事前一激，立意非將周鼎打傷才罷，所以彼此名姓來歷，都不通問。上來纏打，及見打了一陣，不但沒有佔着上風，招格迎拒之間，反吃敵人的手，屢屢挨觸到粉腮玉臂之上，那處蒼猿更壞，雖不上前相助，却圍睜着一雙怒眼，亂定自己，口裏不時怪叫，幾次看出敵人纏繞，要下蕪手，俱被他一叫，敵人文時變換身法，轉危爲安，有時還幾乎因而吃虧，好似從旁指點一般，再打下去，休說取勝，恐還要敗於人手，方知上當，不該逞強，把利器交給長女，耳聽長女索聲吃吃，似在滿頭亂戰，越戰越勇，越恨越急，周鼎內功根基深厚，又是越鬧越勇，少女心躁氣浮，漸漸不支，正在危急，猛想起寶劍雖不在手，腰間現有獨門暗器三才釘，這可沒說過不便，何不假裝打他，想到這裏，寶劍破綻，罵道，小賊滾吧，我沒功夫，和你打了，喝罷，脚尖點地，縱身一躍，便是十來丈高遠，周鼎自是不捨，剛要追去，身子還未穩起，忽聽牆頭上，有一女子口音喊道，素練打不過人家，快發暗器呀，一句話，周鼎驚起，猛想起牆穴窺探，竟爲少女暗器所傷，你會難道我不會，忙將暗器所贈彈珠鍊，取在手內，跟蹤縱起追去，少女聞得長女喊聲，甚是氣忿，暗忖我這三才釘，百發百中，你就提醒他也沒用，念頭動處，身已落地，回顧周鼎縱

身追來，心中暗喜，揚手處，三點寒光，似流星一般，脫手飛出，周鼎因鏢沈力重，如被打中，非傷即死，本心不願傷他，雖然取鏢在手，一心祇是防備，並沒發出，這一來却好，心却得了好報，見女暗器發出，喝聲來得好，也把三隻連珠鏢，照准三點寒光打去，這時兩人俱已落地，相隔不過四五丈，少女寒光飛至中途，周鼎的連珠鏢，也自發出，一鏢守，一個是攻，得不恰好，兩個正着，兩鏢釘釘五響，火星迸射，接連又是丁璫幾聲響過，三隻鏢，和三根三才釘，全都撞落地下，鏢重釘輕，又是反撞，力量更大，末一鏢更是對鏢相對，照直激撞回去，逕向少女耳邊擦過，來勢比電還快，若非少女身輕眼快，站又稍偏，差一點沒被打中，少女見狀，才知是勁敵，不禁大驚，欲待罷休，一則不意鏢口，二則敵人還在窮追，急得獠牙亂挫，嗚呼一聲，我與你這小賊拚了，翻身一躍，縱回當場，迎着周鼎，又抄起來，武家對敵，手脚身法，無論如何迅捷猛烈，心神最主沉着，切忌浮躁，原不是負氣的事，少女心高好勝，久戰無功，屢遭激怒，本來愧忿交加，這一情急，越發暴跳，恨不待當時便要了敵人的命，祇知專用殺手進攻，全沒顧到身法步法，已失準則，如何能以取勝，還算周鼎，跟他打得時候一久，越覺此女本領高強，心中起了佩服的念頭，又因自己黑夜窺人婦女，也有一點理虧之處，好在少女來勢雖猛，手法漸亂，憑本領足能抵敵，吃不了虧，祇管隨機應付，却不肯下手傷他，這才扯了個平

手，又經半個時辰過去，仍然不分勝負，周鼎祇守不攻，越發裕如，少女却因勢子太猛，已累得香汗淋漓，漸漸有些氣力不濟，偷瞥長女，仍在牆頭觀戰，有時還愛句把冷話，暗付師父雖是出家多年，但他性情，決不許人在他門前逞能猖狂，更沒有坐視他的愛徒，挫折在外人手內的道理，一封書能寫多大時候，這裏動手許久，如此惡鬪，也不會不聽見，怎竟不聞不問，再說師姊，與自己多年同門，情如手足，適才不過鬪幾句嘴，有什麼仇恨，不特坐觀成敗，反而用言相激，將寶劍要去，又從旁提醒人家，分明暗助敵人一般，緣因來人是始信峯蕭隱君的門下，不便傷他，也該出來勸阻，才是道理，這廝本領實是不弱，再打下去，敗在他手，我固臉上無光，他師徒兩個，不也跟著丟人現眼麼，邊想邊打，心神不屬，手法自越散慢，周鼎先想他知難而退，打了半夜，偶望月色西斜，疏星朗耀，知離天亮將近，忽動思家之念，心想此女不知進退，一味尋鬪，天亮還要趕路，不給他鬪苦戰，何時是個了局，想到這裏，忙把手法一緊，變守爲攻，少女忽見敵人大展身手進攻，暗罵小賊，像原來不是自知理虧，故意相讓，竟是等我力竭，乘隙取勝麼，休說我不致便敗，即便暫時敗在你手，今生今世，也決不與你干休，當下把心一橫，大罵小賊，鬼計騙人，決不饒你，一面也鼓起餘勇，奮力抵禦，鬪不幾個照面，終於氣力不佳，手忙脚亂，暗道不好，如被此人擒住打倒，丟人更大，不敢遲延，賣個破綻，雙手先破周鼎酒

金錢的掌法，緊接着仙鶴亮翅，虛晃一招，身朝後微仰，同時腳跟往地上一踹，準備倒縱出去，誰知周鼎沒看出他想法，但是氣充力沛，手法却快得多，見他雙掌同揚，似朝兩腕間斫來，上邊推窗望月，往外一分，腳底跟蹤縱起，原意敵人門戶大開，已見敗狀，居心不願使他重傷，打算破了來招之後，就勢猛勢撲球，給他扇背一擋掌，打個便罷，忽見敵人雙手猛然掣回，上身後仰，來招竟是虛的，才知想迷，自己業已起步，更不怠慢，忙把左手縮回，防他另有巧招，右手同時變招，化爲烏龍探爪，往前一探，正趕上少女奮力縱起，因是四肢全身，一齊用力，萬不料敵人來勢這般迅速，雙臂正由上往下，用力猛撐，顧不到迎禦，總算兩下都快，沒未敵人抓到身上，可是胸前衣服，已吃周鼎三指抓住，少女用得力大，豁的一聲裂帛之音，人雖纒出老遠，胸前衣服，已吃周鼎扯破撕下一大條來，當時打得興起，竟忘了停手，少女一逃，不知不覺，也跟着縱身追去，少女見衣服撕破，又羞又急，憤火中燒，急切間沒法報復，二次又把三才釘取出，揚手打去，蒼猿在旁知蘇同贈與周鼎的連珠鏢，祇有三盞，業已發完，見他窮追，連忙急嘴示警，周鼎人已縱在空中，聞得猿嘯，才想起少女暗器利害時，少女的三才釘，業已連珠發出，周鼎人未落地，便瞥見少女一揚手，三點寒星，迎面而來，一身內功，別處打中，還不要緊，面上却非小可，忙運氣功，隨着下落之勢，用手護住面門，以防打中雙目，伸左手便接，不知三

才釘與別的暗器不同，少女打得又準又快，頭一下接到手內，覺得擦手奇痛，隨着二三釘又到，知勢不佳，不敢硬接，百忙中把身向側一橫，兩釘擦耳而過，相差不過寸許，擦被打中，方要喝罵，少女看出她手忙腳亂，心中大快，把兩套釘又取在手內，連續發出，剛鼎人剛落地，還沒落穩，猛見少女一揚手，又是數點寒星，匆遽之中，萬難閃躲，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聽當頭一聲斷喝，竟又快些停手，緊跟着一條人影飛落，恰好攔在頭裏，形勢尚未看清，下丁幾聲響，那顆寒星，已全被來人一掌接去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一個老年尼姑，光着個頭，濃髮上盤絲如髮，兩道壽眉，斜飛入鬢，又長又寬，眉下雙目，幾乎合成兩條，又潤又長的細絲，似一對鳳之翎，似有光芒四射，感鼻開口，貌相奇古，身材矮小，氣度却極端莊，左手拿着付金釧，指甲甚長，右手拿着一根兩寸來長，半截帶有利齒，似釘非釘的暗器，忽然俯過身來，含笑說道，這三套釘，用五金之精煉成，專與會硬功的人爲難，你那三套暗器，都被傷殘，人手如何能接，你手受傷了麼，周鼎果覺左手有些濕陰陰的痛，一看血已流出，因見老尼詞色和善，料無惡意，猛觸靈機，想起前事，師父命繞遠道，必有原因，師徒如此利害，碰巧還許是師父的朋友，想到這裏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恭身施禮答道，手雖受傷，尚無大礙，弟子原是回家省親，路過此地，聞得鐘聲到此，以爲有廟，打算借宿一宵，無心遇見兩位姑娘，月下習武，偶然見獵心喜，妄想長點

見識，偷學兩招，致將小姑娘觸怒，連發暗器，未被打中，自知失禮，本欲退去，不料那小姑娘，苦苦追過牆來，辱罵動手，迫於無奈，祇得還手，第二次又發暗器，被我用鏢打落，家師平日不許弟子學習此道，鏢乃朋友所贈，共祇三隻，業已用完，等小姑娘二次連發暗器，身子懸空，無可抵禦，才用手去接，不想如此利害，若非老師父趕來解圍，定然受傷無疑的了，所有經過，還有一位姑娘在旁觀戰，均所目覩，還待往下說時，老尼攔道：這些事，我已盡知，不必說了，看你身法家數，雖然功候尚淺，頗似老友蕭隱君的傳授，你可是他所收的弟子周鼎慶，周鼎一聽師父是他老友，不由大驚，連忙重又拜倒說道，家師交遊甚廣，弟子自小從師，才十餘年，沒下山過，前輩尊長，見到的不過十幾位，和家師有深交的尙多，好些位未聽說起，不知者前輩，法諱怎麼稱呼，望乞見示則個。老尼笑道，我和他洞庭一別，如今已是三十七年，他返黃山，我也覓地隱跡參修，中間走火入魔，人都道我滅度，直到去年二月，我方帶了意雲玄素兩弟子，重返黃山，見這妙音禪院，殿宇坍塌，祇餘廢址，決定從新興建，以完當年夙願，暫時草草用些故磚舊木，蓋了三間小屋，以供棲息，一面募化興修，一面應人之託，參與他年雲海盛會，屋剛建成，便與令師蕭隱君，在天都峯頂相遇，前日又見了一次，我因此殿工程浩大，因獨自我慶之，實我與之，立志要勤募真寶善信，自願捐輸，不取絲毫非分之財，但是世上真





猿語，怎會知道，周鼎方說從小與蒼猿一同學武長大，彼此都能心領神會，忽想起好大會，沒聽猿嘯，四外一尋視，那有影子，老尼笑道，這畜生却也癡得可憐，他當初原是雌雄兩個，就在廟前連雲嶂上盤踞，常往廟中，竊取食物，頗有靈性，這日公猿有病，母猿妄想往我禪房中盜丹，被我門徒蔡如花，堵在房裏，他不下跪乞命，依舊抱了葫蘆和人動手，爲如花所殺，公猿愈後，兩次潛入廟中，尋我師徒報仇，幾乎喪命，又投到隱君那裏，每日跪獻花果，日久隱君憐他虔誠，令他看守洞府，漸漸傳授武功，和道家吐納之術，初意本想學成之後，再來報仇，嗣知隱君與我交好，經隱君再三誦誠，說他決非我師徒對手，我那孽徒，又因犯了戒行，身遭慘劫，才死了心，可是他還記着當年之事，祇一相遇，立即望影而逃，此時不是回轉始信峯，便在巖途等你，聞得此猿，功行大進，迥非昔比，見時可對他說，他的仇人已死，他第二次入廟時，壞了我的法器，我也看在隱君和你的面上，不再和他計較，以後相遇，無須如此害怕好了，周鼎想起蒼猿那膽怯害怕情景，原來還有這段因果，領命之後，便向妙音上人，拜謝辭別，取道回去，路上挑了一點藥粉，就血還未乾，按在手上，走沒多遠，遇見蒼猿，從前而樹林隱處跑出，迎上前來，兩下相見，一比一說，才知妙音上人，當年劍術高強，非常利害，尤其那兩口寶劍，寒光射日，鋒利無比，蒼猿曾在劍下逃生，驚弓之鳥，去時聽室中人語，甚是耳熟，二女所持

正是此劍，便疑上人去而復轉，嗣見周鼎不肯服低，少女苦苦尋闖，聽出長女語氣，頗有相祖之意，才未攔阻，不料上人果然現身，雖知和隱君交好，但是昔年曾經毀過他的法器，惟恐記着前隙，周鼎可以無礙，本身却是難說，因此慌不迭逃開，上人生具異相，當初看他，便是這等容貌，數十年不見，仍然原樣未變等情，周鼎也把上人，看在隱君面上，不究既往的話說了，蒼猿又說起上人劍術，自成一家，爲人落落寡合，極難說話，又喜讒讒，以前共有女弟子三人，這座妙音寺，原是另一個有本領的和尙住持，不知怎的，他的徒弟與上人女弟子結仇，彼時母猿尙在，有一天黃昏時分，曾見一個少年女尼，同一俗家少女，來到連雲嶂前，堵住廟門大罵，廟中和尙師徒九人，平日也頗恃強，如何能忍，出去說不兩句，一個對一個，便動了手，和尙眼看要佔上風，不料連雲嶂上，飛落一道白光，將老和尙左手斬斷，跟着又飛落下一個少年女尼，衆和尙見師父受傷，正要一擁齊上，老和尙已然喝令速退，當下率領手下八個徒弟，敗退下去，那三人追出老遠，又將有仇的和尙殺死，削了一隻耳朵回來，釘在廟門之上，兩尼入廟居住，少女走去，過了幾天，陪了上人同來，由此將廟佔住，一晃數年，和尙師徒，始終沒有再見，這三個徒弟，不時出外惹事，一到不可開交，便是上人親自出馬，漸漸有人上門尋仇，都吃上人打敗而去，沒一個找得了便宜去，最爲手狠心辣，倚勢行凶，專在外面橫行傷人的，是那個未說

髮的少女，母猿便死在他的手內，記得最末一次，自己爲母猿報仇，已被他劍光逼住，不能脫身，看神氣是想着自己號叫哀鳴，戲弄個夠，再行殺死，多虧上人的二徒弟，走來勸阻，僅允不殺，還要綁起，毒打一頓再放，忽然後殿有人放火，仇人忙着先跑，那女尼匆匆誥誡了幾句，說他師妹，性情不好，我念你爲母猿報仇可憐，放你逃生，以後再來，必難逃死，快些去吧，說罷，放了綁繩，也隨後趕去，自知潛入法壇，毀壞法器之事，尙未發覺，否則也難倖免，逃出以後，不敢再回連雲嶂老巢，竟往山深處潛伏，隔了些日，深夜偷往故居探看，巢穴果爲刀劍所毀，越發害怕，這日偶於月夜，望見隱君在天都峯頂舞劍，神妙之處，似不在上人以下，於是立志拜師，學劍報仇，每日三次，連跪獻了二年花果，始蒙收錄，後向師父吐出心意，才知此仇難報，不久仇人也因上人發覺他許多犯戒之處，與一女尼，一同逐出門牆，身遭慘死，二次再往探看上人，和救自己的女尼，都不知何往，全廟已吃人毀掉，年深月久，益發坍塌殘破，因是生息故居，母猿遇害之地，隔一二年想起，不能忘情，總往探看一次，近已多時不去，不料上人尙在人世，重返故土，看那兩個女徒，均非舊人，年紀既輕，又未祝髮，再聽二女對答語氣，好似早就算定周鼎要來，上人又如此厚待，必有深意，那藥更是靈妙，功能起死回生，所託的事，千萬放在心裏，不可疏忽，日後必有好處，二人正問答間，周鼎被蒼猿一提，猛想起適才匆匆辭

別，竟忘了拾回那三隻鋼鏢。鏢鏢可惜，意欲回去尋找，又恐二女笑他慌張冒失，和蒼猿一商量，也主此鏢必被二女拾去，早晚相遇，自曾交還，況且上人曾說，鏢尖已爲三才釘所傷，正好作爲已毀之物，存心不要，冒昧往尋，定找無趣，周鼎年青面傲，那知蒼猿有此膽怯，不敢前往，雖然可惜，祇囑付蒼猿，歸途繞道偷看，如若二女未拾，便代取回收存，見時交還，也就罷了，且談且行，不覺走向出山大道，天已大亮，晴日滿山，林烟已淨，遙望前山近廟宇處，已有山僧開門櫺汲，晨鐘處處，炊烟四起，人猿同行，蒼猿又生得高大雄壯，恐驚俗人耳目，不便再送，祇得把臂依依，懇勸重訂後會而別，周鼎從小入山，初涉人世，一切均照師父行時所教行事，昨宵未睡，鎮日勞頓，又和少女打了半夜，身子疲倦，下午行抵湯口，所帶乾糧，恰好用完，便在鎮店中住下，用師父給的銀子，買些吃食，胡亂吃了一頓，埋頭睡下，半夜醒來，假說起早朝山，喚醒店家，算清帳目，連夜起身，由此所經，都是江南富庶之區，四通八達，人烟稠密，祇要有錢，飲食起居，樣樣方便，曉行夜宿，一路無話，這日行抵蘭溪，遇見那條凶惡無比的野猪，無意中救了長兄周銘，依着周鼎，當時便要追去，將野豬殺死除害，周銘不知兄弟在外面，學了一身好武功，恐有危險，再三勸他回去，周鼎從小就戀着兩個兄長，多年不見，不禁勾起兒時天性，不忍違拗，又聽說當天是老親壽日，益發動了思親之念，無心及此，連忙相偕同回，

父母家人，因他失蹤已久，吉凶莫測，常時疑慮，忽然長成還鄉，俱都喜出望外，周鼎拜見父母兄嫂之後，自免不了一番絮問，快快樂樂，團聚了些日，周鼎又聽人談起野豬爲害傷人之事，便和父母兄長商量，要爲鄉人除害，并說自己武藝高強，除此區區野獸，決可手到成功，周鼎自小就受全家鍾愛，好容易盼得回家，看得甚重，周父子渭，雖是儒生，人極豁達，還不怎樣，周母虞氏，早聞野豬利害，那裏放心，說什麼也不許去，周銘周彝，也是極力攔阻，周鼎不敢違逆母兄之意，祇得暫時罷休，強忍了些日，那野豬傷人害畜之事，日有所聞，先還祇在金蘭交界山中出沒，後來越鬧越近，漸漸紅蓼村左近，也有了他的蹤跡，隣村被害的人，有好幾個，牲畜更是不計其數，官府枉自懸了重賞，徵比獵戶，募請名手，不但除他不了，反爲所傷，這四隻野豬，總在一起出現，走單時極少，擦牙比刀鋸還鋒利得多，跑時迅逾奔馬，身上皮粗肉厚，滿佈沙礫松香，刀斧火槍，俱不能傷，偶有一個，落在陷阱，那三個便爪牙齊施，毀阱而出，簡直無奈他何，鬧得金蘭兩地，人人談虎色變，一傍晚便路斷行人，家家關門閉戶，周鼎實忍不住，暗忖師父命我多積外功，眼看孽畜，如此猖獗，異日豈不見怪，守在家中，不聞不問，豈是英豪行徑，見父親談起，常懷義憤，比較可以商量，便同老父陳說，請其從旁勸解，又囑着母兄，把許多軟硬功夫，施展出來，周母經于渭，再三解說，略爲活動，仍是耽心，不肯應允，不料

這日黃昏後一條小野猪走了單，竟闖上門來，與周鼎鬪鬥，周鼎咬死，周氏全家驚覺，從門隙一看，見是和牛差不多大小的一條野猪，正在伏地大嚼，驚惶中，周鼎悄沒聲，已從灶間內，拿了一根火通條，和一把鐵鍬，跑將出去，周鼎要和野猪獨鬥，原可將他殺死，偏生出時，正趕上飯後，通火通條，燒得通紅，周鼎手邊沒有稱手兵刃，匆匆拿了走出，原意掩到野猪身旁，縱起當頭一鍬，不料野猪，耳目和鼻子，非常敏銳，周鼎跑得太急，被他驚覺，回過頭來，周鼎終是初次和這種猛惡的東西對敵，未免心慌，手使之物，又不稱用，右手鐵鍬打下去，惟恐不傷，左手通條，又照他血盆大口刺去，不料弄巧成拙，動手稍快，野猪見人到來，作勢衝突，把頭一低，鐵鍬正在打他頭間，受傷不重，同時那通條，也沒有刺入喉際，一下扎到舌根上面，野猪本來祇一遇敵，便要拚個死活，因自出世以來，也沒吃過這種苦頭，吃那紅火通條一扎，當時痛急，啣的一聲腐哼，血盆大口猛力往下一閉一攔，獠牙錯處，竟將通條咬斷半截，周鼎左手緊握通條，被他猛力一拗，虎口都震發了麻，那一鍬祇打得他身軀，往下略矮了矮，並未怎樣，通條又是咬折，不由大驚，恐他衝來，連忙飛身縱起時，那半截通條，一頭嵌在野猪牙縫裏，一頭刺透舌根，豬太大，有的地方，未被口涎淹滅，猶是火熱，野猪又燙又痛，又無法將他取出，急得厲聲怪吼，也不顧再尋仇人晦氣，把頭往側一偏一低，撥浪鼓般，連顛帶跳，撥風也

似，往前面山野間，驚竄下去，周鼎遠欲追趕，忽聽老母家人，急喚之聲，說是天黑路險，豬還有三隻在前，不可窮追涉險，略爲遲疑，晃眼功夫，豬已不見了影子，祇得喚出兩兄，將死牛收拾回去，由此周母才信兒子，果有本領，次早左近隣里，俱得了信，紛來勸請除害，周子涓覺着義不容辭，決計讓兒子爲一鄉除害，祇戒驚動官府，能衆人出錢，給周鼎打了一根鐵棍，一柄八稜出風鐵鎚。先還怕那野猪成羣復仇，戒備了幾日，竟未前來，祇照舊在附近傷害人畜，周鼎連尋了十來天，却未遇上，舜民到前數日，周鼎設下陷阱，內藏兩口小豬爲餌，用兩名好獵手相助，持了弩弓器械，埋伏在野猪出沒的路口上，野猪猛惡異常，無人敢攔其鋒，這兩人不過善察獸迹，能嗅看風色，祇能相助射箭發火，萬一動手，仍是周鼎獨自上前。周銘恐兄弟一人，難敵四隻羣獸，才想下這條火攻之計，準備一網將他打淨，連周鼎共是四人，帶好乾糧水袋，守伺了一整天，到了晚來，餓得那兩個小豬，在阱中連聲急叫，也未將豬引來，這晚恰又天陰欲雨，谷口一帶，更是黑暗暗的，四下悄然，靜得連彼此鼻息，都可聽出，周鼎等得好生不耐，對那獵戶道，這樣癡漢等老婆，要等到幾時，你們既會聽風聞味，孽畜窠巢，想是就在谷裏面深處，還是我自己去引他追來吧，二獵戶力說，從日裏起，就聞出野猪氣味，祇在近處，一陣陣隨風吹來，這畜生日裏歡喜幽覺，不餓不出，現在黑不久，連日附近馬橋塊鎮上，被他拖去八九條老



黃牛，大約弗曾戮擠（南方土語譏人享受之盡）完，懶怕出來，再停一歇，包他出現，並說他從蘇州應官之聘，到此多日，不能成功，多蒙大官人，喚來相助，事成之後，由他和當地幾個應募的人，同去領賞，並不出頭居功，這樣名利雙收的好事，巴不得早些成功，無奈這東西，委實凶惡，九官人多大本領，也祇一人，萬不可輕入虎穴，把命當成兒戲，周鼎年青好勝，聽他勸幾句，還不怎樣，聽到這末兩句，不由激氣，知乃兄必要攔阻，表面隨口應過，不多一會，便假託出恭，悄悄由崖後，繞向前面，再行縱落，仗着練就目力，竟往深谷之中探去，誰知道兩獵戶，乃蘇常一帶斧手，經歷甚深，所說的話，一絲不錯，那四隻野豬，果在近處崖凹中睡熟，已然快醒，周鼎這一繞，反到超過了頭，縱落之處，雖與獸窟，相隔咫尺，也曾四下觀查，一則過信野豬，必在前面深谷之中，二則天陰谷暗，豬身遍體皆黑，又隱伏在崖凹深草之中，閉目而臥，不到走臨近切，直看不出，就此錯過，周鼎走後不久，周銘見兄弟出恭不回，喊了兩聲未應，正耽心他，偷偷往谷深處探看，想分一個人，由崖後趕去，追他回來，那四隻野豬，忽在近崖凹醒轉，欲出谷尋食，聞得阱內小豬急叫，與三人說話之聲，一步一步，輕悄悄的，走了出了，二獵人也料周鼎偷往谷中探看，內中一個，自恃眼靈善嗅，能聞風遠避，又仗着身在危崖之上行走，野豬身蠢，竄躍不上，便也不計天黑行險，應聲站起，剛要說走

帶來的野豬氣味，甚是濃厚，日裏本就料那野豬是在近處，吃飽酣睡，這一聞味，照着多年來的經驗，必將走近無疑，忙一拉同伴，低囑禁聲，另一獵人，枯坐無聊，正點火吃着青條，忽然聞響，烟袋上的餘火，還未及敲滅，便見夾谷裏面，貼壁脚閃出一對拳頭大小的藍光，一望而知是那東西的雙眼，凶睛閃之下，隱隱分列着兩三尺多長的淡白獠牙影子，後面身子，漆黑一條，彷彿又粗又大，雄猛非常，也不過祇揣想個輪廓，一點也不真切，黑暗中看去，分外顯得怕人，二獵人雖是久慣這等行業，畢竟江南人烟稠密，猛獸無多，似此惡物，却也平生罕見，方自駭異，晃眼功夫，壁下跟着同又閃出三對凶睛，六條獠牙，共是兩大兩小一隻不短，時而貼壁旁行，時而走向中央，走得又輕又穩，或先或後，隱現無常，若換一個不知究竟的人望見，直似八盞藍色明燈，高低錯落，載沈載浮，貼地遊來，半箭多地的遠近，不消半盞茶光景，便自隣近，風中羶味，連周銘也覺刺鼻，因見母猪就在近處發現，並未聽他吼嘯，可知兄弟不曾遇險，心才略寬，四隻野豬，已然身臨崖下，不過兩三丈路，這一行近，漸漸看出全身，那兩隻小的也比黃牛還要粗大，看出周鼎日前所遇，還是一隻小的，大的兩隻，形態更其獷惡，正伏身往下，驚心注視，意欲等他落入阱中，便把備就的火箭射落，加擲柴草，四豬忽然一起停步，雙爪前探，身往後矮，伏據地上，爲首一隻，一聲厲吼，阱內小猪，本在餓極哀鳴，等野豬一走近，也聞

出氣味，知道不妙，叫聲早低了下去，野猪一吼，便沒了聲息，想已嚇死，爲首一隻，吼聲過處，震得山谷洪洪，洪起了迴應，立時山風大作，沙石驚飛，林樹蕭蕭恍如潮湧，餘下三豬，也厲聲相應，聲勢益發駭人，首豬猛然呼嚇一聲，直向阱上浮面縱去，叭叭嘖嘖，接連兩響，落入阱內，周銘方喜得計，連忙回身催放火箭，一拉二獵人，已然手裏身藏，噤不敢聲，接着便聽阱上下，吼嘯連連，划土斷葦之聲，刷刷晚晚，驟然並作，再探頭往下一看，後面三隻野猪，已然跑向阱旁，並未隨同前豬落阱，俱都據阱蹲伏，亂抓亂扒，怒吼不已，利爪動處，塵土翻飛，揚起兩丈來高的黑霧，阱內一豬，更是騰擲跳叫，怒吼不已，內中一隻最大的，一邊扒土，救他同伴出險，一邊瞪着一雙凶光閃閃的怪眼，注定崖上，似已看出仇人所在，大有少時欲得而甘之狀，嚇得兩個獵人，那裏還敢出聲動作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不多一會，那一丈五六尺深的陷阱，竟被三豬，爪牙兼施，扒鬆邊際，上面的土，再落下一墊，成了一片斜坡，三人在上面，祇見黑茫茫一團塵霧，裹住六團藍光，不住亂動，那知阱已毀斜，困獸就要出險，還是周銘胆子比二獵人，略大一些，心想事雖不成，樂得燒死一個是一個，祇管怕他，何時是了，念頭轉到，時機已逝，剛向獵人手內，搶過弓箭，發火向阱內射去，前豬已然揩着一身的土，快要出險了，阱內除鋪設柴草外，還有許多引火之物，本來見火即燃，無奈多半爲浮土所壓，這箭還算射得恰當，火

並不大，前豬見下面火發，猛力一躍，便到上面，並未燒着，四豬會着，各自據地怒嘯，齊朝崖頂，作勢發威欲上，一隻也不肯走去，兩縱不上，又用利爪來抓扒危崖，石土墮爪崩裂，雖然不會被他扒崩，却也令人胆寒，末了又是二獵人，望見阱內火光上湧，才想起祇害怕不是事，上面備有整束柴草，何不用他點燃下榔，雖燒不死，也可驚使遠遁，於是紛紛取火點燃，覷準豬身拋去，居然見了奇效，四豬到有三隻，吃火燎着，同時那隻又將谷口一株枯樹點燃，火勢熊熊，幾乎引起野燒，方始將豬嚇退逃走，周鼎脚程甚快，早跑出老遠，野豬吼聲，爲側崖所阻，竟未聽見，直到發火將樹引着，從遠處望見火光，才行趕回，因四豬俱往谷外落荒逃走，一隻也未遇上，火攻不成，反送掉兩隻小豬，甚是懊喪，周鼎見蘇州獵戶，果如人言，祇有張嘴，連發火都沒有胆子，帶了徒亂人意，轉不如獨自應付，靈便輕快，想要不用，周銘却說這兩人，雖然胆小無勇，究有多年經驗，尤其長於聞看風色，可以作個預防，執意要用，周鼎勉強應了，那兩獵人自從見過野豬，宛如驚弓之鳥，隨着周鼎，祇是敷衍，再也不敢嘗試，明明嗅出風色，却引了周鼎避開，以免遇上波及，周鼎外樸內秀，何等聰明，轉了兩天，便自看出，不禁又好笑，又好氣，心想這兩個蘇空頭，如不閃開，野豬休想打到，當下也不說破，推說勞乏，老早回家，纔睡，次日一早起身，帶着兩人，東尋西找，先罰他跑了大半天，估量累極，再尋一安

靜之處，取出乾糧肉脯，一同吃飽，然後笑嘻嘻的問道，我這找法，比你二人昨日……周鼎前在黃山，終日隨了蒼猿，縱躍攀援，二人那比得他過，幾次想歇，周鼎連傷……什話不聽，祇是一味苦走，又不敢和他強，早就累得力竭神疲，聞言才知被他看破，紅着一張臉，強顏說道，並非我二人太胆小，實爲這東西太以凶惡，隻數又多，恐九官人年青好勝，遇上受傷，勸又不聽，打算想好主意再說呢，周鼎笑攔道，多謝你的好意，祇是這畜生不除，人民受害太大，連日查訪，我已猜出他的來蹤去跡，也不要你二人相互動手，我大哥恰巧今日有事，沒有同來，祇請你二人在此，多坐一會，不到明早，切莫到我家去，事成之後，官中賞號，仍然有分，你看如何，二人無法，祇得允了，又說了些遇見猛獸時，應當如何閃避取巧之法，周鼎懶得多聽，敷衍幾句，手持器械，撥頭便往夾谷之中走去，走完全谷，也不遇上，又走了回來，暗忖昨日行近谷口，聞得一段羶氣，與那晚傷牛野豬身上的氣味，一般無二，方要入谷尋找，兩獵戶偏說野豬定在谷西樹林之中，白跑了大半日，後見二人遞眼色，才知他是匪怯，有心閃避，野豬巢穴，分明在此，怎的不見，又在附近野豬出沒之處，找了個把時辰，祇發現好些獸迹腳印，一無所遇，又想起前晚設阱火攻，走過了頭，谷中草深，高處幾及人肩，也許谷藏在內，適在心急走忙，還有遺漏之處，於是二次重進夾谷，走不多遠，便聞得遠遠一聲極猛厲的豬吼，心中大喜，連

忙振起精神，循聲跑去，誰知那豬，祇吼了一聲，等把夾谷走了多半，仍未遇上，斷定又是走過了頭，仍不灰心，反身回走，手持鐵棍，向深草裏，連撥帶打，漸漸走到中途平曠之處，這時日色業已偏西，谷中遍地雜草荆棘，兩面危崖交覆，日落風起，草樹蕭蕭，斜陽欲暮，餘光照到半面危壁巔際，都成了蒼白色，獨行其中，踏着石逕，迴音廓索，若有山鬼追躡，端的形勢幽危，景物陰森，令人凜然生怖，周鼎脚不停步，跑了半日，覺着有點口渴，見路旁一株棗樹，青紅滿枝，結實纍纍，摘個一嚐，竟是又甜又脆，芳留齒頰，便把鐵棍，往地上一柱，一手持鎚，勻出左手摘棗，剛想給父母兄嫂，帶些回去，忽見前面崖壁下，雜草緩緩搖動，與風吹有異，因野猪行動猛烈，先還當是蛇蟲野兔之類，嗣見草忽停搖，草中間却現出一個極大的空洞，四面的草，都往外倒壓，彷彿有什大東西，在下潛伏，心中一動，忙在草縫中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原來那一帶，有三四處壁凹，俱是野猪近日，新開的巢穴，四猪白日已然出來，吃了個飽，回谷酣眠，適才所聞豬聲，便是內中一隻大的，因早來沒有吃飽，首先餓醒，吼了一聲，往前面覓食飲水去了，餘下三猪，分踞三穴，這時相繼醒轉，因為壁根內凹，雜草掩蔽，如非走進壁下，撥草尋覓，決着不出，猪眠極酣，周鼎連找兩三次，俱在路中心撥打尋覓，所以未遇，前面這隻，恰是周鼎上次用通條扎傷的那小豬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在草裏扒行了幾步，把

子往後一矮，把頭一低，在要蓄勢前撲，周鼎首先入目的，便是那一隻凶光閃亮的怪眼。和兩旁翹出白森森的獠牙，知道無心遇上，右手一緊八稜出風鎗，左手剛要拔那鐵棍，猛覺身後草動作響，息息咻咻，百忙中想起那豬還有三隻，慌不迭側臉回頭一看，身後一豬，也從草裏，悄悄掩來，離身僅有數尺，身比前豬更大，一顆豬頭，幾有黃桶大小，兩隻獠牙，長幾三尺，鋸也似翹出血唇以外，半豎着比蒲扇還大的豬耳，深山窮谷，暮色昏茫中，看去越顯得形態威猛，獠惡可怖，心剛一驚，那豬低頭潛行，原意乘人不備，檢個現成，一見被人發覺，倏地停步，將身往後一矮，跟着怒吼一聲，四爪登地，連衝帶撲，竄將過來，同時前面那豬，也把勢子蓄足，對面衝到，那一帶地方雖大，無奈草棘森茂，怪石矮樹，棋布星羅，到處礙足牽衣，兩豬又是前後夾攻，同時竄起，如換旁人，嚇都嚇死，休想閃躲得開，向幸周鼎武功精純，縱躍輕靈，一見豬吼發威，前後風生，知道不妙，顧不得再拔那鐵棍，雙足一墊勁，凌空躍起數丈高下，竟向前面那豬頭上，飛越過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豬急欲得食，來勢都猛，草樹遮眼，豬身蠢重，縱又不高，離地不過數尺，都祇看見前面有人，沒看見還有同類，對面衝來，容到發覺，自己懸空，收不住勢，無法閃躲，一下撞個正着，兩下各用全力，任他皮糙肉厚，刀槍不入，這等猛撞，也吃不住，全着了一下重的，痛得野性突發，踞地厲聲狂吼，各瞪着一雙怪眼，凶光電

射，正要互相火併，一眼瞥見人在前面，又跑了過去，周鼎發覺有警，縱起之時，彷彿聽得崖頂有人喚他，是個啞嗓，因豬吼聲洪大，山谷嗡嗡，俱起迴應，並未聽真，落地之處，正是一塊突出的危巖，巖下黑忽忽的，似有一洞，一心正想除豬之策，也未留意觀看，及至二豬尋蹤追來，周鼎乍聞猛獸，心還怯場，遵着師教，先把氣一沉，相準了前面地勢，知道豬竄不高，意欲等他追近，迎上前去，照頭一鎚打下，再借勁使勁，斜飛春燕之勢，往旁橫躍，剛打好主意，搶步迎上，猛聽空中，有人啞聲大喝，腦後風生，似有黑影飛落，同時腿後腿肚，似被什麼堅銳東西，觸了一下，這時前面兩豬，一先一後，已相繼衝來，快到面前，匆遽之中，不暇再顧別的，忙往前一上步，手舉鐵鎚，一下打去，那豬把頭一偏，正中頸際，嘖的一聲怒哼，待使獠牙挑去，周鼎因後豬在前豬之左，上時特地身往左偏，一下打中，更不怠慢，飛身往旁縱去，落在深草裏一塊大石之上，耳聽怒吼連聲，側臉定睛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前縱之處，草中還有一隻野豬，在彼酣睡，周鼎落時，剛剛驚醒，從巖凹中，扒了出來，正當周鼎身後，困眼初睜，還未清醒，往前一伸懶腰，獠牙正觸在周鼎腿上，這才發覺有人，剛要衝去，這時周鼎專顧前面，情勢危急，幸而五行有救，豬正蓄勢待要向人衝去，恰巧崖上，飛落一個矮子，祇一把便將豬頭皮抓緊，豬力雖大，無奈那人爪似鋼鈎，力逾虎豹，身子輕靈巧捷，長於借勁，不似那豬



一味蠻力，一任野猪猛力掙扎，鬚髮橫飛，依然手抓豬鬃不放，勳在豬鬃，順着他那咆哮衝突之勢，時左時右，由豬身上橫越亂跳，稍一得勢，便借助使力，引了豬頭，往左近崖壁石筍上撞去，激怒得那豬，厲聲狂吼，山谷迴應，震耳欲聾，他却行所無事，應付從容，不做理會，祇幾下便將那豬撞悶，周鼎見狀，方自驚佩，前兩豬聞得同類受創，不顧爭鬪，連忙趕上，相隔丈許，又把身往後一矮，據地發威怒吼，待要朝前猛衝，周鼎見人豬相併之處，危石突伸，矮子想把豬撞死，引向崖凹一帶，地勢更仄，上賊下詐，又是危崖低處，這兩豬如若同時衝上，勢迫連那一人一豬，全都堵住在內，決難閃躲，這一下如逃不開，擠也擠死，情勢已危，那矮子好似和豬鬪開了心，大敵當前，並未覺察，心想適才如非那人跳下，自己不知後面有險，差一點沒受暗算，人家好心救了自己，豈能坐觀成敗，連忙大喝一聲，手舉鐵鎚，縱將過去，照準那隻最大的，想要打下，身子凌空，連鎚帶人，正往下落，猛聽矮子喝道，快些躲開，看誤傷了你，接着便聽前面那豬，一聲慘嗥，人豬俱在此時，縱撲一起，周鼎收不住勢，落時一鎚，豬已前竄，正打在後膀上，覺着眼前一花，黑影亂閃，兩豬倒跌回來，喊聲不好，慌不迭雙腳一登地，鎚點水之勢，剛倒退飛縱出去，便是一條人影，面前飛落，再看三豬，業已跌滾在地，兩豬剛剛怒吼翻起，一豬橫臥在地，不見動轉，似已重傷死去，原來周鼎落時，那矮子早就

將全身勁氣，運在雙手指上，容到二豬發威前撲，乘手中豬回頸猛咬之勢，一手緊抓頸皮，另一手早用金剛大力手法，往豬腹下軟處，一手抓裂，跟着奮起神威，就勢托起，照準前面兩豬，猛擲過去，那豬肚皮抓裂，負痛慘叫，懸空猛力一掙，前面兩豬，恰好撲來，全都擠撞一起，那大豬又吃周鼎，打了一下重的，於是一同跌倒在地，受傷那隻，當即身死，周鼎一縱，矮子也隨着縱到，周鼎見他生得猴頭猴腦，形相甚怪，未等說話，矮子已先開口道：「你有本事，現在還剩兩隻孽畜，我與你一人了一隻，大的交我，未打那隻小的，省你手癢不放心如何，周鼎感他相助之德，想要道謝，一聽口氣生硬，頗有輕視之意，又見一隻野豬，猛衝過來，正是那隻最大的，便不再和他多說，打算爭點面子，縱身上前，手舉鐵鏈，當頭就打，那豬連番受挫，又傷了一隻小豬，急得兩眼怒凸，凶光閃閃，低着個頭，突伸出兩根獠牙，四爪翻飛，疾逾奔馬，猛衝過來，恨不能一下把仇人搗死，咬成粉碎，來時變了章法，不似先前還要縮身據地，發上一陣威，再行作勢前撲，端的猛迅已極，周鼎也看出來勢銳不可當，因想在矮子面前，買弄師門心法，免他輕視，特意犯險，正面迎去，先使一個飛鷹下擊之勢，凌空一鎚打下，足不沾地，就着鎚落豬頭，單手借勁使勁，蜻蜓點水，往豬身後飛越過去，誰知危谷幽晦，野草深長，縱時匆促，祇見犴風劈面，一團塵霧，裹住大豬，對面衝來，不知他身後不遠，還緊緊跟隨一隻小豬，

被塵沙野草遮蒙，沒有看清，容到一鎚打下，手剛往下按動，就要向前飛越。百忙中，猛一眼瞥見大豬身後，塵影中，有兩團拳大藍光，星馳而至，相隔也祇兩丈遠近，不由大吃一驚，這時周鼎身子懸空，事機陶息，既無絲毫尋思餘晷，對面恰又是那削壁危崖之下，奇石磊砢，沒處着足，飛越稍近，恰落在後豬之前，必無幸理，遠了便撞到壁上，事前又沒有這個打算，情勢危急萬分，總算命不該絕，屢遇危機，俱有破解，鎚落時，因人豬兩下都快，豬的來勢更猛，略為過頭，恰打中了豬頸，那豬狂奔猛竄，跑得正急，忽見仇人迎頭飛來，思要放勢沒收住，跟着吃了一鎚，又痛又急，把頭往上猛一昂，口中獠牙，豎起老高，意欲將仇人挑死，不想却給周鼎一個脫險機會，獠牙往上一翹，無巧不巧，碰在周鼎一隻鞋底之上，周鼎身已作勢前穿，單手所借之勁，絕不能連越二豬而過，稍一不巧，便與後豬對面，除了持鎚硬拚，絕無善法，但是這等猛惡力大之物，如用人力硬敵，決難抵擋，當這安危繫於一瞬之際，豬覺左腳底，有一極堅銳之物觸到，忽生急智，本是雙腿微拳，待要伸開，連忙就勢兩腿一伸，右腳用勁，在猪身上一登，竄將出去，改飛為縱，加了一倍力量，又是獨腳用力，身子微斜，恰巧落在後豬後腿右邊，於是又乘着手中鐵鎚掄起未落之際，照準豬的後腿，猛打了一鎚，這一下用力更重，豬雖狂惡，也難禁受，又當埋頭猛衝，前重後輕，一聲厲吼，被打得歪斜斜穿出去老遠，幾乎跌

倒，周鼎驚心乍定，略一緩氣，正要追上再打，臣聽矮子喝道，你這小夥子，怎不聽話，那隻大的，憑你弄得死他麼，周鼎聽他呼斥，心雖不悅，一則矮子委實本領高強，令人佩服，二則自己連打這幾鎚，那一下少說也是三二百斤力量，打在豬身，祇吼叫幾聲，並看不出受傷神氣，自己還差點吃了大虧，未免有些氣餒，稍一遲疑，前頭大豬，已與矮子惡鬪起來，想因此豬特大猛惡，並沒有用手去抓，祇圍着那豬，縱前跳後，手脚並用，連踢帶打，疼得那豬，不住厲聲慘嗥，看去下下都是重的，竟比鎚打，還要厲害，方自暗中稱贊，這類猛獸鬪性最長，祇一發了野性，照例拚個死活，不死不止，大豬吃了一鎚，本要回身尋仇，剛旋過身來，吃矮子輕輕躍到後面，抓住豬尾就勢往旁一拉，抖手再是一甩，豬身便橫了過來，當時暴吼發威，回頭忙用獠牙猛搨，矮子又縱到他的身側，照準肚腹，抬腿便踢，這裏惡鬪開場，後豬也記着那一鎚之仇，身才折轉，捨了同伴不助，竟悄悄從深草裏，衝了過來，周鼎看見草動塵昏，凶睛閃爍，豬又來犯，暗忖四隻野豬，一隻不知何往，一隻矮子僅憑赤手空拳，連打帶攆，活活甩死，一隻最大最凶的，又吃他打得山響鬼鳴，看來也必死在他的手內，僅剩下這隻小的，人家叫明了留給自己，已有輕視之意，再如除他不掉，拿什麼臉面見人，因矮子打法特別，圍着豬身亂轉，並不縱高用力，便也學他的樣，又看出豬頭太硬，鎚打上去，無什大效，手握鐵鎚，等豬衝到面前，用牙

來搗，才輕輕縱開，照准猪脊打下，等他回轉，又復避開，似這樣一連打了十好幾下，猪雖負痛狂吼，並未倒地，因為怒極拼命，其勢反更凶惡，急切間直奈何他不得，偷眼看，那隻和矮子相持的大野猪，也是越鬪越凶，身子想已着了好些重打，狂嗥之聲，甚是慘厲，却未斃命，天却已經黑了下來，漸漸祇能看出那一對閃放藍光的凶睛，隨着一條龐大黑影，在那裏往來馳突，高低飛舞，猪身已看不真切，自己鬪的這隻，如非煉就目力，也難看清形相，猪却現出長方，毫無畏怯傷疲之狀，還有一隻大的未見，不知熟睡何處，更忍他三不知暗中衝出，和適才一樣，幾乎遭了暗算，暗忖這東西，竟比黃山虎豹，還要利害，真是罕見的猛獸，似此長性，何時才能除去，可惜此時蒼猿不在，否則祇用他那一雙利爪，縱身一下，將猪眼抓瞎，豈不好辦得多，邊想邊鬪，屢次想打猪的眼睛，俱吃躲過，三隻連珠鏢，又遺在黃山，沒在身旁，一着急，忽想起還有一根鐵棍，插在棗樹之下，雖沒鎚重得打，用他來搗瞎猪眼，却是合用，想到這裏，便往樹前縱去，那樹已吃第一次二猪相撞時撞倒，棍已離土，倒倚樹枝極上，居然尋到，剛剛拿起，身後羶風起處，一片奔騰之聲，猪已追臨切近，周鼎原意，把兵器雙手對換，讓過來勢，先給他一鎚，等他反身來追，再換手持棍，猛搗猪腦，却忘了那地方，與大猪鬪處，相離甚近，深草裏蛇多，夜間全都爬了出來，往側一縱，落時，正處在一條長約四尺的驚蛇頸間，蛇一負痛，

反身往上一搭，幾乎連腿纏住，周鼎已然讓逼來勢，舉鎗正要打下，猛覺腳底軟膩膩的，踏着一條活東西，腿上一立時刷的着了一下，知道是蛇，不由把腳往後一撤，尙算踏處正當蛇的頸部，蛇頭昂不上來，抽得又快，沒被咬纏，可是經此一來，手勢略亂，鎗沒打中，還不要緊，那野豬，鬪過一陣，連吃了十餘下苦打，周鼎欺他蠢物，身法招式，全未變換，這次竟會忽然乖覺，衝時知道仇人，仍是那一套，有了準備，不似先前一味憨衝，一衝未衝上，跟着翻身回咬，周鼎誤踹驚蛇，驟出不意，本就有些疎神，以爲豬的勢猛，必還要再竄出去，再翻回來，勻出功夫，正好換手，右手一鎗打下，方覺着豬身微側，擦頸而過，沒有打中，想要換手時，猛見兩團藍光一閃，豬已回過頭來，剛想乘機去搗豬眼，手中鎗已吃豬的前爪抱住，往下一沉，力重千斤，身子跟着隨手往前一衝，心中大驚，知道再不撒手丟鎗，非吃虧不可，匆遽中未暇觀查，連忙把手一鬆，身朝後仰，兩腳根就地用力一踹，連身彈起，倒退縱出老遠，才一落地，猛聽一聲嘶喝，快些往左躲開，不要命麼，接着便聽踏地奔騰之聲，自右而至，知道不好，那敢迴顧，依言奮力，往左一縱，那左側相距危崖，僅有兩丈，天陰谷暗，縱時心慌，竟未看真，因爲急於脫險，用得力猛，這一下縱得又高又遠，容到身起空中，才看見一塊危石，迎面飛來，空中收不住勢，無法下落，這一撞上，再跌落崖下，不死必傷，好生惶急，祇得墨棍一點，原是迫於無奈，

算抵住，免得連身撞上，不想恰巧倚在崖巖樹根有土之處，鏗的一聲，連根帶土，刺進尺許，手震生疼，耳聽下邊二豬怪吼，山鳴谷應，似欲得而甘心，一眼瞥見右邊不遠有一突出的危石，不由急中生智，就勢雙手借這一抵的巧勁，神龍翻舞，往上一翻，下半身居然翻落石上，跟着右手攀石，就着左手拔棍之勢，借勁使勁，運用回力，往後一退，仗着身手矯捷，居然脫險，到了危石之上，連兵器都未脫手，驚魂乍定，再看下面，原來矮子的一隻手，直和鋼鉤相似，一路連抓帶打，那隻大豬，雖然年齡久遠，皮糙肉厚，比小的兩隻，要利害得多，一樣也是承當不起，先還犯性發威，拚命吼竄，惡鬪了一陣，外面皮肉未傷，內裏好些地方的硬骨，都被矮子用內功重手法擊碎，疼痛難禁，知不是路，厲吼一聲，往前逃竄，周鼎丟鎚縱落，正值那豬猛衝過來，勢絕猛迅，這一下要被衝上，鐵打的漢子，也無幸理，總算心靈身輕，倏倏沒被衝上，可是事也真險，周鼎身才縱起，那豬便從脚下衝過，到了崖下，矮子也跟蹤縱到，豬見仇人追來，又怒又怕，立時旋轉身子，負隅蹲伏，張口掀牙，連聲厲吼，兩隻怪眼凶光閃爍，似要爆出火來，矮子正想施展辣手除他，那隻小豬，將周鼎鐵鎚搶去，因遭連打，憤怒已極，兩利爪，抱定鎚頭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咬住鎚柄，鼻口裏祇嚙了一聲，豬頭一歪，齊柄咬斷，順勢甩出老遠，一看仇人，不知去向，却瞥見矮子，追那大豬，野性正發，那知利害，把頭一低，登開四隻利爪，朝矮

子身側衝去，矮子聞聲回顧，一見豬到，知是那隻小豬，身子略側，讓過豬頭，就勢猛伸鐵爪，一手抓住豬的頸皮，本欲抄起，仍用前法，抓破他的肚腸，覺着分量比先前那隻還輕，皮也軟些，剛一轉念，那豬比前豬狡猾，一下銜空，猛然收勢，回頭使用獠牙夾擋，矮子驟出意料，差點沒被他擄上，不由大怒，右手往下一按，跟着縱身上了豬背，雙腳橫踏豬脊，再伸左手下去，一同緊抓豬頸，施展內功金剛大力法，運足神力，兩手折轉豬頸，連頭一擰，跟着雙豬踏沙沒石，猛力往下一躍，手足同時，一齊用勁，口裏一聲斷喝，豬頸扭折，背骨踏斷，豬頸反仰向上，連身拗轉，成了個半弓形，一聲慘嗚，死於就地，周鼎在危石上面，見小豬被矮子擒住，心想三豬都死矮子之手，自己未免不好看相，見大豬還在張牙舞爪，負隅發威，正在自己脚下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趁他全神貫注前面之際，逕將手中鐵棍，比準下面豬頭，雙手用力，玉兔搗玄霜，對直朝下擲去，因知豬身堅實，刀槍不入，周鼎打造這兩件兵刃時，特地吩咐近人，一個帶稜，一個帶尖，棍的兩頭，俱有三寸來長，極鋒利的三稜鋼尖，本來蓄精力大，又從高處，猛力下擲，多麼堅固的東西，也沒有不透穿之理，一下正齊當中，擲中豬的頭頂，直透穿到喉際，連聲也未出，當時斃命，矮子拗死小豬，因左腿吃豬牙稍微擦着了一下，見大豬被周鼎一棍刺死，餘恨未消，抓起豬身，一脚踹背，又拗了兩拗，大喝一聲，尊者去吧，竟用雙手舉起，舉



前面一塊怪石上，猛擲出去，原意將豬頭摔碎，不料黑夜之間，看不甚真，竟過了頭，跌入深草之中，還欲過去抓起亂摔，周鼎已是飛身縱落，向他恭身請教，矮子忽想起自己性情暴戾，怎還不改，豬都死了，多費這冤枉氣力則甚，不由好笑，方始能手相見，矮子先本大模大樣，及至問完周鼎姓名來歷，忽然喜道，令師是蕭隱君麼，這人本領高強，我生平最佩服他，可惜路道不對，沒法親近，看你所學，還差呢，可是小小年紀，能這樣，也虧你了，我姓侯，現在護送你的親戚，虞舜民夫妻到此，他今天沒處住宿，投的就是你家，我因聽人說，這裏出了幾隻猛獸，怕他走來遇上，雖有好手隨行，他夫妻難免受驚，特地趕來開道，我在崖頂上走，已然過去，聽見豬吼聲回，便見這三隻雙畜出現，湊巧到都打死，你快接出去，對他同行的小姑娘說，我比他先到一步，今天他那對頭，不是劉家，船到早了一步，恰好錯過，明早今晚，必還尋他，有我在此，決不要緊，可是這人也和姓劉的認得，總要串通一氣，留點神好，話背人說，我願意與你交個朋友，鐵棍借我用，用完送還，日後你去永康方岩一帶尋我，再行細談吧，這時我還有事，再會再會，說完就豬頭上拔了鐵棍，不俟周鼎答話，縱身一躍，便上了崖頂，月光之下，黑影一晃，不知去向，周鼎驚佩不已，他全家都感激舜民，又是至親至好，一聽夫妻同來，想起先聽豬吼，沒有尋見，這三豬都似剛剛睡醒，恐已出谷，被舜民夫妻走來撞上，不是玩的，鐵鎚

被豬咬斷，不好使用，鐵棍又被姓侯的異人借去，適才忘記，人已去遠，思量無計，祇得尋上前去，見了人再說，但盼不遇那豬最好，眼看月光半照，天已不早，心裏耽着憂，脚底加快，等將舜民等一行，接至家中，兩下正在述說前事，忽聽門外有人口角，忙趕出去一看，乃是兩個脚夫，在與舜民家人王升爭論，周鼎問是何故，原來紅蓼村，祇有數十戶人家，舜民所雇脚轎夫，多因明早天亮，便要啓行，由周銘拿情面，分別安置在各鄉鄰家中借住，本來錢已開發，又給了加倍的酒錢，例應脚夫，自去購買食物，周氏弟兄爲人厚道，隣里和睦，情感甚厚，見飯食已過，又向各寄宿人家，分別請託，代爲整備菜飯，這些苦人遇見這好買賣，錢拿得多，主人還管吃的，明日官中，又有賞號可領，多半喜動顏色，不住稱頌功德，當各家飯快要熟，來喊吃時，衆脚夫都在門外石板上亮汗，飲水歇息，聽人一喊，蜂擁跑去，祇有兩個壯漢，仍坐石上閒談，竟似沒有聽見，這兩人原本不與衆脚夫一道，當王升上岸雇挑子時，所有行李，都是上肩就走，惟獨昨晚漁人挑來的一長一短，兩件東西，分量沉重，誰也挑他不動，多半試了試，無人肯抬，王升因未抵岸前，蘭珍說那東西要緊，見他正站在岸上，勸衆生人們上轎，剛想多找幾人來抬，忽見跳板上，跑下來兩個穿布鞋的短裝漢子，口裏說道：你們不抬，我抬，多重的，也不怕，雙雙走進前去，分明端了一端，說聲好重傢伙，挑不行，我們抬吧，說罷，岸上又下來一

人，遞過一根鐵棍，二人把兩件菜成一件，抬了就走，那跳板都被壓成弓形，軋軋直響，此時人和行李，已全上岸，就剩下這兩件重的，王升巴不得有人肯抬，匆遽之中，並未留意，還許多多給酒錢，那兩人祇哼了一聲，沒有答腔，王升心想，莽漢粗人，俱都如此，走到半途無人之處，才看出那兩人，未穿草鞋，不似脚夫神氣，這才留神觀看，因二人抬得當心，別無異狀，也就沒有細問，脚夫們互相都熟，路上有說有笑，這兩人也不理睬他們，自抬自的，始終不係，後來野豬出現，衆人俱都驚慌奔避，這兩人却把鐵棍抽出，站在舜民轎子前面，頗似要保護的神氣，野豬跌蕩到底，二人仍抬他的，沒有一句討好的話，到了周家，更看出他與衆脚夫不合羣，有那好事的脚夫，過去一問，二人把眼烏珠一瞪，喝道，都拿力氣換錢，許你抬，不許我抬，你管我嗎，我又不要分你們的花紅賞號，眼紅則甚，脚夫看出他力大凶橫，沒敢再說，訕訕的走了開去，王升看在眼裏，早就想問，這時見衆人都去吃飯，二人仍坐石上，交頭接耳，不時起身，往來去兩路張望，越發起了疑心，過去問他爲什麼不去吃飯，二人先是不理，王升連問，才似理不理的答道，不餓，王升見他大模大樣，心中有氣，仍不露出，又拿話一盤問，二人好似看出王升對他疑心，突然把臉一板，答道，王管家，我看你事事留心，滿像精明強幹似的，你盤我們的來歷，有什麼處，反正拿你的錢，賣給你一點力氣，原式原樣，給你送到永康就是，漫說我

們不是壞人，就是壞人，也壞不到你主人那裏，真要出點什麼花樣，憑你這樣吃貨，一百個也是白送，王升問他，好好勸他吃飯，爲何出口傷人，二人說道，我們飯是吃過，到想倒兩盅，祇是挑的東西，沒人看守，弄丟了，橫豎是你主人的，與你這等狐假虎威的吃貨無干，我兩個受人之託，也略微有點名姓，却是丟人不起，王升聽他通沒一句入耳的話，實忍不住，兩下越說越僵，如非王升，自知打那二人不過，早來動手，二人却不着急，一味扳着面孔，說死話，說得又挖苦，又刻薄，三人拌嘴，聲音越來越響，周鼎聞聲走出，先在路上，未留神，這時喚過王升，問知究竟，見二人神氣泰然，仍談他的閒話，若無其事，因聽二人力大，月光之下，略一端詳一人的骨架神情，行家遇行家，一見便看出是個外功頗好的會手，怎麼看也不是力行中人，想起舜民夫妻所談此事經過，已料定二人，必有爲而來，用意善惡，却還未定，自問還能應付，便使個眼色，對王升道，蘇小姐喚你，你先去吧，我來問他，王升巴不得周鼎上前，抽空進屋，告知蘭珍定奪，會意應聲而去，周鼎便把師父平日所說，江湖上的過節禮數拿出，含笑近前，把手一拱，說道，朋友辛苦，適才忙着款待舍親，不知二位光降，未及請教，底下話未說完，二人已一同站起，拱手答道，周朋友，明人不用多說，我二人一個姓楊，一個姓方，原是受人之託，代蘇小姐挑送兩件行李，到了他永康家中，才算交代，這東西太礙眼，疎忽不得，恐主客新見，照

顧不到外面，所以守在這裏，想備兩處，都沒有去，這位王管家，却假做聰明，冒充三官經，也不想情理，看看人頭，連人好人壞，都分不出，竟來盤問我們，閣下不用再打招呼，似他還算這種人當中，有良心的，我們決不和小人一般見識，也不會客氣，如有現成的好酒，就在此擾閣下兩杯，菜有沒有，到不在乎，少時祇管請令親們安歇，如有風吹草動，我們還有一個伙伴就來，憑我三人，亦能闖發，到是明早走時，閣下頂好，一面叫人抬了野豬，前往官中，出面領賞，點好腳夫人名數目，以便回來均分這賞號，聽說已出到六百兩銀子，足夠許多苦人分的了。話已說完，相交且等異日事完之後，閣下請進去陪客吧，來人開門見山，周鼎不好再說別的，料定他不是惡意，祇得道勞別去，一面命人端出酒菜，一面告知舜民夫妻，蘭珍先因一心保護舜民夫妻，竟忘了兩件行李，沈重非常，尤其是那小的一件，直到東西由那一人，隨行李撿入周家放落後，還未想起，直到王升進來，一說二人情形，才覺自己初次出門，缺少歷練，受人指教，祇知照本畫符，太已粗心，幸有侯紹，暗中相助，聽二人口氣必是侯紹請來，否則照周鼎所說侯紹之言，抵岸時明在暗中保護，嗣見起身無阻，才趕往前面答中開道，二人如有別意，侯紹先容他不得，但是這兩件重要東西，世上祇有四五人知道，侯紹並不在內，心方奇怪，周鼎正從外來，述那二人言語，越覺所料不差，祇不知侯紹，何以得知此物，現在已手，知道沉重無人能

抬，特地約了能人裝着脚夫，相助抬送，正懸揣間，羣民忽想起昨晚由江家上祭回船時，馬過松林，垂下一條人影，向手裏塞了一個小布包，叫在無人時開看，因葦村爲人豪爽口直，連日所遇，多係不經之事，恐他日後張揚，未便開視，舟中睡了一覺醒來，想往後艙，夫妻同觀，又覺蘭珍尙未合卷，自己夫妻，感他父女，和江小妹救命恩德，又是個女中英傑，並不以側室相待，同舟已是從權，當着葦村，和男女下人，逕入後艙，背人密語，未免不大莊重，沒好意思進去，因那布包外面，寫着賀儀雙色字樣，人影矮小，又和小妹所說的小鐵猴侯紹相似，料裏面包的，必是兩件婦女佩帶的輕巧禮物，東西貴重，恐駭外人眼目，所以不令當衆拆看，嗣和葦村，談別的閒話，就此岔開，一直不曾取視，這時恰好葦村，因坐轎勞累，飯後便由周于涓陪往書房榻上歇息，衆女眷多在收拾碗具鋪設臥處，祇剩周妻一人陪客，又領虞妻，到裏廳更衣去了，室中祇蘭珍周鼎，在窗側互相商談，就便取出布包，見外面包了好幾層，打將開來，裏面乃是一個三寸大小，扁扁的白木匣，不假雕漆，像似新製就不久，搖了搖，沒有聲音，匣蓋封口，密固難開，猜是珠翠首飾之類，周家至戚至好，周鼎少年老成，又是高人門徒，便也不怎想避他，隨賊二人過去，悄聲說了前事，將匣放在桌上，叫蘭珍開看，蘭珍見那木匣，刀痕猶新，乃是一塊整木挖成，略刻關口，再用刀削一塊木板，硬插進去，封閉甚緊，那封口毛邊，都有揉平痕

跡，看出除四外爲求齊整，是用刀削外，餘者都是用手，知道此人內功，非同小可，但又不是侯紹所爲，好生驚奇，忙用左手掌四指，托了匣底，大指按緊上面匣蓋，上下用力一搓，絲的一響，匣蓋半開，立時精光迸射，耀眼生輝，慌不迭緊用手遮住，遙望籬落外面，適才二人，酒剛送到，正在舉杯共飲，相隔尙遠，不曾看到，房內外更無他人，當把背朝窗外，抽開盒蓋，仔細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原來那木匣裏面，用破棉絮裹着兩件東西，那精光耀眼的，果如舜民所料，是一粒長圓形的徑寸明珠，還有一件，却是奇怪，既非珍寶手飾，又不是什麼古玩，可是一個用精鋼打就的三足蟾，大約二寸，刀法精細，形態生動，通體作蒼黑色，兩隻突出的紅眼，有綠豆大小，非珠非玉，瑩滑晶明，閃閃生輝，燈光之下，彩暈欲活，看不出有何用處，底下壓着二指寬一張紙條，寫着子長永佩，室之無失，八個字，底下也是一個三足蟾，乃一筆畫成，筆力剛勁，畫法圓熟，像是常畫慣的花押，沒有具名，看那語氣，好似比那種明珠，還要貴重得多，頭一句像是人名，又像是舜民生子長大以後，給他永遠佩戴的意思，俱不知此物用處，蘭珍看了那花押，好似小時聽人說過，也想不起，祇得罷了，舜民嫌木匣縫口毛澀，開關不便，破絮又不乾淨，辱沒了寶物，便沒有要，隨手扔棄，向周鼎要了點紙，包好珠蟾二物，揣入懷內，囑咐周鼎，不要告人，接着男女主人，相繼進房，那張紙條，也隨着破絮棄掉，忘了檢取，一

會，主人便請安置，舜民等天明就要動身，也就不作客套，分別就臥，祇蘭珍一人，因那兩件要緊行李，日裏幾乎遺忘，又有侯紹帶信，說今晚明早，尚有仇人尋鬪，暗忖舜民素無仇家，義父當年仇敵雖多，但已隱名多年，無人知他蹤跡，人已死去，怎還苦尋不捨，莫非爲的是這兩件東西，越想越担心，暗中結束停當，把行囊內的兵刃暗器取出，放在手邊，虛掩房門，將燈吹滅，和衣躺在竹榻上，默俟動靜，舜民已往後面書房，與葦村同榻去了，這一間原是周銘夫妻的臥室，因還未生子女，最是乾淨爽亮，主人特地讓出，與虞妻蘭珍居住，地方却在前院，當中房屋，對面是周鼎的臥室，隨來男僕，都在裏面打地鋪，客睡以後，周氏全家，除二老外，都忙着料理半夜這頓早餐，和路菜糕點之類，全在後院廚下，一個未睡，周鼎先和舜民蘭珍，看完異人所送禮物，略談幾句，又親向廚下，取些乾淨酒肴，端出去勸楊方二人飲用，道了箇慢，正要坐下相陪，姓楊的笑道，灑灑擾擾你一些，吃的已夠，我們相交日長，此時最好還拿我們當腳夫看待，大家方便，說罷，便催周鼎把酒留下，菜端回去，周鼎回顧脚夫們尙無人來，順便請問夜來可有什事，姓方的答道，老弟，我已看清主客住室，和放行李的地方，我們受人之託，照本畫符，祇聽得蘇家阿妹根脚，對頭如何尋他，并不知道細底，恐怕毛病，還出在我們挑的行李身上，那能人暗中保護，他要不行，誰也沒用，不過恐怕來的人多，分頭下手，那位老前輩，



人照顧不到，不能不留點神體了。今天事巧，也許還尋不到這裏，最好今晚能再尋獲，才省事哩。蘇家阿妹，必不會睡，對頭要來，必由前門進去，行李放在堂屋，一進門就看見，他和令親，無仇無怨，姓劉的如未一夥，不會無故傷人，你祇守定堂屋外圍，如有響動，攔住府上人等，不可慌張走出，不等人快進屋，你二人也不可出來，這道理如此，也祇是防他萬一派個把毛賊，抽空暗盜東西，真要對頭本人，都到了屋裏，那就拆空老壽星，倒大霉了，我二人再倒兩盅，人靜以後，便要離開，你自請吧，周鼎一聽風頭這緊，好生愁慮，知道不宜露相，一旦有警，恐女眷無知走出，須先招呼，又恐驚了父母，祇得偷偷告知兄長，說前面人太亂，來客行李衆多，恐啓偷兒覬覦，據自己查問路上情形，恐有人來擾鬧，請設辭告知全家人等，莫往前院裏來。夜深如有響動，千萬不可走出。有自己一人，足可發付，免驚吵老父賓客，兩兄都信得他過，如言囑付在訖，周鼎也和蘭珍一樣，逕往自己房中，將門虛掩，吹燈坐定，因沒趁手兵刃，尋了兩根木棒，握在手內，等候動靜，脚夫們要趁早，在各隣家，酒醉飯飽之後，略坐一會，分別沈沈睡去，周鼎隔窗外看，見月色甚好，籬外石上，方楊二人，已不知何時走去，四外靜悄悄的，野地裏蘆葦繁茂，微微起伏，夜靜風和，庭樹無聲，夜涼如水，祇遠處曠野之中，時有兩三聲村犬夜吠，分外顯得幽寂，側耳一聽，對屋窗戶，微響了一下，知道蘭珍未睡，也在室中輕推窗

隙，向外張望，估量天已交了四更，暗忖此刻正是要緊關頭，照侯紹和方楊二人之言，如有人來，已在附近，交上了手，再過半更不來，還在前途相候無疑。心中既恐敵人，當晚尋上門來，想了想，又覺早些開發的好，心緒老是不定，又等過一會，全無動靜，實是不耐，心想方楊二人，不知埋伏何處，到底全晚有事無事，也不知道，與其枯守坐此，何不出去看看，反正祇在門外一帶，並不走遠，堂屋也看顧得到，何況還有蘭珍，在對屋防守，一看室中，王升等鼾聲大作，睡得正香，便把房門輕啓，悄悄走出，夜靜耳聰，隱隱聞得後院兄嫂們，笑語之聲，此外都是靜蕩蕩的，再有更許光景，天便大亮，客已快起，當前安靜情景，決不似有禍變將臨之兆，心剛略放，忽聽蘭珍一聲嬌叱，聽那聲音似在牆外，着便聽錚錚兩響，兵刃與暗器交觸之聲，適才聽對屋窗戶微響，未朝外看，也不過一霎眼的功夫，蘭珍竟已飛身出去，不禁又驚又佩，當時一着急，未暇尋思，循着聲音，追將出去，跑到屋後牆外，那有蘭珍和敵人蹤跡，牆根下，却橫着兩枝光閃閃的袖箭，知是打落敵人的暗器，事在緊急，不及拾看，往前一抬頭，月光之下，瞥見兩條人影，疾行如飛，正往日間來路上跑去，前面是個中等身材的短裝漢子，手裏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後面追的，正是蘭珍，兩人身法都快，晃眼已是一二十丈遠近，剛想跟蹤追去，猛想起家中還有父母來客，和那兩件緊要行李，如何能離得人，萬一來賊還有同黨，故用調虎

離山之計，那還了得，想到這裏，吃了一驚，看蘭珍已佔上風，不願幫同追賊，忙往回跑，才到籬門，便聽堂屋內，鏗的一下，重物落地之聲，知道不好，手揚木棍，飛身縱入，人才落到門口，還未闖進，聽室內有一老人語聲喝道，你把這名帖，帶回去，對他說，此後不許再尋虞周兩家的人爲難了，快去。周鼎身已縱入，見那兩件行李，已然擲開了些，屋當中站定一個矮瘦老頭，正朝一個高身量的人，低聲呼叱，那人生得猿背蜂腰，二目神光足滿，背上插着一把極鋒利的鋼刀，腰間掛着鏢囊，精神勃勃，甚是矯健，一望而知是個綠林中的好手，方要縱步上前，老頭倏地伸手一攔，喝道，周鼎不許妄動，快讓他走，周鼎原看出老頭，是自己一面，聞言剛一遲疑，那人已答了聲，謹遵老前輩台命，後輩去了，跟着人隨聲出，身子往旁一側，便由周鼎身側，飛縱出去，周鼎因蘭珍尙在外面未回，還欲追出，老頭一把將他拉住喝道，事情已完，你追他則甚，你老親在堂，當人家是好惹的麼，周鼎聽老頭說話，是外路口音，料是一位前輩英雄，才想起人家相助一場，還忘了拜見請教，連忙恭身答道，晚生並非追他，蘇小姐尙在外面，追賊未回呢，老頭答道，這個無妨，那一同黨，不是他的對手，此時必與侯瞎子遇上，說幾句話就回來，可對他說，前途已然平安，到家可將我給的那件東西，找一顯眼之處釘好，將來生子，給娃兒隨身佩帶好了，少時他夫妻起身，你也無庸相送，可命人將四隻野豬，分別尋到，抬

往縣中，領下官賞，平均分配，爲這畜生，獵戶們也着實不易，既令他們出面一場，不如多分一點，此外給衆脚夫，與同去的鄉民便了，粗人無知，難免相爭，你如在此主持，自無話說，否則爭端一起，必將你露出，本地劣紳惡棍都有，日後事多，官府知你有此本領，必來請助，休想安靜，周鼎諾諾連聲，方想施禮稱謝，請問姓名，老頭竟沒容他開口，把話說完，揚着右手，道聲再見，身子一晃，人便到了門外，周鼎忙喊，老前輩留步，追出看時，那有人影，心想便飛也沒如此快法，難道會隱身法不成，又跑向前十幾步，回頭往房上一看，老頭已到了後院房上，身法快極，看時已往房後縱落，知道追他不上，半夜深更，又不便出聲高喊，驚動四鄰，異人失之交臂，心正驚惜，一回頭，瞥見來路上，又有兩個敵人，往回飛跑，後面追的，正是蘭珍，暗忖老頭適說，事已平息，怎還有賊人餘黨，偏又是往回路逃走，老頭已將強敵趕去，估量不會再有人來，意欲兩下夾攻，擒這兩個笨賊，問個細底，一舉手中棍，正要迎上前去堵截，忽聽二賊狂喊救命之聲，一看蘭珍，已快將賊追上，來賊喊聲，甚是耳熟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噁呀一聲，飛步往前便趕，還未趕到，蘭珍已將來人踢倒，周鼎恐他手下絕情，忙喊快些停手，是自己人，同時蘭珍，也發覺所追不是賊黨，停手站定，兩下見面，蘭珍因家中無人，不願細說，勸二人道聲得罪，當先往回跑去，周鼎將來人扶起，跟着跑回，剛到家門，方楊二人，急從

後院牆外，緩步走來，面上神情，甚是沮喪。蘭珍去到房內，看了看，料已無事，也放下兵器走出，周鼎因天色將明，人客快起，祇邀二人，在門外石上落坐，見蘭珍走出，迎上前去，互說經過，才知窗格微響，竟是敵人所爲，原來蘭珍，先見對面房門虛掩，知道周鼎，也在守伺，想起適才分手時，忘了招呼一聲，敵人到來，如何分頭應付，深夜之間，對屋住有下人，不便過去，祇得罷了，一會三鼓過去，毫無動靜，追想身世，方在傷感出神，忽聽前窗微微響了一下，蘭珍雖從蘇翁，學了一身本領，遇敵尙是初次，當時急於擒賊，又恐驚動衆人，給周家留害，仗着心靈手快，身法矯健，乘着外面拉窗之便，跟着一手持劍，一手順勢推開窗戶，飛身縱出，那窗戶本來虛掩，沒有關緊，一推便開，一到外面，便見地上月光，映出一條人影，順房沿正往牆外閃去，蘭珍不知敵人調虎離山，目光到處，跟蹤躍上房頂，來賊已縱落牆外，如何肯捨，忙又追蹤下去，脚才點地，猛覺一點寒星，迎面飛來，知是敵人暗器，舉劍一隔，剛剛打落，第二箭又到，蘭珍照舊隔落，縱身一躍，便到來賊身前，手持寶劍，分心就刺，來賊是個三十多歲的大麻子，身法絕快，手更狠辣，兩箭沒有射中，敵人業已追近，也頗吃驚，閃開寶劍，裝着欲逃之勢，身子往旁，輕輕一縱，等蘭珍二次縱身追擊，條地施展絕招，故退爲進，一個飛鷹迴翼之勢，反身躍起，照準蘭珍，連肩帶背，一刀砍下，蘭珍還算武功精純，沒有中了他的詭計，脚未

落地，一見刀到，便一個獨手擎天之勢，用足平生之力，振臂往上一隔，蘭珍手中，乃是蘇翁當年，縱橫江湖的一口名劍，來賊所用，也是一把精鋼百煉的好刀，刀劍相擊，瑣瑣一聲，蘭珍迎勢匆促，劍鋒略偏，雖未將刀砍斷，刀鋒微觸劍鋒，已砍缺了一個小口，來賊甚是內行，一聽響聲，便知刀已受傷，好生痛惜，同時又覺出敵人力氣甚大，這一劍連臂膀都震發了麻，方信名下無虛，此來原為誘敵遠出，以便同黨下手，不敢戀戰，縱身躍出老遠，回頭就往前跑，兩下用力都猛，蘭珍懸空上隔，越發吃力，刀雖擋開，落地時，身子也晃了一晃，方行立定，就這略一遲頓之際，敵人已跑出老遠，適才險遭暗算，心中憤怒，舉劍追去，周鼎先朝院外，看了一會，毫無跡兆，蘭珍出時，面正向裏，以為蘭珍推窗外視，就此疎忽過去，直等聞得兵刃相觸之聲，發覺有變追出，賊已跑遠，後來蘭珍追進谷口，賊人連發暗器，俱被打落，眼看追近，正要反身來鬪，兩下還未交手，忽然平空縱落一個矮子，祇一照面，便鷹拿燕雀也似，將敵人一把抓住，不能動轉，附着耳朵，說了幾句話，來賊恨恨而去，蘭珍趕到，賊已放出，一看那人，正是小鐵猴侯紹，連忙上前，行禮拜見，叫了聲叔父，侯紹道，我先祇知白鳳娃這賊婆，不忿狗子吃了人虧，因事由你起，不聽他丈夫的話，暗命黨羽，與劉家小賊送信，命他暗中下手，害你夫妻，誰想事有湊巧，那老酒鬼，又給你夫妻惹下一場是非，他那日拿了幾兩銀子，前往相熟酒家

買酒，那酒家姓王，有個兒子叫王明，自幼愛武，跟酒鬼練過幾天，因打傷人，逃出在外，不知怎的被他拜了一個能手爲師，書畫剛同了他師父，一齊回來，本就有點耳聞，那兩件東西，在令尊手裏，祇訪他不着，這老東西，酒館洩機，王明向那能手一說，偏巧白鳳娃，聞得此人到來，強接到家中款待，一個是想報仇，一個是想打搶，正好同謀，因男賊不願失信於我，再三勸他，不可現地下手，那人雖想和我鬪一下，照理也得顧全主人面子，才沒有動，此時我和酒鬼，全未得信，多虧令尊一位老朋友，從遠方尋他到此，見人已死，因訪你得知此事，那晚後挑行李，催你們快走的，便是他，隨後又給我送了一信，他說沿途護送，叫我先趕到蘭溪碼頭上，尋人抬那東西，並作準備，這位老先生，果然老謀深算，敵人算准時辰，由劉家起身，到碼頭時，你們船已先到，往小路走了，走時又未向脚夫們先說去向，打聽不出，正想明日趕往永康，回到劉家一問，猜你夫妻，必往周家投宿，夜間又趕了來，我雖能敵此人，無奈我的助手，祇有兩個，他的徒黨，有三個人，個個能手，我知那位老朋友，必要相助，便在這裏等他，二更帶了一個徒弟前來，在谷中和我打了半夜，未分勝敗，忽然來了一個黨羽，喚止我們，向他說了幾句，他知那位老朋友一出面，再不罷休，立時現眼，才對我說了兩句交代話，兩罷干戈，並說他用調虎離山之計，另派兩徒，往盜東西，如已盜去，必然交還，如尙與你交手，可速喚止，此事

算了，他也不去劉家，後會有期，我挖苦了他一頓，便即趕來，恰好那廝回門，氣他師徒不過，先擒到手，問明之後，再行放走。一再特意把他引到我的身上，日後免他又尋你們晦氣，現時那位老朋友，必把事情辦完，此行儘可無慮，這師徒四人，不是無名之輩，都丟了大人，休說劉家父子，連白鳳娃狗子，也不敢再輕舉妄動了，我想會那老朋友一面，日內即出永康，遇便也許看望你們，路上如遇賊黨，自覺可勝，祇管丟他的人，都有我呢，蘭珍便問那老朋友是誰，侯紹說，此人不叫我對人說他來歷名姓，不能失信，好在他送得有一件東西，那是他的名字符記，仔細一想，就知道了，快回去吧，蘭珍祇得拜別，回頭就跑，一出谷口，他正遇見那兩個蘇州獵戶，因周鼎打完野豬，遇見舜民夫妻，忙着接回款待，忘了尋回二人，周鼎去後，越等越不見影，有心回村，又恐周鼎爲野豬所傷，不知究竟裏，見了周銘，無言答對，等到半夜無法，仗着能聞風嗅獸，可以趨避，打算趁着月色，前往獸窟附近，尋出周鼎下落，傷了便抬回去，就是死了，也可編詞交代，正往谷口一帶，探頭探腦，忽見一男一女，持刀飛跑，似是仇殺，又像遇盜，看出兩人，步法飛快，俱是能手，那敢招惹，忙向樹後藏起，等了一會，見無聲息，以爲去遠，剛走向路上，恰值蘭珍跑出，見二人也是短裝，佩有弓刀，神情鬼祟，見人就逃，誤把他當成賊黨，持刀就追，二人又當是女賊，把先一男子，殺死谷內，又來傷他，越發害怕，忙往回



路，狂奔逃命，蘭珍脚程自快，一會追上，一腿一個，便是驅使，方覺精氣神氣，未及喘問，周鼎已看出是二獵戶，出聲趕上，二人也說了自己來歷，蘭珍甚是好笑，要下先路，周鼎祇得飾辭，說這是舍親，武功甚好，適才追趕一賊，事出誤會，並略說日聞除穢之事，二人一聽，四猪全死，立時興高彩烈，轉怨爲喜，既享名，又享利，巴結還來不及，那裏還肯再出怨言，方楊二人原是綠林舊人，家住蘭溪鄉下僻靜之處，乃侯紹的後輩，二人這次，剛由北五省，做了一票買賣回來，侯紹在江邊，與他相遇，知道二人力大，正尋不着人，便託了他，二人素對侯紹敬畏，難得有事相煩，正可借此獻點慇懃，立時應諾，在江邊守候，等船到來，乘着忙亂之際，僥充脚夫將行李抬到周家，一晒門向路道，便料敵人當晚不來則已，如來，他猜客住後進，必從後牆縱入，二人本領，本來不強，祇知周鼎是個會家，年紀却輕，沒甚看得他起，意欲顯一顯本領，所以囑付周鼎，祇守護着那兩件東西，自往後牆外，覓地埋伏，等到將近四更時分，不見動靜，方以爲當晚或可無事，誰知敵人也料到侯紹，要和他爲難，又知蘭珍是個家學淵源的能手，來時把徒黨分作兩路，自當正面，另命兩賊，用調虎離山之計，一個將人調遠，一個力氣最大的，去盜東西，方楊二人，正在低聲談論，忽見屋側人影一晃，知道有變，忙追過去，來人乃是一條細長大漢，身法甚是矯健，見了二人，兩下一言不發，便動了手，二人先見來人，背插單

刀，并未使用，祇憑雙手來鬪，臉上帶着看不起人的神氣，自己也不好意思，再用兵刃，不料來人武功精深，竟是勁敵，打了不多一會，雙雙被來人點了啞穴，總算沒有傷害，祇挖苦了幾句，便即縱身上房，進了周家，二人還當敵人祇是一個，實則敵人均計甚巧，來的二人，並不同路，一個和人動手，一個早從鄰室，竄房過來，望見廚房燈光，前往偷聽，探出蘭姑行李，俱在前院，飛身趕去，二人躺在地下，着了會急，正氣得無計可施，忽見房上，縱落下一個矮老頭，到了面前，略爲一點，便將二人穴道點活，二人知是前輩高人，連忙行禮，稱謝請教，老頭道，那點倒你的人，便是何雄，乃錢塘四少中最狠的一個，你二人跌倒在他手裏，也不算去大人，這廝還有一樣好處，佔人上風，當面喜歡刻薄幾句，背後永不提說，爲人也是狠在外表，善在心裏，況且今晚又吃我擒住，吃了點小苦，怎肯向人宣揚，丟他自己的名，祇你們不提好了，你們相助蘭珍夫妻，雖是受了侯朋友之託，也無異幫我的忙，仍懇二位，將東西抬送回家，足感盛情，怎麼向我老頭子稱謝，主人周鼎，乃黃山蕭隱君的得意弟子，你二人把他看輕，未免走眼，目前小輩中，新出能手頗多，以後休再以年貌取人，還有洗手宜早，綠林中終非久居之地，能保首領的有幾個，這幾句話，便是我老頭子爲朋友的一點忠告，你我相遇，總算有緣，異日如有爲難之處，尋不到侯朋友相助時，可去雁蕩小龍湫後崖，綠杉村中尋我好了，方揚二人，忙問

老前輩尊姓大名，老頭把右手一伸說道。我住的地方，便是我的姓名，到時聽我自白，後會有期，快到前面去吧，說罷，身形微閃，便自縱落屋後竹林之中，一見不見，二人見老頭伸手時，好似祇有三個手指，綠衫村不像人名。二人家在南方，作案却在北五省一帶，想了想，沒聽說有這麼一位右手祇剩三指的前輩高人，當時很不過意，吃了人虧，好生慚愧，垂頭喪氣到了前面，見着周鼎一問，果然難關已過，總算周鼎聰明，見賊自後來，二人竟未覺查，面上神色又不自然，並沒深問，一會天光漸亮，脚夫們紛紛起身，在原借住的各隣舍家中，吃了些泡粥隔夜飯，齊集周家門外，將行李搬出紮紮，等候啓行，隨行男女僕人等，也早在主人起身以前，打好鋪蓋捲，舜民夫妻，和葦村，相繼起身，洗漱之後，仍往前院周銘房內落坐，一場禍事，一夜之間，消弭無形，除却蘭珍周鼎二人，誰也不知一點信息，蘭珍知事已完，前途料無凶險，樂得放從容些，並沒有像昨晚預擬的那樣匆忙，等主人把送行早飯端出，大家吃完，略爲梳洗，日頭已出現多時，主人自然慇懃送出老遠，方始別去，舜民先不放心，暗囑盧妻，悄悄問蘭珍，祇問出事已平息，此後無憂，還不知道夜來那等凶險，直到回抵永康好幾天，才知細底，好生驚異不置，到家又聽乃兄所說棄官之事，由此引起子孫兼習武事的心事，此是後話不提，一路無事，下午行抵永康家中，舜民安置好了葦村，匆匆進入內宅，由盧妻轉述蘭珍之言，知道還有兩個風塵中的

異人，受侯紹之託，相助抬送行李，忙命王升追出去請，答說二人將行李送到，因別人無此大力，仍由他一直抬進內室，王升事前得了周鼎的密告，早已改了禮貌，因不令先說，到家開發脚轎時，特意將他留住，準備少時覷便，暗告主人，稍加禮遇，不料一轉身的功夫，二人業已乘亂走出，把先要過去應得的加倍力錢，留贈王升，等到發覺追出查問時，脚轎夫們，都在村口小茶館內，歇腿喝茶，尙未走去，祇方楊二人，不知去向，問誰都說未見等語，舜民聞言祇得罷了，心中惦念是兄堯民，連點心都顧不得吃，出陪葦村略說兩句，便一同去至堯民家中看望，堯民早有下人送信，聞兄弟得信，即日由湖上趕回，並且葦村也同了來，多年未見的手足至親，甚是喜慰，正忙着要過來，一聽三人同到，連忙接出，三人相見，俱都執手嗚咽，悲喜交集，同到內書房中，落坐獻茶，吩咐廚房開上點心，準備夜間酒飯，舜民等下人走出，悄悄這次棄官經過，才知堯民，因公開罪督撫，以前京中朝貴，得罪的又多，內外排擠，幾乎愛人中傷，雖經幕中好友，設法彌縫，免去陷害，旋即急流勇退，告老休致，可是對頭氣仍不出，暗命隨伺護院的武師，勾結綠林中人，埋伏中途，意欲連堯民全家老小，一齊殺害，事情真個險到極處，也全仗着一位異人，暗中保護，方得化險爲夷，安抵故鄉，因路上那異人，曾殺死兩個對頭派來的盜黨，雖然殺得巧妙，好似與堯民無關，終恐事洩，餘黨上門尋仇，所以趕回，與舜民共商預防

之策，舜民也把自己所遇，大略說了，因蘭知魏良夫錢新民，兩個運籌策畫的名將好友，和那異人俱同了來，在後花園客館中居住，空時請見，堯民說良夫新民，少時自來，個人雖然在此，常時外出，行蹤無定，除魏錢二人，和自己外，不見生人，你到願見，便還有葦村在坐，不便勉強，好在你已回家，早晚可見，不必忙在一時，可明早抽空來見一面，等葦村回杭之後，再行常聚暢談好了，舜民祇得罷了，葦村與堯民兄弟，雖是戚好關心，但知堯民，得罪人多，事關緊要，恐他兄弟，久別重逢，或有背人的話，略敘寒溫，便推看桌上書畫，走過一旁，堯民兄弟，爲人周到，恐他多疑，又知他嘴敞心直，除了幾句機密的話，把聲音放低，略說大概外，餘者都是尋常談話，故使聞之，等話說完，下人關上點心，葦村走過，堯民重又補敘前事，祇隱起途中遇盜，異人相助一節，舜民乘便，又進去拜見了一會嫂子，葦村聽出事情已完，當是想念兄弟，故作驚人之事，深以堯民此次急流勇退，早日歸田爲然，跟着魏良夫錢新民來見，賓主五人，一同暢敘，堯民作內外官多年，飲食也甚考究，彼此談話甚樂，虞妻早帶蘭珍，隨後趕來，拜見兄嫂，由堯民之妻張氏，後面備席款待，在席女眷，都誇蘭珍溫柔貌美不置，外面堯民，又給兄弟，籌議了一陣納妾之事，舜民說虞妻甚愛此女，已拜姊妹，娶時須按妻禮相待，堯民人較古直，又聽舜民匆匆說個大概，不知詳情，老大不以爲然，後來還是葦村，說起江中遭風遇險，二女

相救經過，堯民一想，久別的垂老弟兄，他又中年無子，平日堅不納妾，自己都會函勸多回無效，難得答應，既是一個奇女，又出弟媳心意，何苦再強他不歡，也就不再堅持成見，舜民見這一關，居然通過，別無阻礙，可以略報二女，和蘇翁高義，心中大喜，五人談至深更，女客散了多時，還未捨得分別。後來堯民恐葦村途中勞頓，須要早息，言明先住舜民家內，過幾日，再請來己家下榻，白日往來兩家，分別延款，方始拿自己坐的轎子，送回安歇，舜民到家，經虞妻轉敘嫂氏所說，途中涉險遇救經過，逕比自己所經還險得多，好生驚異，次早堯民下帖請客，舜民陪了村葦同去，假說往後院，與嫂氏請安，並查看姪輩功課，才得抽空，到了後園，見着魏錢二人，一問異人，天方黎明，便說要去雁蕩訪友，約有半月歸來，再與舜民相見，已然不在，舜民無法，又向魏錢二人，細問異人來歷，才知堯民這次微倖免禍，也是一念之善所致，原來魏良夫，雖是個不第秀才，但是學問淵博，多才多藝，刑名錢穀之學，均所擅長，智計尤爲過人，因爲屢試不第，家况清寒，不得已幕遊在外，頻年留轉，始終不曾遇到一個識貨的好東家，先經朋友引薦，在前任閩臬署內當幕賓，東家是個識字無多的貴胄，官由資緣奔走而來，每日祇知巴結上司當道，酒食徵逐，公事都操在兩個親近幕賓，和心腹家人手裏，對他并無一點器重，良夫雖覺無味，但是爲家所累，莫可如何，總算東家出身華族，手還大方，祇管看不起他，衝着

薦主情面，錢却沒有少送，良夫性喜登臨，反正無什事辦，便擇那好山好水，盡興探幽，遊他一個盡興，往往一出門，就是十天半月，東家也不來過問，正適着這機會，東家忽爲親信惡幕所誤，貪了一筆大賄，御史鳳聞入奏，朝廷震怒，派員密查，仗着京中顯要，多半世交，得信尚早，查的人又受了請託，雖然沒有把事鬧大，官却丟了，後任便是堯民接替，良夫機智絕倫，長於料事，當前任事還沒有發作，便看出照此開法，非糟不可，想起自己，白受人財，未曾效力，有心想給他出個主意，消禍無形，偏生東家被那兩個惡幕把持，輕易見他不到，如何可以生效，人微言輕，說也無用，同時又恐事情鬧大，萬一受了牽連，冷板凳業已坐夠，無意再在福建勾留，便寫了一封信辭館，本意書上即行，誰想東家雖是昏庸，對人却厚，見他求去，竟送了很厚的程儀，良夫終覺就此丟下一走，問心不過，行時盤算了一陣，寫下兩封信，一封道謝，一封隱去姓名，交給東家一個老年世僕，裏面寫的，便是給東家免禍的計策，煩他到事發時，再行呈上，後來查辦的人，雖受朝貴請託，因爲人證確鑿，無法消弭，好生爲難，最終仍仗良夫這一封信，才得大事化小，含糊過去，良夫信上以後，當日搬出衙署，尋了福州城外一個素識的廟宇清泉寺住下，打算待過兩天，買點土物，行即起身，回轉浙江原籍家中，看望一下，再打出門主意，不料那年，福建大暑，時方初夏，天使奇熱，常下大雨，濕氣異常之重，剛住了一

天，第二日便中暑發痧，幾乎死去，挨了好些天，病體略好，又長了一身濕瘡，雙足腫痛，不能下地，共病了三個來月，容到痊愈，人既清瘦如柴，天又熱得人喘不過氣來，病體孱弱，如何敢走長路，冒暑回家，祇得打算秋涼之後，再行他去，良夫偏又惦念家况，頭一次病才好些，便把所得程儀，和平日積存的銀子，分出多半，託使人帶了回去，下餘少數旅費，二次生瘡病倒，早已做了醫藥之資，花個乾淨，還算寺僧，是個方外之交，不特照常款待，遇到必需之用，還給他墊補，可是寺在附廓山中，山名雪峯，寺址幽僻，沒有香火，寺僧寒棲，祇帶三個徒弟，種着幾畝山田果樹，勉強夠用，也頗清苦，長此下去，終非了局，如何還有還鄉的旅費，心中焦灼，去到城裏一打聽，東家祇是丟官，沒有闖出大禍，現時業已進京，幾個估量可以通融的尋常朋友，事有湊巧，就在這將近三月的光景，全都風流雲散，祇打聽出原薦主，升了陝西藩台，一則路遠，二則也不是個識貨的主人，上次轉薦，雖因自己水土不服，一半也是受他左右排擠，借此推出門去，怎好往投，悶悶回到寺中，越想越煩，加上跑這一天，中了點暑，連急帶受熱，三次又復病倒，尙幸沒有前兩次重，人能起坐罷了，這日午後，下了一場大雨，山中氣候，比較清涼，方覺身子略爲鬆快，寺僧寒棲，進房看望，勸他趁着雨後新涼，到山門外邊散片時，覺得老在房中枯坐，悶出病來，良夫不便拂良友好意，隨同信步走出，到了寺門外面，一看寒棲



已命徒弟，將左近崖坡上的一座山亭，打掃乾淨，鋪下一張涼席，兩個蒲團。一大壺隔夜浸入井泉的瓜果，更恐良夫病後，不喜生冷，又命徒弟，在亭外坡石上，升了個爐，燒好一壺新泉，準備煮那新近從武夷帶回的新茶，夕陽新霽，晴虹麗天，圍圍山色，蒼潤欲滴，榕陰柳蔭中，到處都是蟬鳴，知了知了之聲，鳴和如潮，與遠近松濤泉瀑相應，匯爲天籟，一陣清風過處，碧枝搖舞，雜花亂飛，起伏若浪，遙望山外平陂淺隴中，時有二三牧童，叱犢歸去，出沒斜陽叢樹之間，笠影鞭絲，宛然如畫，景物旣佳，加以主人情重，設備風雅，不覺煩愁盡去，心胸開朗起來，一會，小和尚將新茶煎來，寒棲命將瓜果切開，取些到亭外去吃，自知良夫對坐清談，良夫飲了半杯，方誇茶好水好，忽見山角下，轉過一個中年人，便衣便帽，手夾一把遮陽傘，周身都被雨水淋濕，急匆匆低着個頭，繞着地下積潦，連縱帶跳，直往廟前跑去，看神氣頗似一個久慣跟官的長隨，良夫指對寒棲道，老禪師，施主上門了，寒棲笑道，荒山冷寺，素無香火，這人不是問路，便是投宿借齋，廟中還有兩個徒兒，自會酬對，我們祇管品茶看山，不必理他，良夫方要說，這人恐是前站，後面必還跟有他的主人，話未出口，便見山角小徑上，又走來兩人，前行的是個年約五旬的老者，雖也穿着常服，神情動作，俱都不俗，一望而知，是個微服出遊的達官顯宦，後隨那人，身材稍瘦，年紀較青，像是前行老者的幕賓，各自低着個頭

提了兩襟，腳找乾處，向廟前走去，身後不遠，隨定兩個鄉民，用扁担和衣服，裹抬着人，周身水泥淋漓，像是爛泥溝裏，剛撈起的神氣，良夫便對寒棲道，我說後面，還有主人不是，你看你的事情來了，照我眼力，那老者定是城裏的現任官府，出遊遇雨，後面抬的那人，想是失足墜入泥溝受傷，就近抬到廟中歇腳，討些飲食，你想躲開，由徒弟們接待，恐還不行呢，寒棲也覺所料甚是，剛把眉頭一縷，還未答話，先那長隨，已從廟中，當先跑出，見了老者，搶步向前，打了一手，垂手稟道，回老爺的話，這廟裏祇有兩個小和尚在家，說他師父，已陪一個姓魏的俗家朋友，往前山看晚景去了，師父脾氣古怪，向來不應酬客人，這廟也素無香火，他到能作點主，請老爺示下，說時，小和尚也從廟內走出，見了來人，合掌行了僧禮，老者聞言，便對那小和尚笑道，我們閒遊遇雨，路救一人，這裏離城市太遠，想借你廟少歇一會，用些茶水，借一塊板，抬他進城養息，走時給你香資，既是你當家，不必再喊你師父回來了，小和尚合掌恭身道，小廟素無香火，救人是我佛門應做之事，請將人抬進去吧，良夫見來人，似個貴官，說話和氣，全無一點俗吏威勢，甚是心許，正在留神觀聽，那長隨猛一抬頭，憤向老者稟道，和尚就在對面山坡上，也不下來接待，老者瞪了他一眼，意似不許多說，來人除長隨外，都站坡下，背向山亭，本沒看見亭內有人，長隨這一說，被同行中年人聽去，回身抬頭來看，兩下相隔，本



到前面鎖上，便有藤轎好雇了，堯民道，我看此人，不過剛有轉機，轎子如何坐得，還是門板平抬穩當，少時途中雇上轎子，張福可同人家，借匹快馬，趕在前頭，將醫生請到公館等候好了，說罷，又往病人榻前看了看，才行一同走出，回到前面，寒棲已命徒弟，下了三碗素麵上來，三人且吃且談，良夫問起救人經過，原來堯民，也是一個烟霞癩癖，最喜微服出遊，選勝登臨，就便尋求民隱，爲了常時出門，家眷不住衙門，另外打有一處公館，到任以來，天氣奇熱，一直沒出過門，這日原因長樂縣，出了一樁要案，有人上控，事主是個福州大紳士，家住鼓山附近，便和新民商量，借着遊山爲名，天才亮，便趁早涼走出，先到鼓山，探問了一回，找個鎮市，吃了一頓午飯，福州富庶之區，二人穿著，並不華貴，又是初出訪事，到也無人看出，飯後打算回去，一看赤日當空，離城又遠，新民偶然談起雪峯之勝，堯民不覺心動，買勇說道，回城更熱，這裏雖熱還有榕陰之下的野風可吹，野景可看，率性遊完雪峯，再回去吧，新民恐他年老，不勝暑熱，從旁勸阻，就要去也等日色偏西再去，堯民笑道，茶館酒肆之中，來往多是市儈，看見他們，先添了好些熱氣，下午再往，到時已近黃昏，無可留連，此時前去，雖冒點熱，但是越往後越涼快，到了那裏，正好時候，你看那邊，夾道都是榕柳，坐轎到熱，我們出樹陰之下，繞向前去，有你這位雅人，同行談話，決不顯熱，不信你就試試看，真要中暑，我願還帶有上好

救急痧藥呢，老夫久積這種生計，少時聽着雨聲，多月雨，不過，祇得應了，主僕三人，將身向人打聽，知道後山有一廟宇，往尋寺僧談談，還未行抵山腳，便遇傾盆大雨，主僕三人，就避雨，住雨勢，勉強尋了一個略高一點的巖口，避了個把時辰，雨才略住，空急馳，天際斜陽，先似霧約紗籠，萬丈紅光，時從雲隙中向天空透射，雲層掩映，幻爲震綺，更有晴虹一道，高亘天中，細雨濛濛，時隨斜風吹到臉上，濕潤潤的，頓覺眉宇清涼，暑氣全消，胸襟爲之一快，大雨之後，巖前平添了好幾十處飛泉，凹處雨水，積爲急溜，到處水聲潺潺，與林鳥噪晴之聲相應，方和新民說，景物清麗，爲到任以來僅見，峯後之景，必然更勝，欲命張福，朝前探路，看由何處，可以繞過，忽聽左側有人嘍呀了一聲，竟民聽出是負痛的聲音，疑心有人雨中失足墜崖，忙和新民，走出尋視，見巖側不遠，上面飛瀑下垂，粗約二尺，下面是一小池塘，塘心深草，多半枯焦，看神氣巖上原有一條瀑布，下注塘裏，因爲天旱日久，瀑布塘水，相繼乾涸，經此一場大雨，巖頂積水，又復隨流成瀑，所以塘裏，雖然有水，草却是枯的，方詫人聲明在這裏，怎的未見，新民連喊人在那裏，也無應聲，三人正要順路尋去，忽見塘中水草響動，先遠以爲水蛇之類，定睛一看，新民眼快，首喊人在塘裏，張福快些拉他上來，張福用傘柄俯身撥草一看，果

是一個身材短小的中年，全身浸在水泥裏面，想是口氣不出，知道有人救他，頻頻手足亂動，尙未身死，潭水本來不深，倒處又有深草堆積，祇半邊臉，被水泡住，半身地勢較高，不會進水，所以沒有淹死，噁了兩聲不答應，幸與命仙脫了長衣鞋襪下去，拉起一看，那人耳目緊閉，周身泥水污濕，乍看模樣，和打扮，都像是一個讀書人，暗忖避雨之先，老早看到崖前一帶，並無人行，料是受暑，發了急痧，心中煩渴，神志昏亂，望見池塘，以爲有水，意欲就飲，一個立足不住，跌個塘裏死去，被冷雨一激，才有了一線生機，見他氣息僅屬，不能言動，當時動了憐隱，忙命張福，將身帶暑藥取出，與他閉上，早晚中雨水，恐怕有毒，不敢妄用，又塞了好些在他口內，待了一會，居然打了兩個噴

知道有救，命將前心解開，自取御藥，給他刮痧，正剖之間，瞥見那人口袋內，

雖然被水浸透，上面字跡，儘可辨認，心想此人形跡可疑，恐他如此暑熱急，麼緊要之事，順手遞與新民，輕輕撕去信封，揭開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那寥寥幾行字，文既簡古，書法更佳，大意說那人長發信入德教星，一到便可轉

口句隱語，不知何解，轉那人做星科，信封上祇有德教星三字，弟手探九個

卻無姓名，最奇怪是，當天為五月十四，發信日期是七月初十，據說是存關

建，祇沒說出那一絲來，信上也有星叔初十夜行，計程甚遠，望前，可也

蘭陵郡，卽今江蘇常州府治，去此數千里，四天功夫，快馬也不能到。力，悄悄給鄉民看了，鄉民大是驚異。料非常人，急欲將他救醒，想起峯頂張福指往，恰值兩個鄉民，在遠處經過，忙命張福跑去喚來，一打聽，村雖有，比較還是那廟最近，決計抬往廟中，討些水吃，給他把濕衣烘乾，略抬回城去調治，那鄉民原是從鎮上買完柴草回頭，祇帶着一條扁担，和些草不到搭人的木板，新民出主意，叫二鄉民各把身上短衣脫下，連同張福，和掛，用草索繫成一個軟兜，將人放在裏面，外用草索，連頭代脚，套上幾匝，將扁担從中穿過，才得抬到廟裏，新民說罷前事，又將那封信取出，與良夫看，良夫見那信紙信封，俱甚精雅，寫作兩佳，雖然被水浸過，田新民也是個名幕，揭貼挖補等手法，均所擅長，再加天晴了好一會，紙已逐漸乾透，除信封粘口水融，裂開數片外，信紙字跡，依然完好，那隱語寫在信的後邊，乃良治莫致，前路未期，奈何，十個字，像是要找鐵工，鑄什器械，語氣却又發愁難找好手，以致前此策略，難於成功，一件鑄器，何以看得如此重大，經時許久，竟會找不出一個好鐵匠，又覺不似，三人俱覺別有深意在內，當時想他不出，一會，張福來報，那人二次服藥之後，又給他喂了些稀飯，神智業已漸清，祇不愛理人，問話不答，適才衣服烤乾，給他更換，他見錢物俱在，祇沒了那封信，嘴皮動

了動，似想問話，又止住沒說出來，臨出門時，忽問將才進房看他的，是現任官府麼，小的把老爺和錢師爺的官銜和姓名，跟他說了，他也沒託小的代他道謝，祇說了句難得，便把眼睛閉上，說話好似兩湖一帶口音，並請示行止，堯民見天已漸入黃昏，忙着進城延醫，因見寒棲不俗，又是良夫的好居停，特寫了五十兩銀子的香資，明日着人送來，並約定秋涼後，常去公館談談，彼此結一方外之交，寒棲合掌謝了，良夫早經新民代東家致意，延聘入幕，賓主均非庸流，用不着什麼過節禮教，堯民更是愛才若渴，心儀已久，當時便請同行，良夫窮途之中，得此賢主，自是高興，又急於想知堯民所救異人來歷，當時應諾，因是熱天，無須多帶行李，略帶兩三身換洗衣服，便即起身，病人始終閉口，不發一言，仍由原來二鄉民，借了廟中一塊木板抬送，寒棲門徒，送出里許，方始與良夫感感握別而去，時已黃昏，晚烟四起，暝色欲晦，走不多時，榕陰月漏，遍野清光，碧空晴霽，纖雲不染，月朗星稀，分外高潔，一行趁着晚涼，趕到鎮上，雇好藤轎小驢，病人因鄉民看出雇主大方，執意抬送到底，也沒換人，進城時，早已萬家燈火了，一到了堯民公館，張福和二鄉民，相次先到，張福最先到家，一面命人去請醫生，一面命廚房，準備接風筵席，舖陳來客和病人下榻之所，然後迎上二鄉民，引他由後門進去，從優開發腳錢，將病人安置在花園閒房以內，堯民等三人，跟着坐轎到來，先去花園，看了病人，等醫生



趕到，看完脈象，開了藥方，才往廟入席歡敘，那病人原是冒着酷暑，曉夜趕行，途中染受山嵐瘴毒，發了急痧，眼花尋水，誤落泥潭，本已身死，後來吃暴雨崖瀑一沖激，雖然微微蘇醒，但祇心裏明白，不能言動，尙幸爲人機警，本質健強，聞得崖側人語，強掙着喊了一聲，纔算五行有救，遇見堯民這樣好人，偏又帶有對症的急效靈藥，經過兩三番急救診治，立即出死入生，脫離險境，堯民席散後，幾番着人探視，回報面色已轉紅潤，屢稱口渴，想吃冷的，醫生原備有西瓜，下人切了端上，病人一路大吃，吃完又睡，始終不發一言，堯民命兩個小廝，用心伺候，不可稍有怠慢，賓主兩人，談到夜闌，方行分手安歇，堯民回上房時，天已三更過去，正擬順便前往探看，剛一走進花園內，便見一個服侍病人的小廝，如飛跑來，喝住一問，說病人二更時，忽把兩小廝喚至榻前，說他病已好了大半，現要關門熄燈安歇，你們自去歇息，明早再和你們主人相見，夜來不要進房驚擾，可到前面告知張管家，如有人來探看，可代婉謝回去，那兩小廝一名侍琴，一名侍棋，年祇十五六歲，人均機靈，見來客雖非素識，主人却那般看重，侍應甚是留心，當時答應退出，祇在左近園中乘涼，因防病人夜間呼喚，并未離開，算計半夜裏不會來人探看，樂得偷懶，也未往前面送信，三更過後，見天上風起雲升，星月盡掩，侍琴想起病人房內，後窗未關，恐少時風雨，天氣轉涼，受了感冒，繞到屋後關窗時，探頭往裏一看，

屋裏燈已熄滅，暗影中，好似白珠羅紗帳內，並沒有人，先還以為屋中太黑，沒有看清，忽然一陣狂風吹來，將屋裏掛的字畫，吹的沙沙梆梆亂響，正要進去，跟着一個雷閃閃過，電光照處，床上果然空空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喊了兩聲，沒聽病人答應，情知有異，因房門已關，便喊來侍琴，一同翻窗進去，將燈點起，四外一找，那有病客的蹤跡，二人大驚，侍棋守在那裏，侍琴趕往前面報信，正遇堯民走來，聽他說完，忙命侍琴，去請新民，快到花園相見，這時天上密雲未雨，雷聲殷殷，電閃似金蛇一般，在天邊亂竄，各處甬道遊廊上，掛的紗燈多半被風吹熄，到處黑洞洞的，新民剛把良夫安置，由花園另一面向外走，眼前一花，好似有人向前擦肩而過，定睛細看，並無一人，心中驚疑，方要喝問，又聽對面步履之聲，近前一問，正是侍琴，說病客半夜裏不見，老爺現在他屋內坐等，請師爺就去，新民連忙趕往，堯民正在病客房中，手裏拿着一張紙條，在那裏沈吟不語，見新民走來，便道，新民，你看這事多怪，你先看這位朋友給我們二人留別的字，新民接過一看，那信先被風吹落，經侍棋在牀邊尋到的，紙墨都是適才醫生開方所剩，上寫百死之身，得脫鬼域，祇以受人之託，所事未終，時機云邁，不遑寧處，病孽少祛，值已更闌，未敢重勞清慮，留為拜別，歉咎至極，事竟荆見，再當泥首，謹拜留上虞錢二公足下，泥中人頓首，三行小楷，書法楮河南，茂密朗潤，看去很用過幾天功夫，看罷，方自

尋思，堯民命將前書取出比看，新民因那信已乾，恐東家索看，到家更衣之後，仍放在衣袋內，聞言伸手去摸，業已化爲烏有，猛想起適才暗中行路，似有一黑影擦肩而過，定被那病人取去無疑，便和堯民說了，知是飛行絕跡的異人，書上語氣真誠，不落尋常感恩圖報俗套，看他受人之託，從數千里外，冒暑長征，銳身急難，幾於葬身溝壑，剛得重生，又復力疾赴難，生死不渝，這等高風俠行，毅力誠心，尤爲難能可貴，二人談起，俱甚敬佩，算計他必要重來，便囑二童，不許向外張揚，明日對人，祇說病人半夜裏病愈，與老爺見面，說家在近處，身有要事，必須回去，改日再來暢聚，已然辭別，囑付停當，分別回房安歇，第二日重設延賓之宴，聘請良夫入衙，與新民共辦筆墨，堯民世族科甲，又是行家，幾天過去，便看出良夫的真才實學，越發看重，相待甚優，良夫窮途知己，感恩圖報，盡心襄助，自不必說，堯民幕中，有了這樣好手，官聲益發大著，起初總以爲所救異人，不久必來，誰知光陰易逝，一晃過了年餘，並無音跡，先還不時談起，日子一久，也就不在話下，堯民爲人方正清廉，嫉惡如仇，京中當道，本就得罪很多，偏生這年新任閩撫，出身紈袴，人極糊塗，却好武勇，院衙養着不少教師護院，什麼樣人都有，常在外面，狐假虎威，魚肉良善，這樣上司，堯民那裏看得他起，遇見有人滋事，立即執法以繩，不少寬假，閩侯縣令黃應璩，恰是堯民年姪門生，少年風骨，守正不阿，秉承老年伯

的意旨，決不留情，一味公事公辦，閩撫不懂公事，幕中都是一些清客蔑片之流，祇一護短，便栽跟斗，想拿首縣出氣，祇拿不着人家錯處，又有堯民爲作護符，還算藩司，是個好好先生，與雙方一是友誼，一是世交，當出來作和事老，堯民又有良夫新民二人力勸，稍爲容讓，否則僵局更多，簡直不能下台，閩撫枉自痛恨，無計可施，後來嫌怨日深，閩撫把這兩人，看作眼釘肉刺，正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忽然有人薦來一個幕賓，是個奸猾小人，到不幾天，便給東家出主意，一面專人進京，賄托當道，找兩個奔走權門的御史，風聞入奏，參劾堯民應璩，一面又買串刁民，上控閩長兩縣，命手下武師夜入人家，做出賊証，教官府審問不清，他却據以撤革查辦，準備萬一參不動堯民，先去掉他的爪牙，容到此計不成，率性再命武師，下手行刺，必欲去之爲快，堯民本不知情，這晚賓主三人，正在後園，夜飲暢談，忽然接到一封密函，先把奸謀，合盤托出，末了却勸堯民，急流勇退，否則，朝有權臣大敵，內外謀孽，目前小人道長，日夕設計傾陷，終難免患，函長手言，披陳利害，甚是詳明，筆跡署名，正是那自稱泥中人的異人，三人見對方陰謀，果然狠毒，並且他身邊養有不少飛簷走壁的武師，怎麼樣也要吃他的虧，堯民年來官情，原本淡泊，復經良夫新民力勸，決計潔身全軀而退，辭官歸隱，祇不願連累黃應璩，和長樂縣兩個門生屬吏，三人澈夜熟商，經良夫想出計策，一面命人進京打點，一面把閩長兩縣召

來，授以密計，應付仇敵，並說我已歸還初服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，勸令暫時先已告病引退，以免危害。二人一聽，也害怕了，均都依言行事，各費了無數心力，勉強挨了數月，仗着異人報警，得信尚快，居然搶在頭裏，言官參奏堯民未成，反得了一點小處分，閩長兩縣，一面告病，一面竭力提防。總算化險爲夷，平安卸任，不敢在省裏停留，各自設法，另行謀幹去了。風波平息，堯民辭章，早到京裏，那些仇家，沒參得動他，仇恨越深，正打算示意閩浙督撫，聯銜參奏，閩撫更是不肯干休，難得他自己知難告退，自是稱心，聖眷祇管優隆，終爲權奸所惑，准了奏摺，原品休致，堯民存着戒心，退志堅決，發奏摺時公館未退，家眷悄悄先行，跟着起運營籍行李，等新任到來交代原已辦好相候，從容度過，假作因病謝客，實則第二日便派了兩名老家眷，暫守空房，隨後再走，自和兩個幕中良友，得力家人張福，輕車減從，微服宵行，離開幕州省城，往永康故鄉進發，三人行在路上，祇說事機慎密，仇人決不致於覺查，誰知閩撫所延惡賊，也頗機警，起初行刺，原爲閩撫忿極相拚，及見人已辭官，省裏行刺，難免不耽延處分，路上便可推之盜賊，好在院衙內這類充刺客的人物，又有的，又見上次陷害堯民，對方好似未卜先知，應付裕如，越發加了小心，一面改變方略，一面暗命心腹，不分曉夜，窺伺行蹤，堯民這裏剛走，閩撫早得了報告，立派兩撥謀勇兼全，與沿途綠林中人，通聲氣的刺客，尾隨下來，

堯民等三人，因閩浙交界，好山好水甚多，沿途正好便登臨，還在睡裏夢裏，這日行經延平府城外，延平古名劍州，地居閩江上游，乃閩浙水陸兩運要衝，官驛所經，江中木排商船，往來如織，市廛甚爲殷富，堯民因在路上，聽說江邊有一臨江樓，菜肴茶點，均負盛名，忽動酒興，想去痛飲一頓，在當地歇上一日，少浣征塵，再往浦城趕去，良夫新民，也未勸阻，好在沿途，都是官道大路，儘多繁盛之區，一行所用舟橋車馬，爲了避人耳目，都是相度情形，隔縣零雇，當時先尋了一家中等客店住下，開發輿夫，命張福看家，自在店中要吃的，賓主三人，一同問路，往臨江樓酒館中走去，到了一看，那樓面江而建，正當鬧市之中，分上下兩層，共是三間門面，設備甚是富麗，這時正當中午飯時，雅座業已賣滿，還算堂倌有點眼力，看出三人氣度，不似常人，另眼相看，設法把樓梯口那間小雅座，向兩個要走未走的熱茶客，勻讓出來，三人入內坐定，先要了一碟肉鬆，一碟紅糟鱘魚，一碟炆鮮蝦，一碟涼拌珍珠筍，一斤竹葉青，先飲了一陣酒，良夫在閩較久，歸他想菜，又要了炒鮮蝦仁，糖炒白鮮，蝦子筍片，扁食燕，紅燒魚皮，銀肺湯六樣，堯民嫌少，叫堂倌再報拿手的菜，堂倌剛報了兩吃琵琶蝦，和美蓉雞圭，忽聽外室，有兩人說話，都是北京口音，一個說道，你說這事夠多新鮮，就這一會的功夫，四個大活人，他媽屬螃蟹的，楞會橫着就顛啦，一個答道，你這是多餘，操這份心幹嗎，他反正得

打浦城仙霞這條路走，前站不還有趙爺他們侍候不是，咱們哥幾個，誰還分誰，誰辦不一樣，祇交得上差就得，聽說這館子怪不錯的，樂得乎歇歇腿，吃頓好米飯，再追上去，也來得及，我在福州這幾年，口味也隨了人家啦，什麼腥的臭的，滿沒聽提，你怎麼着，一個道，我到也能湊和一氣，可是先提那擋子事，別瞧着容易，我這幾天，真犯滴咕，心老不定，底下聲音便小了下去，良夫聞聽，首先心動，忙和堯民一使眼色，把聲音放低，把學來的閩語，告知堂倌，不必報了，祇檢好的拿來就是，一面起身，由簾縫向外偷看，祇見近側不遠，緊貼樓柱，一張棹上，坐着兩人，對面是個麻子，身材高大，紫黑臉膛，額有刀癩，濃眉如刷，二目凶光外射，滿臉豪橫之氣，另一人也是個稍長大漢，祇比麻子身材瘦些，背向雅座，看不見臉，時雖深秋，南方地暖，二人都把長衣脫去，身上祇穿着一身夾襖褲，都是上面密扣緊身，下面絲帶綁腿，青布襪子，虎頭皂鞋，棹旁椅上，斜靠着兩件行囊，粗祇尺許，却有三尺來長，二人長衣搭在上面，內中好像包有兵器，一望而知是個北方豪強之士，堂倌剛把酒菜送上，看神氣剛到不久，良夫何等機警，一聽二人所說口氣，便想起泥中人告密信上，曾有對頭着人行刺之言，料定堯民行蹤，已被對頭發覺，派刺客暗跟下來，並還不止一撥，因避嫌疑關係，不在福建境內下手，意欲尾隨到了閩浙交界，山野無人之地，再行發難，祇不知二人既是如影隨形，寸步不離的跟隨，適才住

店，開發輿馬，並未覺查隱避，二人怎會同失迷了所追人的蹤跡，好生不解，見二人已在狼吞虎嚥，大吃大喝，不再說話，又見堂倌，端了適要的菜，快進房來，忙即歸坐。等堂倌放菜去後，悄悄告知堯民新民，二人本也聽出有異，心却鎮定，便商量脫險之策，新民先主張乘刺客走迷之際，由當地改道，或雇舟船，溯江上駛，良夫答道不妥，刺客不祇外邊這兩個，他們認得我，我們却不認得他，一則敵暗我明，二則敵人羅網周密，我們俱是文人，不但手無縛雞之力，連長路都走不動，捨却官驛正路，便須由仁壽入山，走武夷山中樵徑，仍須由仙霞關出境，他派人在關口要路上一堵，便難逃脫，並且這條路，我祇在前任幕中時，遊過一次，也未走完，風景極佳，但是險峻之處太多，有時連個樵徑都沒有，東翁平日養尊處優，望六的人，偶然乘興遊山，健步登臨還可，這般險路，如何走得，全省都在對頭勢力之下，刺客都是武勇之徒，一覺我們失蹤，自必追騎四出，我們白受許多辛苦，走個三五天，他祇一天，便可追上，尤其我們的行止氣度，不似常人，一望而知，怎麼改扮，也逃不過江湖上人的眼裏，要改道，祇有就這裏沿富屯溪，溯流西上，經邵武，光澤，改道江西邊境，越過大杉嶺，再繞出上饒，廣信，由玉山縣回浙，可以免去仙霞關要口之險，但是路程要遠出好幾倍，難道人家就想不到，終歸不是萬全之策，堯民拈髯微笑道，二位老弟，快吃罷，酒菜都快涼了，事緩則圓，死生有命，自問生平，並



無隱匿，或者不致遭人凶殺，此中祇宜飲酒，何必爲此鼠類，墜入海與，有許少時再商量，來來來，大家同乾這一杯，新民聽他語聲頗高，恐被外面刺客聽去，大吃一驚，連忙勸止，手按簾隙外視，那二人正在賭酒豪飲，似未聽見，方想說險，見良夫面有笑容，也和堯民一樣，不以爲意，心中奇怪，因良夫也在勸酒，料有佳謀，不便再問，三人酒量都好，這酒添了一斤又一斤，容到盡酣，飯座都散，換了一堂的茶客，兩個刺客，也早吃完走去，三人各吃了一碗養米粉，會帳回去，路上留神查看，街市甚是熱鬧，來往行人，都以土著爲多，沒見一個異言異服的北方人，估量刺客，定照所說，往前途趕去，當下回到客店，張福開了房門，泡上香茶，重又談起前事，堯民先道，二位老弟，我覺得禍福命中註定，這不是躲的事，良夫也道，此言對極，與其白受顛連辛苦，仍落賊手，還不如從從容容，到了仙霞關，再打主意的好呢，新民祇當二人，適才那麼從容談笑，有什高明主意，一聽還是得過且過，聽天山命的辦法，不覺失聲驚道，這如何行，對頭處心積慮，埋伏重重，還欲刺殺我們，不趁此時，早打主意，朝他相反的路改道，怎還尋上門去送死呢，良夫道，事已至此，我們都是文人，敵人陷阱周密，繞道既屬徒勞，回走更糟，我向來不肯做那白費心力，於事無補的事，除了隨機應變，到時想法，那還有什麼好主意呢，新民道，延平府廳庭禮，東翁舊屬，人也精明強幹，手下還有幾個辦案的好手，前在省

城，他還着人打聽東翁，何時起身，準備郊迎祖饒，這次他是不知東翁過境，何不着張福，略露行蹤，等他來拜，要幾名精武藝的捕快，護送出境，不比毫無準備，差勝一籌麼，良夫還未開口，堯民先自搖頭道，顧庭禮人極勢利圓滑，居官又貪，我曾兩次要參劾他，都吃藩台，再三求說，勉強忍住，心中保不記恨，他明知我前例不願受地方屬官，供張接送，何況又是告老開身，他不遣人致問，我過時，或者還不甚隱諱，這一來我更輕輕車減從，微服過境了，他最愛燒冷灶喜應酬，並不惜費，乃是惟恐得罪我那對頭，一方又防我將來再起，特地想出這兩面圓全之策，對我暗示親敬禮重，對閩撫又可表示體貼恇意，不理睬我，這全是他的手腕權變，那有什麼真心，我對他素來厭惡，怎可急難相投呢，良夫也說，撫衙所養武師，頗有能手，尋常捕快，決不能敵，他們又奉有閩撫密令，公私兩面，俱佔便宜，到時祇消略露來頭，便可倒戈相向，如用他們，不但無益，而且有害，這事並非全無解救，不過有點行險微倖，敵人也未必便沒勝算，令人不能無憂罷了，適才我已仔細想過，我們如若坦然前行，不使敵人知道奸謀洩露，行刺之地，必出省境以外，不會在仙霞關這一面，是好是壞，到了關所，總可看出一點跡兆，卽或事出預料，危機緊迫，過關以後，都是山路，昔年暢遊武夷仙霞諸山，那一帶地理甚熟，還有好些熟識山民，到了那裏，相機應付，再行改道，也來得及，好在刺客，都是北方人，神情裝束，

語言行止，一望而知，他們多半有勇無謀，認我們文人無用，即此輕敵一念，已落敗着，不會成功的了，堯民人極達觀，初遇刺客，也頗吃驚，繼而一想，敵人羅網周密，逃避甚難，不由犯了書獃子的皮氣，心想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該死不得活，該活不會死，又見良夫沈吟微笑，神色自若，知他機智絕倫，必不坐聽仇人宰割，平日自負養氣功深，怎的事未臨頭，先就心慌手亂起來，這時再一聽良夫所說的話，益發斷定有脫身之策，安心聽心調度，不去過問，新民文學公事，都是好手，才智却不如良夫遠甚，尤其是出身華屋，秋闈不第，便爲官場羅致，成了名幕，生平未經逆境，不似良夫命運多舛，所如輒阻，餓驅奔走，艱苦備嘗，又是一個泉石膏肓，烟霞痼疾，到處遊涉登臨，足跡遍於海內，什麼樣人，都見識過，江湖上情形，多半熟悉，當時聽了良夫的話，終覺這事一點懸虛不得，老大放心不下，無奈自己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，因良夫詞意吞吐，好似乎人前，不願明說，不便追問詳情，祇得罷了，當時無話，各自睡了一個中覺，醒來天氣還早，良夫說那酒樓菜味頗好，提議先往江邊閒步一回，走得乏了，如見時候還早，先去江樓品茗，也有限定要什麼雅座，祇擇那臨江的棹子坐下，擇那好茶，泡上三碗，品茗望江，磨到黃昏，照午間的樣，暢飲飽吃，早點回店安歇，明早天亮好趕路，又恐江樓茶坐人滿，並命張福先去佔座，三人同進江樓，堯民開言首先贊好，新民見他一點也不着急隱諱，反往人前走

動，不禁有氣，堯民聞言，首先贊好，新民覓良夫，直似成竹在胸，一點不隱諱形跡，反而到向人前走動，心中好生不快，便乘堯民，往裏間更衣時，悄聲問道，我們同舟共濟，事情已在危急，你却這般大意，想必有什高明主意了，何不說出來，讓小弟長點見識，也放心呢，良夫知他人極熱腸，祇是有些小性，聽出他語意不樂，先跑向房門前，探頭一看，祇一店夥，提了水壺走過，并無別人，這才回身，悄答道，老弟不必擔憂，刺客固然利害，可知我們，也有能人在暗中隨行保護麼，此人如覺不是對手，事前早又拿信報警了，我聽那兩笨賊說，尾隨我們，走了一道，竟會在此走失，所說的話，我雖未聽明，好似受了別人愚弄，請想我們因為這次起身，非常慎密，自以為無人知道，一出省城地界，到處隨隨便便，并未防到有人追躡，刺客無故迷蹤，不是此君作法，還有何人，我先何嘗想不到改道間行，繼想起種種難處，覺着還是照着原定途徑，相機前行爲是，真個不行，到了仙霞，必有分曉，這類異人俠士，多是有始有終，上次對頭，勾串權要，密謀構陷，都會被他探悉，可見用心不止一日，況且堯翁告老歸隱，又是信從他的美意，他明知對頭，決不干休，這等義俠之士，豈肯袖手旁觀，爲德不卒呢，我此時雖還未看出他的形跡，事定料個八九，真人不露相，我們一張揚，反而不妥，故未對你細說，就連堯翁，也未必想到他會隨來哩，新民聞言，方始如夢初覺，越想前事，越覺有理，當時寬心大放，

喜形於色，正要答話，恰值堯民更衣走出，見二人低聲笑語，便問二位老弟台，有什開心之事，怎到避起我這老大哥來，新民沒有良夫沈靜，忙湊進身去，把良夫所料之言一說，堯民想了一想，慨然道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，老夫有命在天，自問生平，尚信得過，區區鼠賊，未必便能傷我，到是這位異人，義俠干雲，傾心已久，祇惜他神龍見首，行蹤飄條，一別之後，渴想至今，倘借鼠賊一擊之功，得與此君良晤，結爲肝胆之交，才是生平第一快事呢，良夫便說，異人決不願人張揚，最好仍做不知，不要在外提起，此行無事，還說不定，祇一有事，我想總有幾成相見之望，堯民笑道，如此說來，我到盼那鼠賊，早日發難爲妙了，新民道，東翁莫如此說，終是平安無事的好，這不是鬧着玩的，堯民笑道，祇要刺客無害我異日飲酒吟詩，能與此君相見爲友，便受點傷，又何妨呢，良夫也笑道，這事要就無事，如若真個受了鼠輩狙擊，恐怕不能由我們呢，三人說笑了幾句，一同起身，張福喚來店家，把房門上鎖，先往江樓佔座去訖，四人出了店門，先到江邊，沿江間遊，祇見江流浩浩，波深浪急，因是地當閩江上游，浦城崇安寧化邵武等地，山重水複，支流甚多，連同清溪文川諸水，匯流而來，水勢深洪，既清且激，江岸却不甚寬，近碼頭一帶，又被竹排木筏佈滿，大小商船，鱗比如織，帆檣林立，把江面佔去了多半，商客往來上下，盡是土音，啁啾囉啞，人語如潮，三人不耐煩囂，沿着江邊走去，到了臨江

樓前，張福已然先到，看見主人下面走來，似要返身跑下迎接，堯民暗中把手一攔，張福會意，依舊憑欄相候，三人因時還早，也未上去，過了江樓，把一條臨江鬧市走完，又出去里許，才清靜了些，各就江邊人家搗衣大石上，並排坐下，遙望遠山縈紫，近嶺搖青，江面上風帆片片，沙鷗遨翔，御波而嬉，時有三五樵夫，躬腰屈背，拉着一隻重載舟船，爭赴上游，擦身而過，杭育之聲，與櫓聲相與應和，時正下午，臨江人家婦女，多半在岸側沙灘上，洗衣淘米，閩中婦女秀麗，又因地暖天熱，祇有盛熱，沒有酷寒，中下等人家，常年光腳，所事一完，就便伸進江水中去洗濯，蟬鬢烏雲，白足如霜，趁上一付俏生生的身材，夕陽影裏，由側背面望過去，分外顯得動人情趣，三人俱贊江景之妙不置，互相談笑了一會，漸漸夕陽西下，歸鴉陣陣，人家船篷之上，炊烟四起，三人出時，未用中點，俱覺有點飢渴，一同起身，往臨江樓走去，新民自聽良夫之言，因與曾有一面緣，一直都在留神，連敵帶友，也竟看見一個形跡可疑的，正多疑慮，正覺事仍有點懸虛，走到臨江樓，天還未到黃昏，樓上樓梯，便見張福迎下，隨到雅座裏面，覺殘肴撤去未久，還留有酒香氣味，張福從小就隨堯民當書童，精幹勤謹，最得主人信任，一直帶在身旁，未曾離過堯民，見他主人未到，自己先就抽空飲用，錯了規矩，好生不快，本要呵責，繼一想日裏沒有命他隨出，也許在店中，不會吃飯，多年舊僕，頗多勞苦，平日重話都不肯

說，何必當人便以難堪，也就罷了，坐定之後，堂倌泡上茶來，堯民越想張福，素來謹慎小心，此舉不類他的爲人，如說別的酒客所用，適見他憑欄下望，正是這間，並沒有錯，主人回來時候無定，他既不敢把已佔的座，讓與別人，便是堂倌，也無請客人把酒座讓人之理，心方奇怪，見堂倌正往外走，張福仍然垂手侍立於側，不曾退出，知他吃酒上臉，略爲沾口，立時滿面透紅，這時臉上並無酒意，心想不要冤枉了他，還是問明的好，剛要詢問，良夫已先開口問道，張福你佔這間雅座，剛才有熟人，和你借用過麼，張福應道，是，適才老爺和二位師爺，在樓下走過不久，樓上茶客，便漸漸坐滿，連一個閒位子都沒有，隔了一會，忽然跑進一人，張福一看，正是上年老爺在山溝裏，救起來的那位老爺，他說老爺和二位師爺，在下流黃魚磯江邊，閉坐看江，無心相遇，約他一同到這樓上吃便飯，他因昨晚今早，來回來去，在延平府官道上，說到這裏，話便吞吐，似有礙難，良夫命他不論什麼，照實說出，不要遺漏一字，張福接着又道，他說他在這條路上，引逗一隻心愛的黃鼠狼，祇顧玩，忘了吃飯，這時候餓急了，你老爺飽漢不知餓漢饑，錢師爺更是貪看人家洗衣服，捨不得走，我一賭氣就先來了，本想另外找坐，偏又被人佔滿，好在你老爺正想給我交朋友，誰教我肚子餓呢，誰擾誰不是一個樣，說完，便喊堂倌要了許多菜，自吃起來，如換旁人，老爺不在，本來不敢待承，因他自從花園夜裏不見之後，老爺

和二位師爺，常時提起，又命張福，暗中尋訪了幾次，很想見他，他雖然愛說笑話不大可信，但他所說老爺和二位師爺穿的衣服，一點不差，還說老爺對他說，午飯在此吃過，連菜名都說了，他點的那些菜，都是適才魏師爺，在店裏提過的，不由人不信，隨後又叫陪他同吃，張福自然不敢，心裏又想老爺正找他，不管所說，遇見的話，是真是假，好在老爺一會就來，恐他和上次一樣，忽然溜走，他又再三逼住，祇得把椅子端開，在旁陪坐，他酒量飯量都好，吃了許多酒菜，吃完，老爺還未來，又泡了好茶，神氣似非等老爺見面不可，祇再三訪問他的姓名，却不肯說，剛想天已不早，老爺快來，進可見上，他忽然起身，指着那旁茶座上，兩個說廣東話的客人，說有兩個小黃鼠狼，想去浦城的路上咬他，我該他們一頓飯錢，不能露面，叫張福隔籬縫看住，等他們吃完會帳走時，通知一聲，他好下樓解手，省得遇見，不好意思，張福以為他既怕撞見外屋兩人，更不會走了，又沒把張福支出去，便依了他，那兩個廣東人，好像是個富商，舉動很闊，先上來，也是要雅座沒有，才在散座裏便坐上吃的，看時，剛剛吃完，會完帳，似有件急事，茶也沒吃，匆匆給了三兩銀子酒錢，就一同下樓走了，本心不想告訴他，等老爺到時再說，省得他走，隔了一會，沒聽他聲息，回頭人已不見，趕到窗前，往下一看，那有人影，跟着堂倌來說，客人會帳走了，還給你們老爺，留下十兩銀子在櫃上，說他本想請客，忽然有點



急事，不能不先走一步，故此把酒錢，預先惠了，請老爺放心，他一人專會走長路，前途再見，恕不奉陪等語，張福人未離開，說走祇有由窗戶跳下，不知他怎會到了前面，恐堂官話沒傳明，想往櫃上去問，老爺師爺便來了，三人一聽，泥中人果然出現，不由驚喜交集。聽到那些迷離恍惚的言行舉止，俱覺好笑，良夫便命張福，自尋散座，要些吃的，一直到家，都不可提說此事，再如相遇，速即報信，相待務要恭敬，張福應聲退出，堂官隨來問菜，三人照日裏可口的，點了一半，又把本樓拿手的鴨圭燕脣，芙蓉竹鷄，蠣黃羹，紅糟鱖片等菜，叫了七八樣，堂官去後，堯民新民俱服良夫料事如神，畢然有了解救，良夫揣測異人，所說語氣，這些刺客，決非他的敵手，這一來三人愁雲盡掃，寬心大放，酒落歡腸，三人又都好量，由黃昏吃起，直吃到二更過去，酒客都散，才盡歡歸去，回店落坐，重談前事，新民笑道，這位朋友，如此盡心保護，我們一點沒有謝意，反到擾了他一頓，真叫人過意不去呢，良夫道，此君與我們，已成患難道義之交，似此英俠肝胆之公，談不到這些小節，他也并非成心請客，不過恐我們三個，手無搏鷄之力的文人，猝遭鼠賊伏伺，難免驚憂，雲中神龍，略露一鱗半爪，使人知他在此，凡百無恐罷了，他櫃上留話，說他專慣孤身行道，前途相見，叫我們放心，便是暗示此意，再照他對張福所說在延平府官道上來回來去引逗黃鼠狼的話來看，那刺客不是姓黃便是混號黃鼠狼，聞說撫衙所

養武士，頗有不少綠林中人，這次奉了對頭之命，假盜行刺，那兩個廣東富商，想係途中相遇，賊黨打算乘便劫殺，做他一票，不想又被異人看破不平仗義，因救我們連累而及，那粵商走時，已是傍晚，水陸兩路，都難起身，明早路上，必可相遇，否則異人也不會叫張福，隔籬認看，弄巧還是叫我們，與他同行同止，以便有事時，好一齊保護，免他分身爲難呢，良民撫掌笑道，老弟真個心細如髮，斷得一點不差，照你看，明早我們怎麼走呢，堯夫道，當然仍乘本地藤轎，裝着無事的好，天已不早，大家睡吧，三人隨即分別安歇，未明起床，收拾好行李，天色剛亮，張福早在隔夜，將轎子定好，付帳起身，良夫情囑張福，如見異人，和那廣商蹤跡，速即報知，先並未見，行近已牌時分，到一鎮店打尖，三人正更衣洗面完畢，取出昨日張福購辦的光餅肉鬆魚脯之類，在就茶吃，張福忽從外面走入，悄說昨晚酒樓所見兩廣客，也從後趕來，看神氣，安心來追，還趕了一段急路，才得追上，一落轎，先命他隨行的一個夥伴，向張福打聽，不問姓名，祇問店外轎子一人，走馬一匹，貴客是否三主一僕，往浦城訪友的，張福對二客，早就見過，又有良夫吩咐在先，一聽所說，正是路上答問外人的話，剛道了個是，來人立時遞過一個全帖，頰代通稟求見，堯民已決意將途中之事，託由良夫主持，開言把手一指，良夫早趕將過來，接過東帖，打開一看，第一頁首行跪叩二字，中行鈞安二字之下，寫着小民黃學文李錦

章，惶恐頓首拜，一行小字，格式書法，都不合適，一望而知是那兩個商人親手寫上，略一尋思，便問來人，一行多少，是什麼處景，張福稟道，來人共是三轎四馬，都是尋常商家打扮，不過騎馬的有兩個，都是年齊壯漢，馬鞍上，好似都帶有一兩件傢伙，行動輕快，又像是個保暗鏢的武師，兩廣商因在酒樓上見過，看神情也不顯什麼憂急，內中一乘轎子，裏面睡倒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，說是途中生病，一直抬進院內歇下，小孩仍睡裏面，並不下來，那兩壯漢，各在左近板凳上落坐，要茶點心歇息，眼望小孩，却不過去，行李箱子不多，都在另外兩轎兩馬上綁好，另有同來一人看守，現在廣客向衆說，途中遇見舊友，自己不餓，大家各自飲食，以便少時趕路，現時隨在門外客堂候見，良夫聽罷便向堯民新民，耳語了幾句，故意高聲改用閩語說道，是黃李二位老闆麼，快請快請，張福會意，忙即走出，將二客引進，跟着走向門外，將店夥鬼混幾句支開，裝着聞立，以防呼喚不提，來客入室，回顧無人，便要跪行大禮，良夫忙一把拉住，悄聲說道，這裏不便，彼此都在患難之中，前途難知，無多耽擱，快請坐下，說話要緊，黃李二人看出主人神色泰然，似有定算，才放了點心，立時應諾，仍向三人各請了一個安，良夫忙把他引至牀側同坐問道，二位素昧生平，既知我賓東行藏，莫非受一異人指點前來，想和我們同舟共渡前面的難關麼，黃李二人答道，正是此意，那位異人，命我們趕來時，還說主人不當家，須

尋一魏先生說話，良夫不等說完，接口答道：「我就是魏良夫，貴兄今之陶朱，大名久仰，此次來意，我已知道大概，祇請問二位與異人何時何地相見，來時有無說及前途情形，可與我們帶什話語，別的事，祇他說過，都可商量，貴學文見良夫明爽簡深，自知經商雖是好事，談吐却差，便推同來的李錦章，代述了個大概，原來貴學文李錦章，都是粵中富商，貴學文更是僑商中的巨擘，從小就做着海客生意，南洋各島，都有他的買賣，富甲全省，人也慷慨豪爽，沒有市儈習氣，因是起程孤寒，習於勤苦，中年雖成了巨富，依舊不慣安逸，喜以跋涉為樂，每從外地回家，待不兩月，便覺心煩體躁，悶鬱不安，祇一打點出門，立時精神百倍，往擁有的園林居住，在家安享的日子絕少，不是飄洋貿易，查看那些海外的商業，便是往省內外各地分號查看經營，就便也做上兩項生意，仗着資本雄厚，財星照命，無往不利，益發高興，引以為樂，這次也因海外歸來，在家待了兩月，閒得沒事可做，正想不定到那裏去好，恰巧見女親家李錦章，要往蘇杭兩省，開設洋廣貨店，同時又聽說有兩王公貴人，往杭州遊湖，出重價大買珍珠珊瑚等貴重物品，兩親家見面一商量，頻年海外經商，家財積至千萬，連西湖這樣名勝地方，都未去過，未免缺點，於是相約同行，另外帶了一小箱珍貴珠寶，就便做點生意，閩浙兩省，是繁盛的要區，均有黃家分號，依了李錦章，本打算勸他走號信，以便沿站，都有人招呼伺候，貴學文却說

自己奔走半生，除了飄洋運載大宗貨物，向例祇帶一兩名健僕，自往自來，從不喜擺大財東的架子，我兩人名望都大，內地不難走，不比海外和近省各地，這一來反倒招搖，帶的東西不多，此行又以遊玩和查看商情為主，不如輕車減從，悄悄一走，既可省事，又免去許多無謂應酬，當下除二人，和黃學文帶往杭州分號去學生意的一個年幼堂姪外，祇聘請了兩名保暗鏢的熟鏢師，小獅子盧堃，鐵掌燕鍾玉麟，連同常隨出門的幹僕羅利王有，共是七人，一同上路，先到福州，往兩家分號看了看，遂往由閩入浙的官道進發，這一耽擱幾天，恰巧赶上與堯民先後脚起身，再加上在省城時，因聽說閩撫出身執袴，也喜搜羅珍奇，分號舖掌，爲了討好東家，曾把那些紅貨，送往撫院求售，閩撫因嫌價貴，僅買了兩件西洋精巧珍玩，和一串精圓珍珠，別的仍交原人帶回，二人雖未前去，可是當時，爲便買主選購，連箱送進，看貨時好些武師親信，俱在跟前，這班粗人，幾曾見過這等珍奇之物，本就有點心動垂涎，後來奉命行刺，途中遇見黃李等一行，先認出那口裝紅貨的小箱子，布套形式，俱和相像，二人因是太平時節，走的都是通衢大道，帶物不多，形跡雖然隱晦，戒備却不怎嚴密，刺客再偷偷一盤開轎夫，果是前送珠寶來看的商店所雇，正與店夥所說，這些珠寶珍奇，俱是東家路過帶來，日內即行，當日如不成交，後便難買的話相合，由此生心，打算行刺時，雙管齊下，便中行劫，發他這批洋財，這第二批四人中，爲

首的叫火即神狼黃太，首起貪心，經過一番計議，便命同黨餓鶴鷹陳德海，花面海豹吳龍，去隨堯民等四人，自和同黨飛叉手韓鳳棟，去隨這兩富商，準備到了仙霞關，與埋伏在彼的首批同黨，金鏢趙勝等五人會合，一齊下手，黃李二人，做夢也未想到，會在撫院衙中露了白，先還自作聰明，把那口紅貨小箱子，假作換洗衣服用具的隨身便箱，交幹僕提來提去，沒有在意，這日行抵延平前站大鎮黃公廟，天色漸近黃昏，二人坐了一天轎子，覺着身子疲倦，此去延平府城，還有五十多里，不願再趕急路，便在當地，擇了一家客店住下，二人生長廣東，都講究吃，酒量有限，却喜飲兩杯，因聽店夥說起，當地蔡家酒樓的寡婦麵，四遠馳名，還會做幾樣拿手好菜，一時動了食指，想去嘗嘗新，老親家兩個，屏退從人，自往酒樓沽飲，走到路上，遇見一人，從身側擠過，身材瘦小，穿着神氣，却似斯文中人，二人因街上來往的，多半土著，和廣浙兩省商客，祇這人向前擠時，口喊借光，操着外省口音，未免多看了他一眼，鬧市人多，一晃混過，也未在意，走上酒樓一看，地方不大，樓上下共祇十幾張桌子，業已坐滿，適見瘦人，也在這時前一脚先到，正叫堂倌給勻座位，二人隨在身後，還未及喚人，堂倌見瘦人衣著樸素，其貌不揚，又是外鄉人，本不想巴結，已問了沒有，眼看到他身後，還有兩個滿臉紅光，氣概軒昂的老者，錯把三人，認住一路，恰巧附近有一桌子空出，忙即趕過擦抹，舉手讓坐，忙亂中

也未向客問明，堂倌舉手請客時，那瘦人好似存心，故意把頭偏向一邊，黃李二人，腹中正在飢渴，難得有了空位，祇當堂倌業已回絕瘦人，亦隨着走過，剛一落坐，那瘦人也跟了過來，向打橫頭坐下，對二人道，我一人也坐不完三面，讓給你兩老頭坐吧，黃李二人久走江湖，頗有涵養，聞言不但沒氣，反道了聲謝謝，堂倌見三人對答，益發把他當作一路，是瘦人請客，笑問要什酒菜，瘦人道，老頭吃什麼，我學樣吧，黃李二人，正在餓極，料他異鄉人，不會點本地菜，語言又不通曉，不耐久等，便向堂倌，要了芙蓉車螯，糟燒鰻片，墨魚燉鷄，炒鮮魷黃，炒蟹鬆，和四個糟油涼盤，餘下由堂倌日配，把本樓拿手菜點，盡量拿來，先以為瘦人必要學樣挑點，誰知瘦人依然不發一言，一會堂倌端上酒菜，擺了三付杯筷，黃學文越看那瘦人神情，越覺不俗，尤其二目英鋒內斂，閃合之間，若有奇芒外射，心想萍水相逢，總算有緣，這人如是無賴，早已卑顏相向，看神氣也許外路人困在此地，想擾一餐，難以啓齒，再不就是不會要菜，想大夥吃完了，一同攤算，憑自己還計較這頓飯之費，何不讓他吃完，看事行事，如若為難，便送他點銀子，也是好事，主意打定，沒等開口，瘦人已先舉箸讓道，兩老頭快吃，這些福建菜，冷了都腥氣，黃李二人一聽，越猜他是想夥吃，并無擾人之意，祇是開口老頭，閉口老頭，也不向人請教，聽着不大舒服，并未現於詞色，含糊應了，酒共兩壺，瘦人自斟自吃，毫不客氣，二

人當着生人，吃了一陣啞酒悶菜，肚已半飽，實忍不住，便問兄台貴姓，瘦人答道，姓不，李錦章，可是卜卦之卜，台甫呢，瘦人道，卜卦的卜，祇有下半截，上頭還短一橫一撇，草字白吃，二人一聽這名詞，疑他誤會，心中未免有點不快，不使再說，祇得催來飯菜，準備吃完好走，忽聽樓下有兩北方人的口音，在向堂倌說話，瘦人一聽立起對二人道，我們對頭到了，即刻要走，黃老頭銀子帶得多，借我幾兩，黃學文聞言一怔，抬頭一看，只瘦人一雙神光滿足的眸子，正看着他，猛的靈機一動，連忙起身陪笑道，銀子現成，身邊帶得不多，祇有二十多兩，可先拿去，我二人現住鎮東天福棧內，明早便往延平，朋友如有急用，今晚往取便了，說罷，打開荷包，取出二十兩銀子，瘦人也不客套，匆匆接過，說聲再見，便自下樓而去，李錦章氣量較小，頗覺此人無理，方要開口，見黃學文，使了個眼色，便沒言語，吃飽算帳，由李錦章將錢付了，一同回店，行抵店門，見兩個北方大漢，相隨同入，一進門便粗聲豪氣，呼喚店夥，快找上房，黃學文見那二人，穿着甚是整齊，滿臉凶橫之氣，各攜一個細長包裹，沒帶從人，像個武行朋友，看不清是什路數，估量不是善良之輩，看了一眼，便往裏走，早有隨來健僕，迎接進去，回房落坐，隔壁兩鏢師，曾給黃家保鏢多次，俱甚精幹，手底也還不弱，黃學文對人又厚，已成朋友，這時剛在店中，吃完夜飯，聞得二人回來，見天還早，覓過閒談，李錦章便提起酒



樓所遇之事，鐵掌燕鍾玉麟久聞江湖，甚是精神，聞言正在尋思那瘦人的行徑，小獅子盧堃，早發怒道，黃老板真好皮氣，我們都是外場朋友，出門人真要有個少長缺短，找到我們，幫他個忙，那怕再送得多些，也不算什麼，說話總得合情理，像他這樣，張口就吃，伸手就要，好像人家該了他，一句交代都沒有，簡直明欺負老實人，存心騙吃訛錢，我如在場，就使你老人家願意周濟他，我也要教訓他幾句呢，黃學文道，我的看法，跟盧師父不同，這位朋友，如真是個無賴，他早恭敬巴結了，我看他必是個外方人，流落在此，想和人開口，不好意思，看出我二人年老和氣，才湊上來的，大家都是出門人，患難相助，原是常情，細看眉目之間，英氣內斂，不是俗人，我向來寧肯上當，也不肯得罪朋友，耗費點錢，無關係，我還叫他如有急用，今晚明早，再找我呢，盧堃聞言答道，花錢無關係，總要落到明處，似他這樣無道理的人，我還是頭一回聽到，定不是什上流人，他得了這便宜，今晚也許不會，明早必來，我到看看他，是什麼來路，要是沒品行的讀書人，還祇說他幾句，要是江湖上瀟泥緞，軟吃硬做的光棍，肯服低便罷，稍不講理，非連他手指頭留下兩截不可，鍾玉麟聽他高聲狂言，客途之中，保着暗鏢，不問事情如何，均非本行人所宜，方要攔阻，忽聽窗外有人哈哈一響冷笑，知道不妙，一摸身旁鏢囊尚未摘下，忙朝盧堃一打手式，令其速取兵刃守護，自己飛身縱出，一行包住店中一個小偏院，有兩健

僕伺候，店夥不奉呼喚不會走進，見院內無人，又縱上房去一看，銀河耿耿涼月在天，隔院各客房中，燈火已多半熄滅，靜悄悄向井無跡兆可尋，心想自己身法甚快，適才明聽有人冷笑，這不過一見眼功夫，怎就沒了影子，正看之間，耳聽梆聲滴響，店中更夫，由前院打更走來，他上房，恐致驚疑，祇得縱下回房。盧瑩早趕往隔壁，把二人兵刃暗器取來，連那兩名健漢，俱帶守在一旁。黃李二人，料有變故，方自憂急，見面便問怎麼，玉麟將經過，這位朋友，真快身法，容我追出請教，已然不見，如今事尚難說，也許并無惡意，盧二哥以後少說兩句，今之多留點神好了，盧瑩也猜是自己幾句大話，惹出來的，想不到一個不相識的人，竟有如此身手，素來出門，都是玉麟作主，每次料事，也十中八九，臉脹通紅，心中好生不服，卻不便再說什麼，李錦章插口問道，鍾師父聽你這話，這今晚的事，真與前樓所遇的人有關係，我們好心好意對他，如再出花樣，也太難辦，請忙把手一擺，送將過去，悄悄說道，江湖上最重義氣，如真是這位朋友光降，意思，二位老板津水相逢，那麼厚待，替義已算達到，照說不會再有什麼口無心，也許聽了話不留神，將他得罪，要辨一辨我們斤兩，對於二位，不是此人，或另有原因，明日前途，遇見什事，就難說了，今晚弄巧還受驚，可和姪姪，住在裏間，將貨箱藏向僻處，下人移向我們房內。

